

I 217/78

石鼓文研究
沅楚文考释

郭沫若全集

考古编
第九卷

科学出版社

一九八二年，北京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0869285

869285



郭沫若全集 考古编 第九卷

郭沫若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编
科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一三七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中国科学院印刷厂印刷

开本：七六×一二九毫米 十六开本 印张：二·六五 插页：五
一九八二年九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数：一八、四〇〇
书号：九〇三一·五 定价：十一元



五十年代初在北京



一九四七年在上海

第九卷说明

《石鼓文研究》初版本一九三九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一九五四年人民出版社重印。一九五九年作者为第三版写了小引。这次校勘了个别字，补正了附图的比例尺。

《诅楚文考释》发表于一九四七年。现在作了校勘。

我国传世的石刻文字以《石鼓文》为最早，稍后有《诅楚文》，都是东周时期秦的刻石。作者分别考释了这两种刻石的文辞，并考证了它们的年代。现在把这两种著作汇为一卷。作者在《石鼓文研究》中发表了明代安国所藏宋拓「先锋本」《石鼓文》，使最善拓本得以流传。《诅楚文考释》是据「元至正中吴刊本」《秦诅楚文》写定的，现将这个刊本影印于文末，以便参阅。

第九卷 目录

| | |
|-----------------------|-----|
| 石鼓文研究····· | 3 |
| 三版小引····· | 5 |
| 重印弁言····· | 7 |
| 目次····· | 19 |
| 石鼓文研究····· | 21 |
| 再论石鼓文之年代····· | 99 |
| 十鼓斋先锋本····· | 135 |
| 先锋本夺字补····· | 237 |
| 明锡山安氏十鼓斋先锋本石鼓文书后····· | 245 |

| | |
|---------|-----|
| 沈序····· | 269 |
|---------|-----|

| | |
|------------|-----|
| 诅楚文考释····· | 275 |
|------------|-----|

| | |
|-----------|-----|
| 一 前言····· | 277 |
|-----------|-----|

| | |
|--------------|-----|
| 二 版本的推究····· | 279 |
|--------------|-----|

| | |
|----------------|-----|
| 三 关于原文的年代····· | 285 |
|----------------|-----|

| | |
|-------------|-----|
| 四 全文考释····· | 295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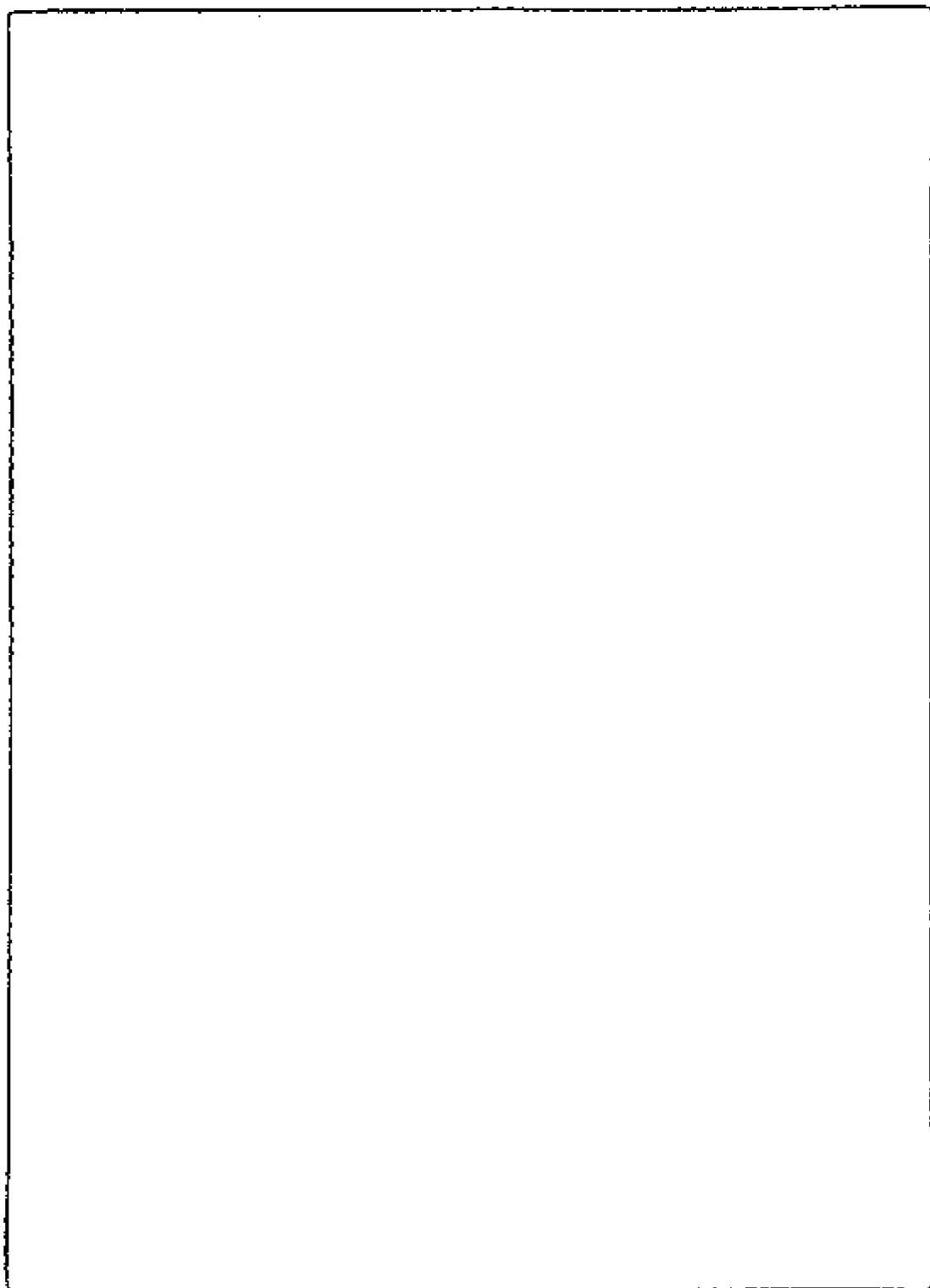
同鼓文研究

明錫山安氏十鼓金先鋒本

及中權後勁二本諸題跋

一九三六年八月

沫學子白雲



三版小引

『石鼓文研究』今改由科学出版社印行，重印并宜中有之文字均加改正。

一、石鼓运回北京后，已于一九五八年开箱，陈列于故宫博物院陈列室。

二、关于石鼓年代，唐兰曾主秦灵公三年说，近已自行推翻，谓作于秦献公十一年（周显王二年，公元前三七〇年），又推近了四十年。

石鼓文中秦自称公，又有「天子与」，「嬴王始」之语，自当指周王。由此内证及其他根据，故敢肯定作于秦襄公八年，时周平王元年（前七七〇年）。

唐之新說仍先肯定王後必作于我國年間，但對我所提辯論未加反駁，僅改按上述內証推定年代，按云「雖至二年還可以稱嗣王」。新說視旧說略有進境，但其自信似仍未堅。

余去，我國東漢，周官已同贊二幅，對秦書為有效，昨政贊等事，在秦視之，當不致受詭言惑。故余仍維持裏公二年說，以待更有有力之反証。

一九五九年十一月廿八日

鄭沫若

附注：唐氏新說見「故宮博物院」刊一九五六年第一期「唐書」不致文年代考。

重印弁言

明代嘉靖年間（十六世紀）的錫山安國是一位有名的藏書家兼印書家。他有過一部銅鑄的活字，曾經印行過好些古籍。他也喜歡收藏不毀文拓本。在他的收藏品中，有三種北宋拓本最古，他命名之為先鋒本、中權本、後勁本。三本均經剪裝，年代先後相差不遠。先鋒本最古，後勁本之中權較晚；但中權殘字多被保存，後勁本之先鋒奪最多。故三本雖略有先後，而亦互有優劣。

三本均於抗日戰爭前，被民族文化敗類售往日本，收買者為日本財閥三井銀行的老板，視之為天壤瑣寶，秘不示人。

一九三二年秋，我在日本東京文求堂書店看到一套拓本的照片，共四十二張，並無題跋。後來才知道這就是後勁本的照片。是三井的兒子借給朋友看，流散在外的。我見到這套照片，曾寫成石鼓文研究一文，收入古代銘刻彙微內，以一九三三年秋在日本印行。我又把照片寄回國內，由馬衡唐蘭二氏負責印出，當時誤信耳食之言，曾以之為「前茅本」。和這套照片的發現約略同時，上海藝苑真賞社把中權本印行，但要把「權」字磨改為「甲」字，冒充「石鼓齋中甲本」，書後長跋被刪去，以掩其作偽之跡。

一九三六年夏，收藏家劉體智把他所藏的甲骨文拓本二十冊，託人送到東京，希望加以利用，進行研究。我選了一五九五片，編成殷契粹編，以一九三七年五月印行於日

本。當我在從事編纂的時候，東京的一位骨董家河井仙郎聽說我處有關氏甲骨拓本，他便向我建議：願意把他所珍藏的安國三種石鼓文的照片和我交換借閱。河井是三井的學術顧問，事實上就是幫忙三井收買中國古代文物的掮客。安國石鼓文被三井收買時，正是他從中韓旋的，故他藏有三本的全套照片，即是最初進行交易時由上海送去的樣本。這樣本藏在河井處，他也是諱莫如深，祕不示人的。我接受了河井的建議，因而我就有了機會，得以看到先鋒中權後勁三本的全貌。三本照片前題後跋俱全，中權和後勁的跋語也就因而得到了闡明。

河井的照片，我把它複製了。根據這樣難得的資料，我對舊作石鼓文研究進行了一番的修改和補充。整理完

畢之後，我把全部資料郵寄上海沈尹默氏，請他設法印行。
一九三七年七月蘆溝橋事變爆發了，日本軍國主義者
發動了大規模的侵華戰爭，我結束了十年的亡命生活，
回到了祖國的懷抱。這部書的初版是在困難期中，以一
九三九年七月作為弘德研究所叢刊之一，由商務印書館
印出的。印行以來，不知不覺之間已經經歷了十五年了。
人民出版社準備把這部書重印，我趁這個機會把獲得材
料的經過寫在這兒。

這部書的印行，主要的目的就在提供有關石鼓文的難
得的資料。石鼓存世已經二千七百多年，石經風化，有的
已一字不存，存者也十分殘缺。故在今天，我們能夠看到
九百多年前歐陽修、梅聖俞諸人可能看過的拓本，實在要

算是一件僥倖的事。還有一事值得提起的，是在一九四五年美國對日本東京進行大轟炸的時候，上面提到的河井仙郎已被炸死，他的住宅化為灰燼，他所藏的石鼓文照片不用說也會一同被炸燬了。三井所藏的原拓本不知是否安全無恙。如果那一套原拓本也被炸燬，那末這部書的印行要算是把一項文化遺產的遺蛻保存下來了。

石鼓的製作年代，據我的考證，是在秦襄公八年周平王元年，即公元前七七〇年。唐蘭有不同的看法，他認為石鼓乃秦靈公三年作吳陽上時所作。秦靈公三年為周威烈王四年，公元前四二二年，和我所見相差三百年以上。他的主要根據是文中四字作四，不作三，又屢見避字，即節一人身之吾字，字法均不古。然石鼓文四字均駢之省文，秦

風懷公時詩有馮驥春秋齊靈公時之廖壺銘已有駟字。駟
省為四而不作三，不足為異。易經中孚九二「我有好爵吾
與爾靡之」已有吾字。易經成書雖甚晚，然此文辭則採自
民歌，為時當頗古。吾印乃陰陽對轉，此風飽有苦葉，毛傳
以為刺衛宣公，詩中三見印字，均作為我字用。是則吾印
殆古時民間俗語，故於民歌民風中見之。石鼓文作者採
用俗語，故首於貴族詩歌中使用避字。由此可見石鼓中
有避字，並不足證明石鼓之晚，倒反足以證明自我稱吾之
古。爾雅釋詁「印，吾也。余，我也。」以印吾列在弟
一、二位，亦足見此二字為古語。且文中稱天子為嗣王，乃
周王初即位時之稱。秦靈公三年周威烈王己卯，位四年，
殊屬不合。又全詩格調，與詩經中秦風及西周末年之二

雖甚為接近。如大雅車攻吉日諸詩自來以為宣王時詩，無異說，舉以石鼓文相比較，不僅情調風格甚相類似，即遣辭造句亦有雷同。凡此均足以證成我的說法，而於唐說則深相抵觸。

或許有人會懷疑秦文先而西戎雜處，至襄公時其生產狀況雖遊牧階段當亦未甚遠。而石鼓諸詩頗為雅馴，表示秦人已有相當高度的文化，何以能夠驟然至此？我看這是容易說明的。這是因為周室東遷之後，有一部分太史作策之類的人員留下了，又做了秦人的官，替秦襄公司筆札，故爾做出了同西周王朝格調相同的詩。

石鼓文是詩。所敘述的內容主要是貴族階級的畋獵遊樂生活，可惜從詩辭中看不出多少秦人的社會史料。

詩中有「徒馭湯」(靈雨)、「徒馭孔庶」又「匡徒如章」(嶂)。
(漆漱)：這樣的話，「徒」是徒卒，也可能是徒隸，可惜看不
出進一步的階級性。但從石鼓本身考察，關於秦襄公時
的生產概況，倒可以得到一些間接的了解。石鼓呈饅頭
形，這是古代石刻中僅見的一例。在這以前無此形狀，在
這以後也無此形狀。秦始皇帝的各種有名的刻石都是
沒有遵守秦人的這個傳統的。我的推測是這樣：這應
該就是游牧生活的一種反映。它所象徵的是天幕，就如
北方游牧民族的穹廬，令人所謂蒙古包子。秦襄公時的
生產概況離游牧階段不遠，故在刻石上採取了這種形象。
這和祀神之地稱「時」相比照，還可以得到相互的印證。
時字當是從埗字轉變而來，雞棲垣為埗，獸畜棲止之處亦

可為塼。石鼓車上石有「即邀即時句，資即，即衛即時，時乃塼文省文。遊牧屯集祀神之處自當為獸畜棲止之處，故神祠亦因而稱「時」。石鼓是襄公作西時時的紀念碑，祠稱時而碑象天幕，即使不是生活上的直接反映，至少將體現的觀念離實際生活必不甚遠。

石鼓的石質為花崗石，質頗堅硬，因而頗為沉重。每鼓的重量究有多少，可惜無人衡量過，在抗日戰爭初起時曾運往四川，一石即以一卡車載運，其重可想。韓愈「石鼓歌」謂「十鼓祇載數駱駝」，那是他不曾目驗所想當然耳的話。石鼓運回京後，儲存故宮中，至今尚未開箱，我自己也不曾目驗過。據說每石的底部尖削，蓋便插入地中不易動移，其為人工製造，非天然石可知。石質是否係就地取材，亦

尚無人就地查驗。但如此巨重之石，且數至於十，即使採自當地，亦必需要大量人工。生產狀態既離遊牧階段尚不甚遠，而能有如此巨大工程，除利用奴隸勞動而外，不能作別種設想。更如證以五百多年後秦始皇帝的各種大工程，如築長城、鑿馳道、建阿房宮、修驪山陵等，都還在驅使大量的奴役，那末，秦襄公時的社會制度是怎樣，似乎可以不言而喻了。

石鼓文中，如上所述，直接的社會史料雖然不多，但從文學史的立場來看，却當作不同的評價。石鼓文是詩，兩千六七百年前古人所寫所刻的詩，遺留到現在，這樣的例子在別的國家並不多見。它在詩的形式上，每句是四言，遣辭用韻，情調風格，都和詩經中先後時代的詩相吻合。這就足以

證明：儘管詩經可能經過刪改潤色，但在基本上是原始資料。因此我們對於詩經的文學價值和史料價值便有了堅實的憑證。而且，石鼓剛好是十個，所刻的詩剛好是十首，這和小雅大雅以十首為「一什」的章法恰相相同，這也恐怕不是偶合。故從文學史的觀點來看，石鼓詩不僅直接提供了一部分古代文學作品的寶貴資料，而且更重要的貢獻是保證了民族古典文學的一部極豐富的寶藏詩經的真實性。由此可見石鼓年代的考證是頗關重要的。假如石鼓果真是戰國初年秦靈公時的作品，詩經中有好些詩的年代勢必推遲好幾百年，這在古代史的研究上可能引起很大的混亂。

考證乃研究工作必經之初步階段，如能實事求是，可不失為

作進一步研究之堅實基礎。為考證而考證，乃劃地自限，然較之飽食終日與用心者終勝一籌耳。廢之為反動而考證者，更不可同日而語。近人頗有全盤否定考證之傾向，似不免德義而取毀，因噎而廢食，故附論及此。

一九五四年十一月三十日

郭沫若

石鼓文研究目次

石鼓文研究

- 一、古拓二種之比較
 - 二、古拓之年代
 - 三、石鼓之年
代
 - 四、原文之復原及其考釋
 - 五、注釋
 - 六、餘論
- 附圖
- 一、沂沭石之近況及其拓墨
 - 二、作原石之近況及其拓墨
 - 三、顧氏石鼓硯之正背二面
 - 四十鼓
齋後勁本四頁
 - 五十鼓齋中權本四頁

再論石鼓文之年代

- 一、導言
- 二、東遷時岐豐之歸屬
- 三、西時地望及西
垂之解釋
- 四、而師石之再檢討
- 五、沂水之深淺及
鄭之地望
- 六、餘論

附圖 一明錫山安氏舊藏後勁本而師石三枚 二
同中權本同石三枚

十鼓齋先鋒本

先鋒本奪字補

明錫山安氏十鼓齋先鋒本石鼓文書後

附中權後勁二本諸題跋縮影

沈序

石鼓文研究

郭沫若撰述

一、古拓二種之比較

傳世石鼓因經歷年久，文多磨滅，不可復辨。其北宋古拓如四明范氏所藏天一閣本，亦久成為希世之珍矣。去歲秋暮，余於此間偶見古拓照片一帙，計四十又六片，雖前題後跋俱無，而十鼓具在。案其印記，知亦明錫山安氏十鼓齋所藏。舉與民國八年上海藝苑真賞社所印行安氏別本相比較，固大有雲泥之差，而視天一閣本亦遠有上下冰炭之別。未

中□本即中樞
注以下字於□
中注以權字

所謂寫真本
即後勁本下
文同。

幾唐氏立厂蘭由北平函告言藝苑真賞社新印宋拓石鼓
文比天一閣本多二十餘字實海內第一本初疑即余所見
寫真本之複製爰即購索一部知亦十鼓齋舊藏而與余所
見本復不同卷首原題十鼓齋中甲本甲字顯係後改用筆
既殊周遭紙色亦有異安氏蓋名以中□本以表示其次善
並未視為第一本且彼民八本後猶有安氏長文之跋記此
中國本遠勝彼本而無跋文亦屬可異此中寔大有蹊蹺竢
後當有水落石出之一日也

既得中國本乃舉與寫真本細々比較知二本實互有優
劣今述其要點如次

一、泝河石其游趣々句趣字今石已全泐中國本泐去反
旁下半寫真本無恙

今案此駢字
異文，先鋒本
最為明晰，其
字乃从半作
蓋半省，辛
多也。

此重文痕跡
先鋒本亦有
之。

二、車工石，鹿鹿速，白，鹿字今石已全泐，二本亦均半泐，然寫真本比中國本多存一筆。

三、又，𦍋，角弓，白，𦍋字自宋以來久成懸案，或釋孫，或釋𦍋，迄無定準。今石已全泐，二本亦均泐損，然寫真本比中國本多存二三殘筆，確是左旁从羊，右旁从辛之字，其為駢字之異無疑，即詩小雅角弓之駢，角弓也。說文引作𦍋，甲骨文及金文作𦍋，此从羊，蓋即羊之省，而以辛為聲也。

以上三項乃寫真本優於中國本之處，然於左列二項則優劣恰相反。

四、𦍋，雨石，盈，深濟，白，濟字重文，中國本在右下隅尚有殘痕可辨，寫真本已全泐。

五、而師石，中國本最優，多全字二，半字二，其左駢上之一

事由初裝時
為手民所剪
奪誤安民請
改自明。

「目」字，顧天子下之一，來字，辭本及左駢下之一殘文與復
其下之一殘文，辭本均為寫真本所無。

二本互有優劣，事頗弔詭，揣其所由，蓋其原拓本係湊合，
否則於剪裝時互易，或為匠人所奪損也。

此外馬薦一石有「心」字，寫真本在文末，中國本在其一二
字上，此當以後者為是，前者蓋剪貼失次也。餘則石華字跡
均如出自一拓，蓋二本之相去，其先後要亦不甚遠，然必二
本合璧，然後始能於為至善也。

二、古拓之年代

石鼓文字數，今存者合重文合文計之，僅三百廿一字。北

宋歐陽脩所見本其文可見者四百六十五磨滅不可識者
 過半見集梅聖俞詠仿石鼓文詩亦云四百六十飛鳳凰殘
十九蓋舉其成數而言此數可為古拓時代之標準今就中
 本所有字數分全字重文半字合文贅文以計算之列表
 如下

| 全字 | 重文 | 半字 | 合文 | 贅文 |
|----|----|----|----|----|
| 沂沔 | 六一 | 五 | ○ | 一 |
| 需雨 | 五○ | 六 | 二 | ○ |
| 而師 | 三二 | 一 | 四 | ○ |
| 作原 | 四一 | 二 | ○ | 三 |
| 吾水 | 五二 | 四 | 九 | ○ |
| 車工 | 六三 | 六 | 三 | ○ |

| | | | | | |
|----|-----|----|----|---|---|
| 田車 | 六。 | 四 | 五 | 。 | 。 |
| 奉敕 | 五三 | 二 | 三 | 。 | 。 |
| 馬薦 | 一四 | 四 | 三 | 。 | 。 |
| 吳人 | 四。 | 一 | 一 | 。 | 。 |
| | 四六五 | 三五 | 三。 | 五 | 一 |

全字之數四百六十五，與歐陽所舉數目相同，然如並重文合文而言，則遠在其上。此間學人因有疑安氏二本為唐拓者，今案此說不確，事由作原一石可以判定。

作原一石於十鼓中，最為數奇。據古文苑石鼓文後所錄王厚之跋辭云：

石鼓文，周宣王之獵碣也。唐自貞觀以來，蘇勗、李

嗣真張懷瓘寶泉寶蒙徐浩咸以為史籀筆跡虞世南
歐陽詢褚遂良皆有墨妙之稱杜甫八分小篆歌敘歷
代書亦削之倉頡李斯之間其後韋應物韓愈併述為
尤詳至本朝歐陽脩作集古錄始設三疑以韋韓之說
為無所攷據後人因其疑而增廣之南渡之後有鄭樵
者作釋音且為之序乃摘丞殿二字以為見於秦片秦
權兩指以為秦鼓偽劉詢臣馬定國以宇文泰嘗蒐岐
陽兩指以為周物……其初散在陳倉野中韓吏部為
博士時請於祭酒欲以數索馳興致太學不從鄭餘慶
始遷之鳳翔孔子廟經五代之亂又復散失本朝司馬
池知鳳翔復輦至於府學之門廡下而亡其一皇祐四
年向傳師搜訪而足之大觀歸於京師今河南開封詔以金

填金之說元虞集亦主之。金人剔取其金之說出於明王禕。近人馬衡親就石之情狀以考察之。言填金勢有所不能。蓋謂以泥金塗入其字。如新出唐件款墓誌然。王禕所謂剔取其金者。當是傳聞之誤。（見新出北宋拓石鼓文）
即後勁也（跋）
此說至有理。

填其文以示貴重。且絕摹拓之患。初致之辟廱。後移入於保和殿。靖康之末。保和珍異北去。

此叙南宋以前石鼓史實頗為詳備。南渡以後。金人輦至

燕京。復剔其金。曩歲猶存。北平故國子監。最近因避外患已

南遷至滬矣。

補注：抗日戰爭中曾遷往四川。戰爭結束後已遷回北京故宮。

作原一石。即皇祐間為向傳師所搜得者。梅聖俞詩亦云。

傳至我朝一鼓亡。九鼓缺。剝文失行。

近人偶見安碓床。亡鼓作曰。剝中央。

心喜遺篆猶在旁。以曰易曰。庸何傷。

以石補空。恐舛梁神物。會合居一方。

今此石上端正被削去。剝作曰形。與梅詩適合。

施宿亦云。

此鼓乃向傳師皇祐間所搜訪而得之者，每行僅存四字，自四字而上磨滅者，傳師磨去，刻當時得之，由故今所有者皆斷續不成文。

以梅詩與施說合參，足知傳師訪得作原一石後，曾以石補復之，而刻記事由於其上。施乃南宋人，未見原石，即梅詩亦所未見，故誤為傳師磨去之說也。

傳師所補之石，不識何時又被剔去，故此鼓仍呈白形。明都穆金薤琳琅卷一周石鼓文跋尾言見向傳師跋云：

「數內第十鼓，較之文亦不類，訪於閭里，果獲得一鼓，字雖半缺，驗之書體，真得其跡，遂易而置之，其數方備。據此，則作原原石於傳師獲得之前，蓋曾另製一石以代替之，並刻文於其上。此代替之石，取傳師所補半石，意必尚

清高宗因韓愈
石鼓歌有為我
度量作曰科句
遂謂作原成句
已在唐時案
此實出於誤會
韓愈詩乃假科
為富言度量
尺寸豫作安置
十鼓之白富也

存於人間。即作原原石之上半為北宋士人所削去者，其零
屑碎片亦必稍有殘存。如再於鳳翔附近從事搜索，其被削
去之文字或將有重現之一日也。

要之作原一石之成句，因而每行失去其上端三字者，乃
在宋時。今中國本與寫真本均缺上端三字，是知二本均成
句以後所拓，斷非唐拓也。且二本中既有此石，自當在傳師
搜得以後，傳師與歐陽梅聖俞同時，二本全字之數與歐陽
所言字數相合，則二本與歐陽本必先後同時，要皆為北宋
拓本固無疑也。

作原一石足判古拓本之年代已如上述，準此同一根據，
於古文苑之年代亦足以判知。古文苑一書，注者南宋章樵
謂孫巨源得於僧寺佛書龕中，以為唐人所錄。後世學者多

顧廣圻與孫淵如論九卷本古丈苑書已云石鼓之一是自祐四年向傳師求得者施武子言每行自四十字而上傳師磨去刻當時得之之由云云而此書所錄亦但有下四字耳然則必在向傳師磨去後思適齋集卷六

疑其為偽然亦苦無確證以破之今攷其卷首所收之石鼓文其作原一石亦無上端三字即此已足破其偽而有餘矣章樵於石鼓文標題下注云

詳攷其文字畫音訓多與鄭本合豈鄭為音釋時嘗得此本參校耶

是章於此文之攷核亦頗為詳宋特其攷核之結果轉不免誣良為益蓋古文苑所錄之文其字畫音訓之所以多合於鄭本者正南宋人剽竊鄭本者之所為其文之最可笑者莫如田車石避戎止陟句之釋作避戎陣止世阮章云阮鄭作阮又引施宿云鄭本戎作戎下有陣止二字紫戎之作戎乃因形近而刊誤戎字深拓尚明晰止字則呈世形三筆均有橫斷石花與世字形混鄭樵蓋於戎下橫注以車二字於

止下復疑為世而竝注之。初時我誤為我，韓二字誤聯為陣，世字復誤入正文，書成之後未及校改，故由四字句竟衍為六字句。撰古文苑者不察，乃從而抄襲之，足證其人匪嘗於原石未曾寓目，即拓本亦所未見者也。

三、石鼓之年代




石鼓之年代，近人馬衡著石鼓為秦刻石攷論之甚詳。石刻於秦，已成不刊之論。唯刻於秦之何世，則尚是問題。鄭樵乃秦刻說之倡首，以文中有「天子」「嗣王」等語，謂當在惠文之後，始皇之前。鞏豐繼之，謂當在獻公之前，襄公之後。直至清末，震鈞著石鼓文集注，在「十篆齋題跋」內，辨為秦文公東獵時所刻。

又於所著天咫偶聞曾撮述其大畧。

『考史記秦紀文公三年以兵七百入東獵，四年至沂渭之會，此卽所云『所殿沔』是也。又曰昔周邑我先秦，嬴於此，後卒獲為諸侯，乃卜居之，占曰吉，卽營邑之，此卽所云『避道旣平，嘉樹則里，皆言營邑之事也。』日佳丙申者，所卜得之日也。第一鼓，車工皆言獵事，則七百人東獵事有據矣。而且一鼓中天子與公雜見，豈有宣王獵碣旣解，天子復解公之理，則天子周王也，公秦文也。此說頗有勢力，近人羅振玉氏，日本中村不折氏均祖之。中村氏有石鼓文研究之作，曾為余道其大畧，尚未發表。馬衡氏則以為當作於秦繆公時，其說云：

『秦自襄公有功王室，得岐西之地而列為諸侯，至繆』

今案秦公鐘花紋所式與齊靈公時之叔夷鐘全同。如其年代必相近。與齊靈同年代者。在秦為景公。則「十又二公者」實自襄公起算也。

秦公殷及孟和鐘之「十又二公」為自秦侯始。謂二器當作於繆公。實則被「十又二公」究不知當自誰起算。二器之年代亦尚屬疑問也。舫舟西逮句釋亦不確。舟下一字原作。鄭樵釋西。後人多從之。然吳人石飢西飢北句西字作。與此判然有別。釋西非也。案當從劉心源釋。讀為息遽之息。小篆作。形正相近。王國維廡字說尤不足信。今就安氏二本攷之。此字分明從虜作。而王謂字下「以用以力」實即勇字。其上之虎實為餘文。於是由虜而勇。由勇而離。遂定廡為岐雍之雍。牽強殊甚。王氏自謂懷之有年。特惜安氏二拓未得及見耳。字固是地名。當从邑虜聲。廡讀若鹵。見說文聲在魚部。蓋沂水發源地蒲谷鄉之蒲之本字也。此說當於下申論之。茲不贅。

由上所述，足見諸說均無確證，蓋均拘於文字字句之間以求之，而於石之出土地與建石之意均未留意也。

據元和郡縣志天興縣下云：「石鼓文在縣南二十里許，石形如鼓，其數有十。」唐天興縣卽秦雍縣，石鼓所在地則所謂三時原也。秦本紀：「文公十年初爲郿時。」正義引括地志云：「三時原在岐州雍縣南二十里，封禪書云：秦文公作郿時，襄公作西時，靈公作吳陽上時，並此原上，因名也。」唯三時之名有異說。太平寰宇記天興縣下云：「三時原，封禪書曰：秦文公作郿時，宣公作密時，靈公又作吳陽上時，在此原上，故號三時原也。」亦謂之周原。語襲括地志而改，襄公作西時爲宣公作密時，案此乃陳史妄作聰明而以意改者也。封禪書明言：秦宣公作密時於渭南，三時原在渭北，密時不得在其上。陳史

蓋見括地志叙襄公於文公之次，世叙顛倒，故信手改之，而未加深致耳。

石鼓既在三時原上，則與三時之一之建立必有攸關，揆其用意實猶後世神祠佛閣之建立碑碣也。三時之作據史記十二諸侯年表，西時作於襄公八年，當周平王元年，鄭時作於文公十年，當平王十五年，又據六國表，吳陽上時作於靈公三年，當威烈王四年。今攷兩師一石有「天子□來嗣王始□，去故我來□」等語，此中雖泐去數字，然為新王始立之意，固甚明白。與此關係相合者，謹襄公作西時一事而已。

又秦紀襄公二年

案此四字下當有奪文。

正義引括地志云：「故沂城

在隴州沂源縣東南三里，帝王世紀云：「秦襄公二年徙都沂，即此城。」而水經注云：「沂水出沂縣之蒲谷鄉，中谷，決為弱

或言沂謂之會其水冬夏均可涉。余曾問諸陝人。尚未得其究竟。然兩石之數。沂水有舫舟自達。佳舟以行。及極深以步。之語其情勢似亦未可徒涉者。蓋古今并勢即留待的証。

蒲藪。是則襄公舊都。乃在沂水之源。蒲谷鄉附近。今攷石文。言「君子卽涉」，「馬□流」，「沂殿洎」，又言「溝有小魚」，其辭趣。滿卽許書砭之重文。瀾字。履石渡水也。水可涉馬。豈可履石而渡。可知其水必淺。乃是沂水之源頭處。所謂「沂殿沔」，「烝級淖淵」，卽決為弦蒲藪之形。頌矣。凡此與主文公說者。東獵沂謂之會之引證。並不相合。沂謂相會處。其水已深。斷無履石而渡及涉馬□流之事可言。且石文□□自廩。徒驥湯。佳舟以行。繫在涉馬之次。乃言沿沂水而下。則廩之地望可知。字乃以邑廩聲。以聲類求之。蓋卽蒲谷鄉之蒲之本字矣。

襄公立西時之由。秦紀言之頗詳。

西戎犬戎與申侯伐周。殺幽王酈山下。而秦襄公將兵救周。戰甚力。有功。周避犬戎難。東徙雒邑。襄公以兵

送周平王。平王封襄公為諸侯，賜之岐以西之地，曰：「我無道，侵奪我岐豐之地，秦能攻逐我，即有其地。與誓，封爵之。」襄公於是始國，與諸侯通使聘享之禮，乃用駟駒、黃牛、羝羊各三。封禪書作各一祠上帝西時。

用知西時，乃襄公送平王而凱旋時紀功之作。攷之石文，雖辭多殘泐，而蛛絲馬跡猶有線索可尋。如泝泝一石乃緡美其國都泝源之風物，需雨一石乃追記出師之始，所謂「其奔其敵」，□□其事者，即攻戎救周之事也。而師一石之「□□而師」，乃矢孔庶，乃天子之命辭，而卽爾汝字，猶書文侯之命言，其歸視爾師，寧爾邦，用賚爾秬鬯一卣，彤弓一，彤矢百，盧弓一，盧矢百也。又其嗣王始□，古故我來□，尤屬與送平王事若合符契。作原一石當是作時時事，此石首四韻尚存，導

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廿五日所作古
代銘刻彙纂序
有云「閼秦風
詩序言「駉賦
美襄公也。始
命有田狩事
園囿之樂焉。
則是與石鼓詩
乃同時之作。詩
之遊于北園。
如馬既開蓋
即當時之後矣。

後我嗣及爲世讀三里二韵。嗣里均之部字。則首二句「口」
「猷」乍遽乍「口」當卽作原作時也。吾水一石應承作原之後。
所謂「避水既澣」避道既平。言作原之功已竟也。所謂「避」口既
止。嘉樹則里。則讀爲卽。里理有。天子永寧。避下所闕一字亦
當是時。秦紀索隱。時止也。言神靈之所依止也。今言「既止」與
時字義正相呼應。其餘車工。田車。秦軼。馬薦諸章乃紀時成
後畋獵以爲樂。吳人言獻用。言大視。乃叙畋獵有獲以獻於
時也。

由上所論。余於十石之次第。所見自與前人異。原石已屢
經遷徙。其原次自無由得知。宋代諸家之著錄亦多相歧異。
今就薛尚功。鄭樵。王厚之諸家之次第表列之於次。而以震
鈞及余之新次附焉。

據先錄本各
數標次下原
汪如曹迪原
本乃以車工
馬薦吾水
四車、案教
沂河、作原
西師、臨雨
吳人為次與
前代諸家後
不同。

| | | | | | |
|---|---|---|---|---|----|
| 郭 | 震 | 王 | 鄭 | 薛 | 沂河 |
| 一 | 九 | 二 | 一 | 五 | 雨 |
| 二 | 八 | 五 | 八 | 九 | 密 |
| 三 | 十 | 七 | 九 | 一 | 而 |
| 四 | 五 | 六 | 二 | 七 | 作 |
| 五 | 七 | 九 | 十 | 二 | 吾 |
| 六 | 一 | 一 | 三 | 八 | 車 |
| 七 | 二 | 三 | 四 | 三 | 東 |
| 八 | 三 | 四 | 五 | 四 | 案 |
| 九 | 四 | 八 | 七 | 六 | 馬 |
| 十 | 六 | 十 | 六 | 十 | 吳 |

此外如金薤琳琅所錄趙古則本從薛次，自元潘迪以後
均從王次，安國諸本及天一閣本亦均王次也。然諸家之次
均無根據，依其次讀之，薛義氣韻均不相聯屬。震鈞之次本
其文公東獵說以立解，然殊牽強附會，至如謂吳人即虞為

吳山之人讀三日之合文為昏字，則直堪憫笑者矣。

又前人於石次多以第一第二或甲乙丙丁等文字以稱之，僅言其次，每苦不知其所指為何石。余今則悉仿詩序，標舉文中二字以為石之名，如是，則讀余書者即使不以余之新次為然，亦可無淆亂之虞也。

四、原文之復原及其攷釋

石鼓之年代及次序既定，今且根據安氏二善本進而恢復其原文。二本均經剪裝，行次已失，幸原石尚存，字位多可踪跡，別有甲秀堂法帖本及顧氏石鼓硯，均絕好之參證也。又原辭有韻，王國維曾為之譜，然多闕誤，今釋悉為補正焉。

燂其頰可

角鯢魚鯉可乙東

止角楊圭彬

泚精
𣶒精
𣶓精
𣶔精
𣶕精
𣶖精
𣶗精
𣶘精
𣶙精
𣶚精
𣶛精
𣶜精
𣶝精
𣶞精
𣶟精
𣶠精
𣶡精
𣶢精
𣶣精
𣶤精
𣶥精
𣶦精
𣶧精
𣶨精
𣶩精
𣶪精
𣶫精
𣶬精
𣶭精
𣶮精
𣶯精
𣶰精
𣶱精
𣶲精
𣶳精
𣶴精
𣶵精
𣶶精
𣶷精
𣶸精
𣶹精
𣶺精
𣶻精
𣶼精
𣶽精
𣶾精
𣶿精

鯪^{魚部}鯪^{魚部}處之，君子^{之部}漁^{魚部}之。瀟^{魚部}又有小魚，其存^{魚部}趨^{魚部}趨^{魚部}。

此等字皆從
海，亦有若之誤
合，歸案可辨。

鑄新

帛魚鯨鯨其藍氏鮮。

黃帛其鰓鰓又有

鯨音綿其胡孔庶膏之

變變望望趨趨魚部其魚佳惟可何

佳鯢佳鯉可何以橐

之佳楊及柳之出合韵

靈雨第二

□ □ □ 𩇛 𩇛 𩇛

□ 𩇛 𩇛 𩇛 𩇛 𩇛

𩇛

石鼓文

一三

| | | | | | |
|---|---|---|---|---|---|
| 陰 | 湯 | □ | □ | □ | 惟 |
| 或 | 魚 | □ | □ | 淋 | 君 |
| 陽 | 月 | 自 | 舛 | 汙 | 子 |
| 核 | 乙 | 麤 | 月 | 自 | 即 |
| 燦 | 於 | 徒 | 田 | 自 | 步 |
| 乙 | 或 | 類 | 隸 | 薄 | 界 |

𠂔^x □ 于 川 一 方

首字左上隅，先鋒本有石痕可見，似已更無殘筆，其字作𠂔。

𠂔 □ □ 止 其 太 𠂔

其 𠂔 □ □ 其 𠂔

□ □ □ 癸 霽 雨

□ □ 流 迄 𠂔 盈 潔

濟 𠂔 君子 卽 涉 𠂔 馬

□ 流 𠂔 殿 泊 𠂔 薄 𠂔

□ □ 舫 舟 自 逮 (脂部)

□ □ 自 靡 徒 驥

湯△，在升以△行△，或

陰或陽，極深以

所，△于水一方。（陽部）

勿，△止其奔

其敵，△其事。（文部）

而師第三

□ □ □ □ □ □ □ □







□ □ □ □ 而 師

補注：

行首一文雖略損，然其全形當為「行」，殆即文
字，小篆作「行」，古文從「止」，蓋字形稍有訛
變而然。此讀為「增水」，與「陽方為水」。

弓矢子庶口口

□ □ □ □ 乙 卩

不 具 雀

得 口 昌 豸 來

𠔁 𠔂 𠔃 𠔄 𠔅 𠔆 𠔇 𠔈 𠔉 𠔊 𠔋 𠔌 𠔍 𠔎 𠔏 𠔐 𠔑 𠔒 𠔓 𠔔 𠔕 𠔖 𠔗 𠔘 𠔙 𠔚 𠔛 𠔜 𠔝 𠔞 𠔟 𠔠 𠔡 𠔢 𠔣 𠔤 𠔥 𠔦 𠔧 𠔨 𠔩 𠔪 𠔫 𠔬 𠔭 𠔮 𠔯 𠔰 𠔱 𠔲 𠔳 𠔴 𠔵 𠔶 𠔷 𠔸 𠔹 𠔺 𠔻 𠔼 𠔽 𠔾 𠔿 𠕀 𠕁 𠕂 𠕃 𠕄 𠕅 𠕆 𠕇 𠕈 𠕉 𠕊 𠕋 𠕌 𠕍 𠕎 𠕏 𠕐 𠕑 𠕒 𠕓 𠕔 𠕕 𠕖 𠕗 𠕘 𠕙 𠕚 𠕛 𠕜 𠕝 𠕞 𠕟 𠕠 𠕡 𠕢 𠕣 𠕤 𠕥 𠕦 𠕧 𠕨 𠕩 𠕪 𠕫 𠕬 𠕭 𠕮 𠕯 𠕰 𠕱 𠕲 𠕳 𠕴 𠕵 𠕶 𠕷 𠕸 𠕹 𠕺 𠕻 𠕼 𠕽 𠕾 𠕿 𠖀 𠖁 𠖂 𠖃 𠖄 𠖅 𠖆 𠖇 𠖈 𠖉 𠖊 𠖋 𠖌 𠖍 𠖎 𠖏 𠖐 𠖑 𠖒 𠖓 𠖔 𠖕 𠖖 𠖗 𠖘 𠖙 𠖚 𠖛 𠖜 𠖝 𠖞 𠖟 𠖠 𠖡 𠖢 𠖣 𠖤 𠖥 𠖦 𠖧 𠖨 𠖩 𠖪 𠖫 𠖬 𠖭 𠖮 𠖯 𠖰 𠖱 𠖲 𠖳 𠖴 𠖵 𠖶 𠖷 𠖸 𠖹 𠖺 𠖻 𠖼 𠖽 𠖾 𠖿 𠗀 𠗁 𠗂 𠗃 𠗄 𠗅 𠗆 𠗇 𠗈 𠗉 𠗊 𠗋 𠗌 𠗍 𠗎 𠗏 𠗐 𠗑 𠗒 𠗓 𠗔 𠗕 𠗖 𠗗 𠗘 𠗙 𠗚 𠗛 𠗜 𠗝 𠗞 𠗟 𠗠 𠗡 𠗢 𠗣 𠗤 𠗥 𠗦 𠗧 𠗨 𠗩 𠗪 𠗫 𠗬 𠗭 𠗮 𠗯 𠗰 𠗱 𠗲 𠗳 𠗴 𠗵 𠗶 𠗷 𠗸 𠗹 𠗺 𠗻 𠗼 𠗽 𠗾 𠗿 𠘀 𠘁 𠘂 𠘃 𠘄 𠘅 𠘆 𠘇 𠘈 𠘉 𠘊 𠘋 𠘌 𠘍 𠘎 𠘏 𠘐 𠘑 𠘒 𠘓 𠘔 𠘕 𠘖 𠘗 𠘘 𠘙 𠘚 𠘛 𠘜 𠘝 𠘞 𠘟 𠘠 𠘡 𠘢 𠘣 𠘤 𠘥 𠘦 𠘧 𠘨 𠘩 𠘪 𠘫 𠘬 𠘭 𠘮 𠘯 𠘰 𠘱 𠘲 𠘳 𠘴 𠘵 𠘶 𠘷 𠘸 𠘹 𠘺 𠘻 𠘼 𠘽 𠘾 𠘿 𠙀 𠙁 𠙂 𠙃 𠙄 𠙅 𠙆 𠙇 𠙈 𠙉 𠙊 𠙋 𠙌 𠙍 𠙎 𠙏 𠙐 𠙑 𠙒 𠙓 𠙔 𠙕 𠙖 𠙗 𠙘 𠙙 𠙚 𠙛 𠙜 𠙝 𠙞 𠙟 𠙠 𠙡 𠙢 𠙣 𠙤 𠙥 𠙦 𠙧 𠙨 𠙩 𠙪 𠙫 𠙬 𠙭 𠙮 𠙯 𠙰 𠙱 𠙲 𠙳 𠙴 𠙵 𠙶 𠙷 𠙸 𠙹 𠙺 𠙻 𠙼 𠙽 𠙾 𠙿 𠚀 𠚁 𠚂 𠚃 𠚄 𠚅 𠚆 𠚇 𠚈 𠚉 𠚊 𠚋 𠚌 𠚍 𠚎 𠚏 𠚐 𠚑 𠚒 𠚓 𠚔 𠚕 𠚖 𠚗 𠚘 𠚙 𠚚 𠚛 𠚜 𠚝 𠚞 𠚟 𠚠 𠚡 𠚢 𠚣 𠚤 𠚥 𠚦 𠚧 𠚨 𠚩 𠚪 𠚫 𠚬 𠚭 𠚮 𠚯 𠚰 𠚱 𠚲 𠚳 𠚴 𠚵 𠚶 𠚷 𠚸 𠚹 𠚺 𠚻 𠚼 𠚽 𠚾 𠚿 𠛀 𠛁 𠛂 𠛃 𠛄 𠛅 𠛆 𠛇 𠛈 𠛉 𠛊 𠛋 𠛌 𠛍 𠛎 𠛏 𠛐 𠛑 𠛒 𠛓 𠛔 𠛕 𠛖 𠛗 𠛘 𠛙 𠛚 𠛛 𠛜 𠛝 𠛞 𠛟 𠛠 𠛡 𠛢 𠛣 𠛤 𠛥 𠛦 𠛧 𠛨 𠛩 𠛪 𠛫 𠛬 𠛭 𠛮 𠛯 𠛰 𠛱 𠛲 𠛳 𠛴 𠛵 𠛶 𠛷 𠛸 𠛹 𠛺 𠛻 𠛼 𠛽 𠛾 𠛿 𠜀 𠜁 𠜂 𠜃 𠜄 𠜅 𠜆 𠜇 𠜈 𠜉 𠜊 𠜋 𠜌 𠜍 𠜎 𠜏 𠜐 𠜑 𠜒 𠜓 𠜔 𠜕 𠜖 𠜗 𠜘 𠜙 𠜚 𠜛 𠜜 𠜝 𠜞 𠜟 𠜠 𠜡 𠜢 𠜣 𠜤 𠜥 𠜦 𠜧 𠜨 𠜩 𠜪 𠜫 𠜬 𠜭 𠜮 𠜯 𠜰 𠜱 𠜲 𠜳 𠜴 𠜵 𠜶 𠜷 𠜸 𠜹 𠜺 𠜻 𠜼 𠜽 𠜾 𠜿 𠝀 𠝁 𠝂 𠝃 𠝄 𠝅 𠝆 𠝇 𠝈 𠝉 𠝊 𠝋 𠝌 𠝍 𠝎 𠝏 𠝐 𠝑 𠝒 𠝓 𠝔 𠝕 𠝖 𠝗 𠝘 𠝙 𠝚 𠝛 𠝜 𠝝 𠝞 𠝟 𠝠 𠝡 𠝢 𠝣 𠝤 𠝥 𠝦 𠝧 𠝨 𠝩 𠝪 𠝫 𠝬 𠝭 𠝮 𠝯 𠝰 𠝱 𠝲 𠝳 𠝴 𠝵 𠝶 𠝷 𠝸 𠝹 𠝺 𠝻 𠝼 𠝽 𠝾 𠝿 𠞀 𠞁 𠞂 𠞃 𠞄 𠞅 𠞆 𠞇 𠞈 𠞉 𠞊 𠞋 𠞌 𠞍 𠞎 𠞏 𠞐 𠞑 𠞒 𠞓 𠞔 𠞕 𠞖 𠞗 𠞘 𠞙 𠞚 𠞛 𠞜 𠞝 𠞞 𠞟 𠞠 𠞡 𠞢 𠞣 𠞤 𠞥 𠞦 𠞧 𠞨 𠞩 𠞪 𠞫 𠞬 𠞭 𠞮 𠞯 𠞰 𠞱 𠞲 𠞳 𠞴 𠞵 𠞶 𠞷 𠞸 𠞹 𠞺 𠞻 𠞼 𠞽 𠞾 𠞿 𠟀 𠟁 𠟂 𠟃 𠟄 𠟅 𠟆 𠟇 𠟈 𠟉 𠟊 𠟋 𠟌 𠟍 𠟎 𠟏 𠟐 𠟑 𠟒 𠟓 𠟔 𠟕 𠟖 𠟗 𠟘 𠟙 𠟚 𠟛 𠟜 𠟝 𠟞 𠟟 𠟠 𠟡 𠟢 𠟣 𠟤 𠟥 𠟦 𠟧 𠟨 𠟩 𠟪 𠟫 𠟬 𠟭 𠟮 𠟯 𠟰 𠟱 𠟲 𠟳 𠟴 𠟵 𠟶 𠟷 𠟸 𠟹 𠟺 𠟻 𠟼 𠟽 𠟾 𠟿 𠠀 𠠁 𠠂 𠠃 𠠄 𠠅 𠠆 𠠇 𠠈 𠠉 𠠊 𠠋 𠠌 𠠍 𠠎 𠠏 𠠐 𠠑 𠠒 𠠓 𠠔 𠠕 𠠖 𠠗 𠠘 𠠙 𠠚 𠠛 𠠜 𠠝 𠠞 𠠟 𠠠 𠠡 𠠢 𠠣 𠠤 𠠥 𠠦 𠠧 𠠨 𠠩 𠠪 𠠫 𠠬 𠠭 𠠮 𠠯 𠠰 𠠱 𠠲 𠠳

□ □ 來 樂 天 子

□ 來 嗣 王 召 □

古 我 來 □

□ □ □ □ □ □

□ □ □ □ 而 師

弓 矢 孔 庶 □ □

□ □ □ □ □ □ 以 左

驂 □ 滔 是 戴

□ □ □ □ 不 否 具 舊

□ 復 □ 具 肝 來。
 □ □ 其 寫 小 大 具
 ▲ □ □ 來 樂 天 子
 ▲ 來 嗣 王 始 □
 右 故 我 來 □ (之 部)

作原第四

□ □ 𩚑 止 𩚑 止
 □ □ □ 𩚑 止 𩚑 止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亞 | 𣎵 | 𣎵 | 𣎵 | 𣎵 | 除 |
| 𣎵 | 𣎵 | 𣎵 | 𣎵 | 𣎵 | 𣎵 |
| 𣎵 | 𣎵 | 𣎵 | 𣎵 | 𣎵 | 𣎵 |
| 𣎵 | 𣎵 | 𣎵 | 𣎵 | 𣎵 | 𣎵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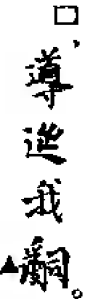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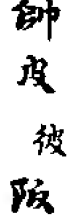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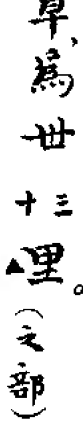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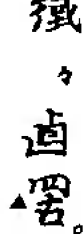









補注：

從字，近人釋微，可從。字在此當讀為微。導者理也，微者清也。導微猶言理清或清理。廟而治通，謂所治之事。

補注：

儀當即說文所收越字之異，讀如林。詩小雅巧言「秩秩大猷」，說文引作「猷」或大猷，其證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五 | □ | □ | 櫟 |
| 日 | □ | 為 | 櫟 |
| (主部) | 尊 | 所 | 櫟 |
| | (幽部) | 斃 | 鳴 |
| | 二 | | |
| | 日 | | |
| | 對 | | |

吾水第五

| | |
|---|---|
| 衛 | 衛 |
| 𠂔 | 𠂔 |
| 手 | 𠂔 |
| 𠂔 | 𠂔 |
| □ | 𠂔 |

| | | | | | |
|---|---|---|---|---|---|
| □ | □ | 𣎵 | 日 | 里 | 既 |
| 𣎵 | 𣎵 | 𣎵 | 𣎵 | 𣎵 | 𣎵 |
| 𣎵 | 𣎵 | 𣎵 | 𣎵 | 𣎵 | 𣎵 |
| 𣎵 | 𣎵 | 𣎵 | 𣎵 | 𣎵 | 𣎵 |
| 𣎵 | 𣎵 | 𣎵 | 𣎵 | 𣎵 | 𣎵 |

| | | | | | |
|----------------|---|---|---|---|---|
| 余 ^x | 𠂔 | 四 | □ | □ | □ |
| 𠂔 | 𠂔 | 𠂔 | 𠂔 | 𠂔 | 𠂔 |
| 𠂔 | 𠂔 | 𠂔 | 𠂔 | 𠂔 | 𠂔 |
| □ | 𠂔 | 𠂔 | □ | □ | 𠂔 |
| □ | 𠂔 | 𠂔 | □ | □ | 𠂔 |

行首一字与次行余字异构，似尚有残本作余，即金字，假为令，反，级有，如作勅词解，枉也，下缺二字盖示地望。

周不余殳

避吾水既濟避

道既平避□

既止嘉樹則

里之部天子永寧耕部

日食丙申是

薪之部避其□道

□馬既迎真部執

□康之部駕奔金

□左驂馬之部右

驂驂之部馳之部□
驂之部馳之部□

□ 毋不□□。

四 龍 霧 々 雲 □

□ □ 公 謂 大 □

金 今 余 及 女 法 □ □

害 昌 不 余 瑟。

車工第六

| | |
|---|---|
| 既 | 遜 |
| 局 | 車 |
| 遜 | 既 |
| 車 | 工 |
| 既 | 遜 |
| 子 | 馬 |

𨾏 𨾏 𨾏 𨾏 𨾏 𨾏
𨾏 𨾏 𨾏 𨾏 𨾏 𨾏
𨾏 𨾏 𨾏 𨾏 𨾏 𨾏
𨾏 𨾏 𨾏 𨾏 𨾏 𨾏
𨾏 𨾏 𨾏 𨾏 𨾏 𨾏
𨾏 𨾏 𨾏 𨾏 𨾏 𨾏

來 子 避 其 來 大
 來 避 其 獲 其
 來 避 其 獲 其

避車既工，避馬
 既同。(東部) 避車既好，
 避馬。(魚部) 既駘。君子
 員避。獵。員避。員狩。唐唐
 連。君子之求。(山部) 辨。
 角弓，弓茲已。寺，避

要字下女字与
以不相連。僅後
動本如是。據此
是証三本強雜
集而成。此石當
以後動本為最
吉也。

啟其特，其來趨。
趨，雙，即避即時。
應，應速，其來大。
次，志，（支脂合韻）避啟其樸，其
來遺，射其稍，蜀。（侯部）

補注：
避假為節，時假為時。即有就也。即
節即時，言應應已入魏園。

田車第七

田車子
四不既
左驂
鑒新
象

| | | | | | |
|---|----------------|---|---|---|----------------|
| 人 ^x _大 | 其 | 子 | 其 | 通 | 司 |
|  | 燭 _火 | 子 | 廂 | 通 | 驂 |
| 止 | 又 | 庚 | 冬 | 戎 | 建 _二 |
| 司 | 詹 | 農 | 冬 | 止 | 通 |
| 亞 | 其 | 費 | 步 | 陟 | 乙 |
| 口 | 口 | 維 | 取 | 宮 | 讓 _片 |
|  | 燭 _火 | 免 | 農 | 車 | 于 |
















田車孔安。鑿勒馬。
 四介既簡。左驂旂。
 右驂駿。避目隄于
 原。(元部)避戎止陟。官車
 其寫。秀弓寺射。縻
 豕孔庶。應鹿雉兔。
 其趨又稀。其□森。
 夜。□。出各。
 亞。□。□。

森字舊以為有重文。入韻。譚案諸本並無重文。
 當連夜字為句。字蓋森(奔)之隸文。夜疑段為逸。
 四出各亞。各亞當讀為銀路。舊以各字斷句。
 入韻。亦非是。

吳 視 執 而 勿 射。
 (魚部) 多
 庶 趨 々 君 子 函 樂。
 (宵部)

奉敕第八

| | | | |
|---|---|---|---|
| 駢 | □ | □ | □ |
| □ | 四 | □ | □ |
| 徒 | 馬 | 弓 | 鑾 |
| 驪 | 其 | 子 | 車 |
| 子 | 鳳 | 碩 | 恭 |
| 庶 | 介 | 片 | 輕 |
| 麕 | 麕 | 夫 | 真 |

石鼓文

| | | | | | |
|---|---|---|---|---|---|
| □ | □ | 超 | 陽 | 徒 | □ |
| □ | □ | □ | 超 | 徒 | 圖 |
| 超 | □ | 中 | 戎 | 中 | 博 |
| 隻 | 多 | 戎 | 戎 | 章 | 者 |
| 乙 | 賢 | 獸 | 戎 | 還 | 車 |
| 異 | 超 | 戎 | 止 | 涇 | 執 |
| | 泉 | 中 | 戎 | 陰 | 從 |

□□鑿車，參轅音

△□□弓孔碩，彤矢

△□□四馬其寫，六轡

驚□徒驪孔庶，廩

□宣搏（魚部），箭車觀衍，

☉徒如章，原濕陰

陽（陽部），趨，奔馬射之矦，

迂□如虎，獸庶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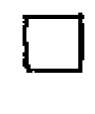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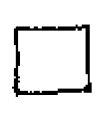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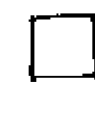











△□（魚部）□□多賢，連禽

△□□，遼獲允異（之部）

馬薦第九

補注：

矦字從矢，矦聲，在此與馬虎為韻，聲當在魚部。祖楚文有矦字，曰淫，字甚亂。兩者合勘，疑是矦之異文。祖楚文殆假為誇或汙。此從矢，蓋矢聲也。

| | | | | | |
|---|---|---|---|---|---|
|  |  |  |  | 虹 |  |
|  |  |  |  |  |  |
|  |  |  |  |  |  |
|  | 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虹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及 | □ |
| 之 | □ | □ | □ | □ | 天 |
| | □ | □ | □ | □ | □ |

韓 々 走 驕 々 馬 薦 々
 心 其 一 々 (侯部) 穀 々 雄 々 血 々
 (至部)

吳人第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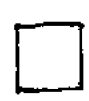




| | | | | |
|---|---|---|---|---|
| □ | □ | 卩 | 𠂔 | 𠂔 |
| 曾 | □ | 𠂔 | 𠂔 | 𠂔 |
| 𠂔 | □ | 𠂔 | 𠂔 | 𠂔 |
| 其 | □ | 𠂔 | 𠂔 | 𠂔 |
| 𠂔 | □ | 𠂔 | 𠂔 | 𠂔 |
| □ | □ | 𠂔 | 𠂔 | 𠂔 |
| □ | 𠂔 | 𠂔 | 𠂔 | 𠂔 |
| 𠂔 | 𠂔 | 𠂔 | 𠂔 | 𠂔 |



























吳人憐亞朝夕敬
 觀西觀北勿忽竈勿代
 (之部)

而
 出
 大
 視

□曾受其辜□□玃

寓逢中園孔□[麋]鹿

□□避其□□□[麋]鹿

□□□□□求又

□□□□□是

▲_今東部大

五、注釋

沂沂第一

此石稱道沂源之美与游魚之樂，刻石謂濱而稱道沂源者，邇始也。沂源乃秦襄公舊都，襄公攻我救周，蓋自此出師，故首叙其風物之美以起興。

變聲當如「象」从
木，象聲，讀若薄。
十六鐘「象」从
獸，「它」器，多作
「象」，「象」均从
「象」，「象」之字，与
「象」字當為雙
聲聯語，猶如
「達」，「磳」，「磳」
也。

雨 第二

沂水。沂，水名。《經》注：「水出沂縣之蒲谷鄉，中谷決為。」
 魚鱗。魚鱗，意也。此即水經注為所誤。溱當是清澄之。魚鱗，即
 白色字。義引出伸，白乃指之象形文。其鱗水鮮，或釋為
 用為白色字者，乃假借。鯽，即鯽。鯽，魚一而着想，不知此石通體
 或釋為又或釋為，均側重食魚之樂也。郭昌宗釋盜至破，汗
 所叙者乃遊魚之樂，非食魚之樂也。郭昌宗釋盜至破，汗
 滿有盜字作盜云，出碧落碑。此復從竹，乃餘文以盜。
 多駁于荏苒也。意謂小魚在水申盜食，狀甚解明。其胡
 孔庶，乃形聲字。此則會意字。言人對月而立，則生景也。今
 影。齊之魚，舊多以齊飼魚，魚即變，然奔赴，望，趨，均
 足行動之意，猶可以索之。稟之言單也。之指沂水，言沂之
 言趕去赴也。可以索之。稟之言單也。之指沂水，言沂之
 蘇軾詩：「真魚維縶貫之柳於字形詩意兩失。明潘迪更翻
 為包裏承藉之義。贊文首此字之異，示石之所無，疑是
 尤屬大殺風景。

月令寒氣總
至鄭注總
橘猥穽与此
用例同總以
應聲應父因
聲也

而師第三

此石追叙初由浙源出發攻我救周時事。

癸

癸字二本均微初諦察確作癸耳

濟謀盈

漢書本有重文，寫真本。水涯也。

舟自達
舟、並船處也。

云、恩、舊、多、釋、
為、西、非、是。

自廩

王國維謂上缺二字當是我來近是然釋廟為雍則非。案此字从邑

廣聲皆是蒲
文蒲之本字。

極深以下 鄭樵謂極舊即樞字，案乃假借為樞，非是。字當入

韻疑是籀文之古文，象形。

此石遶叙凱旋時事，中當有天子命辭，惜殘泐無從屬讀。

而師也。又此行之前，就文勢觀之，當尚有一二行，其勢方

備。□□□□
 呂左驂
 □
 止狂句末蓋讀為矣若已。又此字寫

真本無。蹇下一。殘。具舊。復。文此。不似。一。整句。如。此。斷句。則。上。天亦無。蓋。奪也。也。文。來字。與。此。復。字。

為之幽合韻，似言周之舊地，具行規復。復天子□來，來字上，一殘文，亦為寫真，本所無字，不可識。天子□來，在此字入韻，寫真，嗣王始□，古我來□，故襄公出師，送之，古讀為本，被前奪，嗣王始□，古我來□，故襄公出師，送之，古讀為敵，大孟鼎，古天翼，臨子，獨與此同，我襄公自謂也。

作原第四

此石叙作西時時事，先闕原場，後建祠宇，更起池沼園林，以供遊玩，石雖半折，然其全文可想見也。

乍邊乍□，時作，邊原，第四字缺，文當即為世里，全句以四調，此獨三字，用知世，常，鳴□，常，古祇字，此讀如詩之祈，字古乃讀三十二音，常，鳴□，常，古祇字，此讀如詩之祈，拙著金文餘釋之餘釋，鳴下，一，亞箸其華，王國維云，亞文當是鴉，若為，與，華字為韻，一，亞箸其華，王國維云，亞義俱近，亞箸其華，存，盤，錢大昕云，存，盤，即游，優，與，優，義猶詩言，特儼其華，存，盤，錢大昕云，存，盤，即游，優，與，優，義也。言之。

吾水第五

此石叙作時既成將敗游以行樂。

『清』古清字。『同』此。『避』既止。『避』蓋御字之異。假為吾。其下

相呼應。意言。則『理』則讀為即。里缺文。當即時字。時者止也。其下

西時落成也。則『理』則讀為即。里缺文。當即時字。時者止也。其下

玉云。以商人卜辭。『理』則讀為即。里缺文。當即時字。時者止也。其下

是字也。『理』則讀為即。里缺文。當即時字。時者止也。其下

以是字也。『理』則讀為即。里缺文。當即時字。時者止也。其下

字半。『理』則讀為即。里缺文。當即時字。時者止也。其下

車工第六

改之。上。半。並。存。雙。又。形。殆。替。字。之。初。讀。為。戎。右。之。右。

為。昌。余。下。一。字。辭。書。及。天。一。閣。本。均。作。及。今。以。二。本。

段。為。猶。翼。亦。作。翼。案。乃。公。謂。大。公。泰。襄。公。大。害。不。余。恐。讀。

飛。為。猶。翼。亦。作。翼。案。乃。公。謂。大。公。泰。襄。公。大。害。不。余。恐。讀。

作。為。猶。翼。亦。作。翼。案。乃。公。謂。大。公。泰。襄。公。大。害。不。余。恐。讀。

戒。今。就。二。本。觀。之。與。此。字。蓋。注。云。假。為。新。也。新。加。奔。金。□。奔。字。羅。

釋當作釋說
詳上
索寺當讀為
待下考弓
寺射馬飯倫
讀為揚弓待
射

此石叙初出獵時情景。

釋々角弓即詩之辭々角弓也。釋字自宋以來久成縣案。

以筆省辛聲之字，僅此一弓。茲呂寺持下讀為已，寺讀為趨。

字直可云一聲之字，萬金矣。一弓茲呂寺持下讀為已，寺讀為趨。

說文云：趨，說文云：走意。趨，即莫字，吳東發云：猶樂之有作。

行聲也。趨，說文云：走意。趨，即莫字，吳東發云：猶樂之有作。

策，知翼為莫之籀文。策，說文云：應，應趨々其來大次有，與

速，為韻。王國維謂：趨當从土，意。應，應趨々其來大次有，與

速，為韻。王國維謂：趨當从土，意。應，應趨々其來大次有，與

此，特字。注云：朴，特，牛父也。樸，即朴。玉篇：廣韻均作樸。然

遺，與上趨字同。例：羅振玉云：殆訓行相。蜀，蜀，玉篇：或作

文，研三歲豕，肩相及者也。詩曰：並驅從兩研兮。今詩：齊風

作肩，毛傳云：豕，三歲曰肩。又邵風：獻研于公。傳亦云：三歲

逸者

田車第七

此石叙獵之方盛。

四介二字頗濇漫然諦案可避我止陟
見卜辭作陟字屢

緩若解金文父辛盤有美字當是一字余疑即夷之市
宮

車其寫余意適得其反蓋寫有流渴之義周禮以漕寫水
是也下言四馬其寫六轡驚口亦言駒馬之奔馳如流水

級如為卸義不得更言六轡此如為卸義則止跌同意
不當言亦寫不其越又旆越字半泐由上廟字推校之知是

言通迅走鄭釋奔又云或作走
言走迅速走說文云動也此言校獵

未可識越說文云動也此言校獵
之在庶放之然喜躍

是說字証今案下
 當改為以奔為近
 是說詳上

率敕第八

此石叙獵之將罷。

秦鞅 秦賁飾也。金文言車飾者多見此字。鞅字王國維云周礼春官巾車駟車翟蔽然視繫飾注故書繫為鞅

杜子春 云鞅讀為秦境之秦此鞅也

字正 是車飾即周礼政書鞅字也

皆車 劉心源釋為彌車云玉藻唯君有黼

表以誓省 注省當為彌秋田名也是則箭車猶言田車矣

注省 讀為彌秋田名也是則箭車猶言田車矣

奔馬 說文云趨趙久也段玉裁云趙雙聲字與時蹕蹕

舊誤 為六因啓漢制駕六之疑今案確是奔字說文失字

奔兩手盛也 此處蓋用為以兩手控勒馬轡之意

識音當 避隻允異

在魚部 非也隻字上端微泐舊多誤為事

此石蓋叙羅攢而歸時途中所遇之情景。由微以雄。血一語可以占之也。今石已一字無存。行款之復原。端賴顧硯文之前後當尚有缺行也。

虹上左旁漫漶。諦案確是虫字。初以獵時日正。驕上馬薦上

猶濟々，蓋言草之豐盛。或讀薦為韞，案下文「韞」字，其々々。均字書所無，其字當與走字為韻，蓋以不破字為宜。其々々。之短羽飛凡九也，讀若殊，與走字同，在侯部。凡聲說文「凡鳥誤字」，微々々，不可通。今案字與一舊釋立，字形文義均疑。□心其一，蓋剪裝時依施本而誤者也。先圖本如是，今從之。

吳人第十

此石叙獵歸獻祭於時也。

吳人，即虞人，蓋山々々。易也，字與北亟為韻。寓逢，句與上草字為韻。此八字觀之，牆上一作大，口補刻之也。奪去而補刻之也。

六餘論

以上原文之復原及攷釋既竟，尚有欲贅論者數事。

一、石之數十，與大小雅之以十篇為一什者相符，蓋一時詩人之風尚如是，足證石鼓之數別無遺佚，而大小雅諸詩或亦有錄自石刻者，其石蓋尚埋藏於地底而未發現也。

二、石鼓之石質與其出土地均當研究，由此可以攷證其石之來源，又作原一石由宋人所削去之上端，其零屑碎片余深信於鳳翔附近必尚可獲得。

凡此均當待諸異日。

石鼓文研究附圖

一、汧河石之近況及其拓墨 甲石影
乙拓墨

石文第五行下之一贅文殘字，石影及拓墨中均可辨。

二、作原石之近況及其拓墨 甲石影
乙拓墨

此石成臼之狀，石影中甚明。

由上二石可推見石鼓之一般，欲窺其全豹者請參看

馬衡箸石鼓為秦刻石攷。

三、顧氏石鼓碑之正背二面 甲正面
乙背面

此碑正面文乃而師馬薦二石，馬薦石之復原專賴此。背面文乃吾水吳人二石。餘石刻列碑周，詳見羅振玉箸石。

鼓文攷釋。

四、十鼓齋後動本四頁

即前文中所言寫真本。

甲、沂沭石之一頁

文為「子漁之滿」又小魚

二字合文

其游趣々帛魚鯀々注意

趣字与第五圖甲比較即可知其優劣。

乙、車工石之一頁 其一

文為「吾馬既駟君子員々邁々員游麇麇」注意麇字比

第五圖乙多存一筆。

丙、車工石之一頁 其二

文為「速々君子之求釋」角弓々茲昌寺吾注意釋字

比第五圖乙多存數筆。印記「安國珍藏」安國即藏家之姓名。

丁、馬薦石之一頁

文為「符」，敬，雄血其一，之心，注意心字，第五圖丁在其一上。

印記「旭度眼福」，旭度乃無錫沈梧之字，有石鼓文，東沙定本五卷行世，光緒十六年刊行。
心賞，此無錫薛中甫之印。第一希有藏之名山，不可無一不能有。
二。

五十鼓齋中國本四頁

據藝苑真賞社景印本，原作「中甲」，甲字乃後改。

甲、汧河石之一頁

文為「滿」又小魚其存趣，帛魚鰓，其鑿底鮮黃帛，趣字左旁下端已磨滅。

乙、車工石之一頁

文為「駘君子員」，邈，員旂鹿鹿連，君子之求，辨，鹿，辨二字均不及後勁本，辨字尤遠邈，印記桂坡亦安。

國別號。

丙、馬薦石之一頁 其一

文為「天虹皮走驕」，馬薦藉々，莽微々。

印記「安國珍秘」，桂坡鑑賞，希代之寶。

丁、馬薦石之一頁 其二

文為「雉血心」，其一  文。

印記「東沙心賞」，真賞齋，中南華夏。此印皆無錫。

十鼓齋，古墨林，安國寶玩。

以上附圖五種，共十四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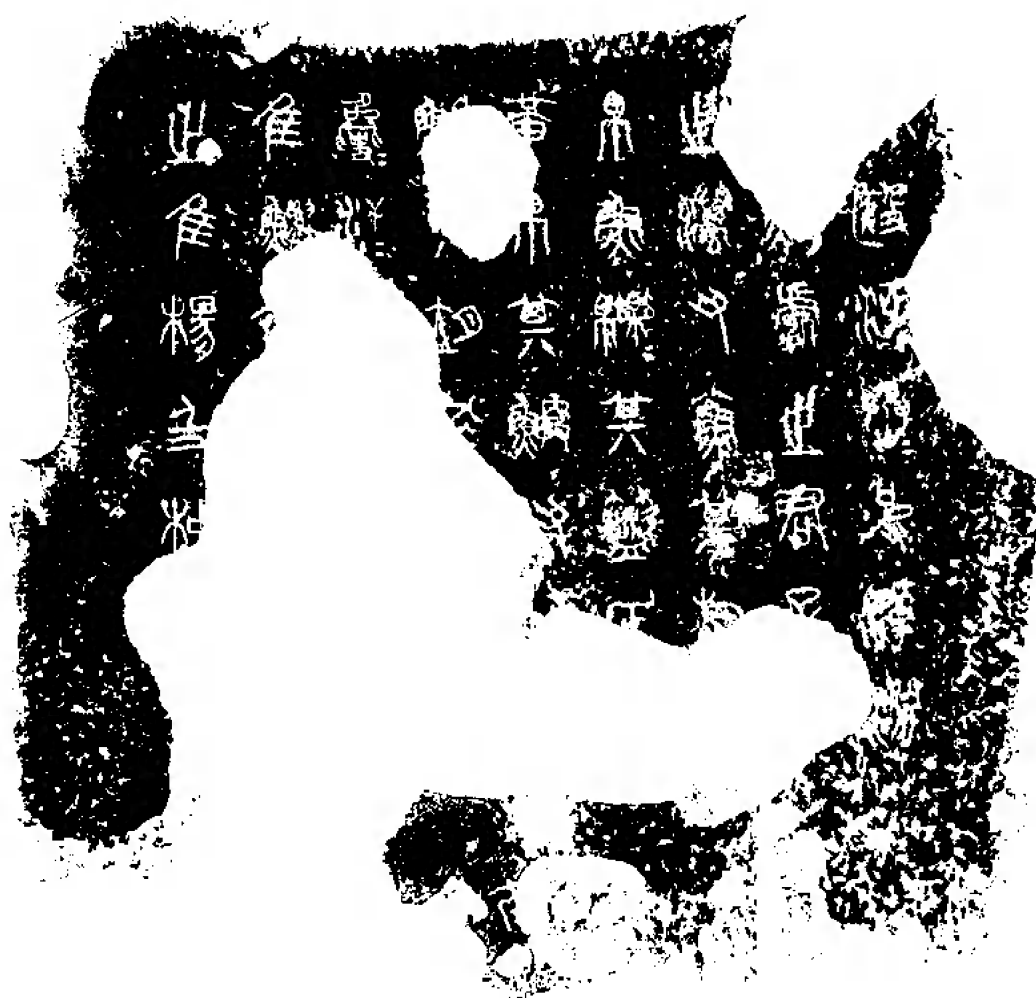
附圖一、甲



附圖一

三
一

增圖一、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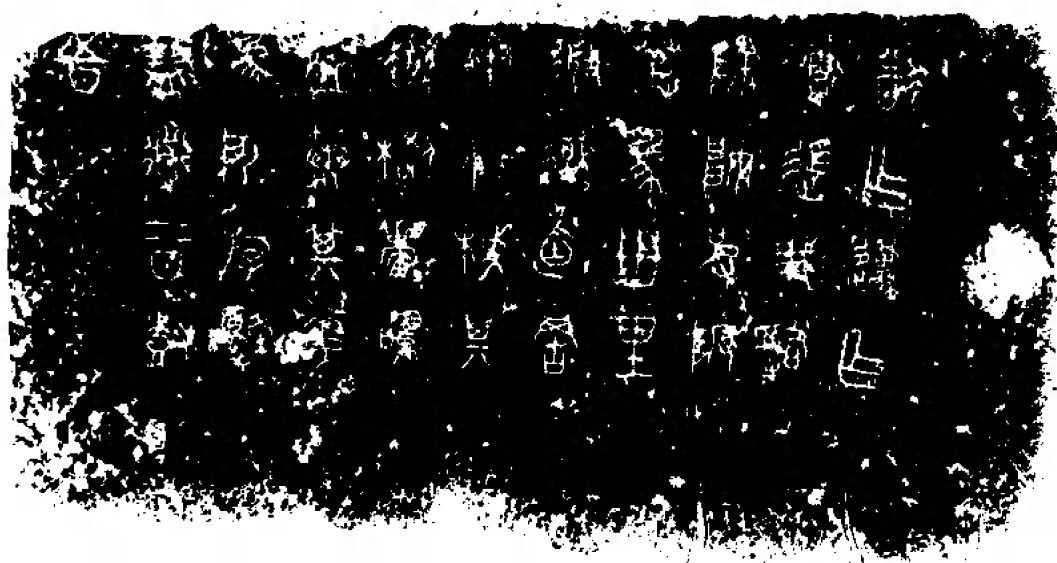
附圖二
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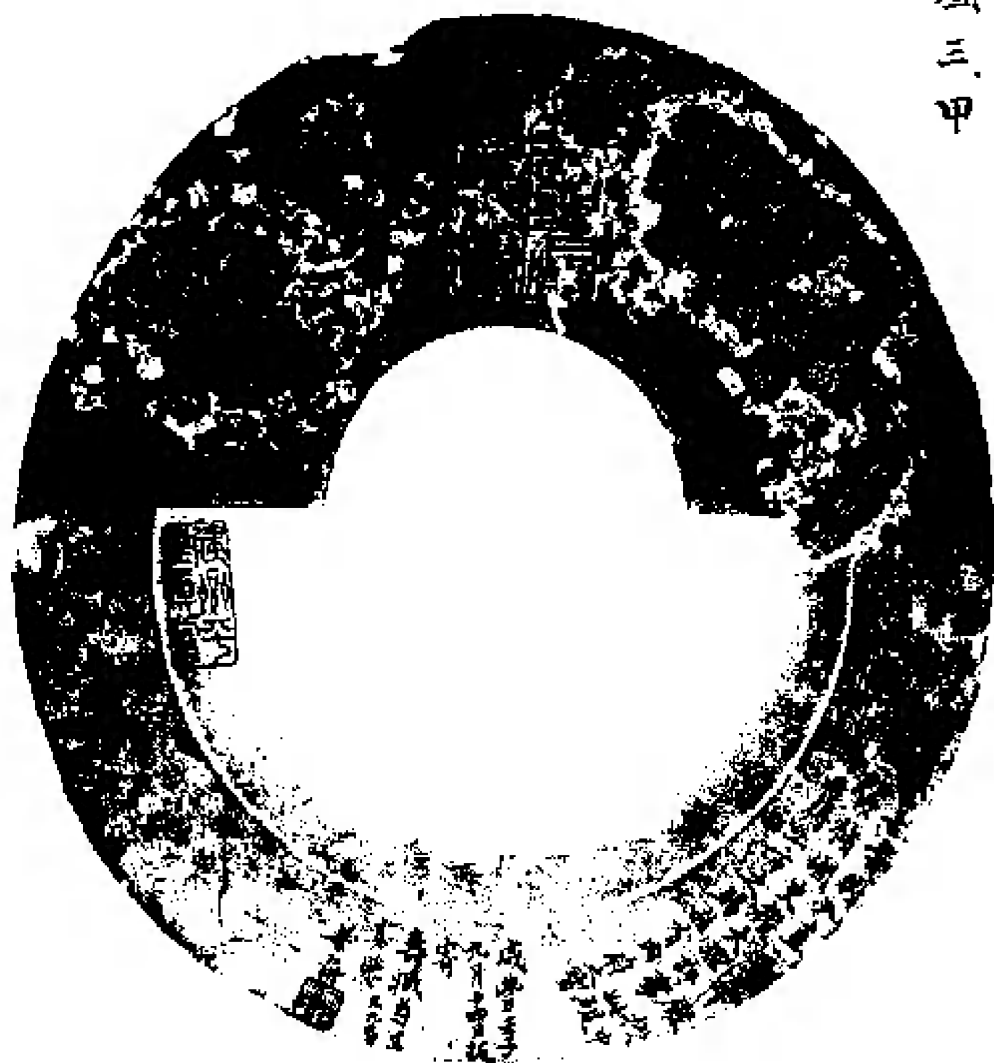
附圖二

乙

附圖二、乙



增圖三.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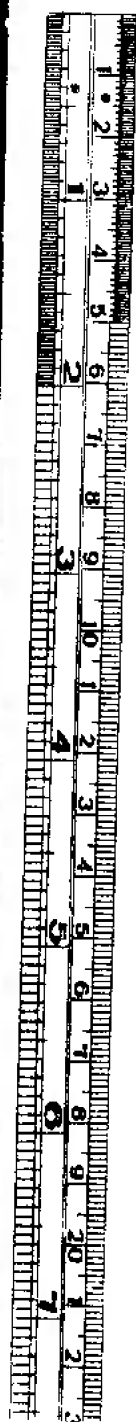


增圖三

附圖三乙



附圖四甲



附圖四

附圖四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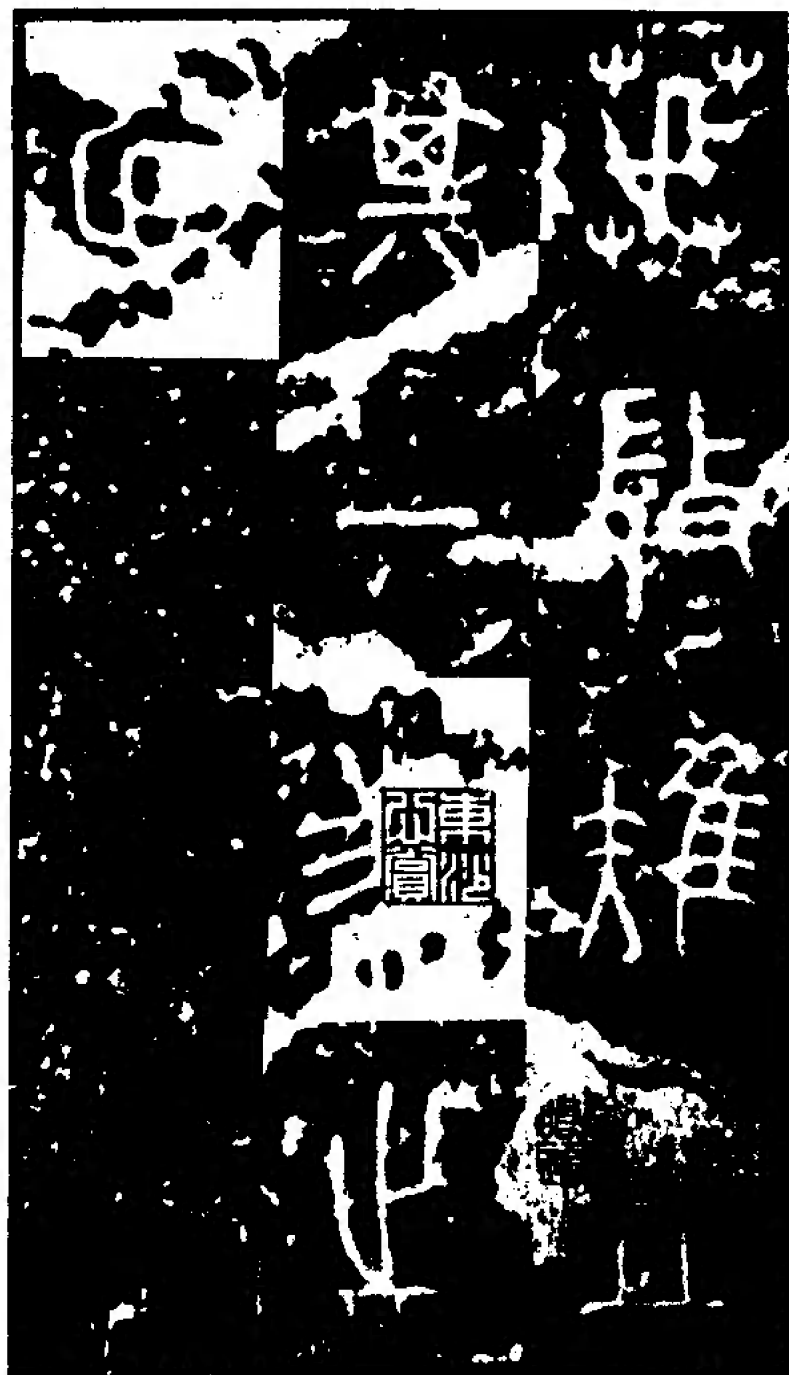


附圖四丙



附圖四

附圖四丁



圻圖五 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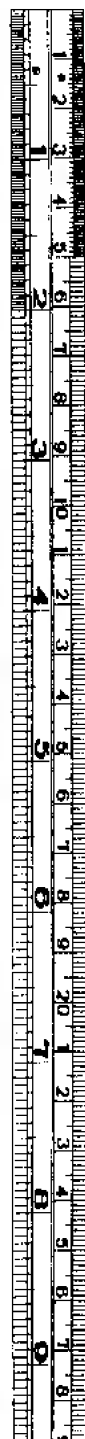


圻圖五

附圖五 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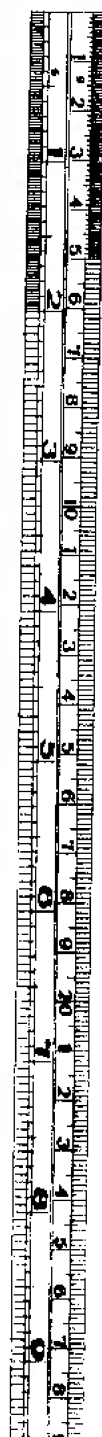


增圖五丙



增圖五

附圖五丁



再論石鼓文之年代

一、導言

秦石鼓文，余曩據元和郡縣志知其在天興縣南二十里許，与括地志史記正義所引所言三時原之地望相合。三時乃秦襄公之西時，文公之廊時，靈公之吳陽上時，因知石之建立必与時之一有関，其意猶令人于神祠佛閣建立碑碣也。西時乃平王東遷，襄公出師送之，凱旋時所作，事在襄公八年，即平王元年，而師石有天子口來，嗣王始口，古故我來口數語，与之契合，因而石鼓之作遂得斷定在襄公八年，得此端緒，

更于十石作通盤之整理，雖辭多殘缺，然其大作均能圖通無碍，頗自幸立說之不忘。

然最近蒙馬叙倫氏自北平以所著石鼓為秦文公時物，致之抽印本北平圖刊七卷二號及跋郭沫若石鼓文研究之初稿見寄，跋文在萬言以上，主左學正拙說之遺失。蓋馬氏既主文公時說，而又別有襄公雖受岐西之賜，實未嘗有其地之至張，故謂余說為根本不能成立也。

馬說雖與余異，然足以補正余說之瑕甚多。如說車工石之遺字，謂說文遺訓媒遺，乃以連綿字為釋，而非取媒藝之義，媒遺正謂行聲。如訓田車石之秀弓寺射為引弓而待射，謂秀為撈省，即播異文。如讀秦款石之口徒如章為口徒如障，謂章為障省，如障猶言如堵也。凡此諸解均深闢獨到，茲

前人之所未發。其尤令人驚佩者為說吳人石之中國。即秦風駟驥詩之北園。雖所言地望在沂與余異。然于余說實提供一重要之証明。蓋依余說。駟驥詩乃與石鼓詩同時所作者也。二詩語法之多相同。亦正其証。

又如琴、鞞、石之趙。又奔、馬之奔字。依說文訓為兩手盛。余最疑是用為以兩手控勒馬轡之意。馬氏云。許慎所謂兩手盛者。義重在盛。以兩手盛之故。从収。今杭縣以杓於缸中取水曰咬。以兩手盛水亦曰咬。味若梁山。縣方言亦如此。蓋其正字即奔。奔音余六切也。然則不能控勒之義。此真一針見血之談。蓋此語余於前文問世後始得覺察。即小雅四牡之嘽。駱馬。說文戶部別引作嘽。駱馬者也。此語說文兩引。一在口部。嘽字下。與今詩同。趙乃正字。嘽借字。嘽音轉之字。趙嘽均从多聲。今在歌部。嘽

在元部歌元乃陰陽對轉之聲也。得此知異實段為駭。

馬氏於石次亦有更張。除馬薦石殘泐過甚未能確定外。

以臨兩泐泐作原。吾水吳人。孝軟。田車。車工。而師。此石第九第十兩可

云。為次。可云為石次。又增一異說。蓋馬氏既不以余年代說為然。於余所定之次第自不能滿意也。馬說與余說對蹠。甚且可云不能兩立。馬氏既遠道以鴻文馳教。並諄々以不吝往復。俾此物時代竟成定讞。相勸勉。余感其盛意。讀其文又深々有所啓發。爰復不揣謏陋。擇其關係之重要者論陳於次。

二、東遷時岐豐之歸屬

馬氏攷文云。

襄公雖受岐西之賜，實未嘗有其地。史記秦本紀言：賜之岐以西之地，曰：「我無道，侵奪我岐、豐之地，秦能攻逐我，即有其地。」而襄公十二年伐我，而至岐卒矣。此終襄公之世，未得鄆鄆之証。本紀又言：「文公十六年以兵伐我，我敗走，於是文公遂收周餘民有之地。」至岐，岐以東獻之周，蓋至文公十六年始盡得鄆鄆之地。

又跋文云：

史記周本紀曰：「平王立，東遷于維維，避戎寇。」竹書紀年曰：「平王元年，王東徙洛邑，晉侯會衛侯、鄭伯、秦伯以師从王入于成周，蓋平王出於申，而杀幽王者，申侯与西戎大我也。」立平王者，亦申侯与魯侯許男、鄭子也。此據竹書紀

年，史記周本紀曰：於是諸侯乃即申侯而共立故幽王太子宜臼，是為平王。然則當時諸侯於西戎大戎，但圍之不使復東而已。蓋力既不足以制我，而又有申侯平王於其間，寧無投鼠之忌？故周本紀曰：虜彊如，盡取周賂而去，不言諸侯伐我，我敗走也。秦本紀所謂襄公將兵救周，戰甚力，有功，及史記衛世家所謂：武公將兵佐周，平戎，甚有功者，皆言乎其禦我不使復東而已。即秦本紀：我無道，侵我岐、豐之地，秦能攻逐我，即有其地之語，尤可証也。蓋此平王賜秦襄公以岐西之地之命辭也。賜秦晉以郿岐之田，竹書紀年記在平王二年，此為岐豐未復之明証，故襄公十二年伐我至岐而卒於師矣。

案漢書地理志
襄公時幽王為犬
戎所敗平王東遷
辭也襄公將兵
救周有功賜
受鄭鄆之地列
為諸侯此即
作序實義解
者

今案馬氏所引竹書紀年乃今傳世之偽本其書乃捭拾
舊聞杜撰年月而成不足為論史之資王國維有今本竹書
紀年疏證辨之甚詳今不復論列唯馬氏岐豈未復之說所
引史記諸文似若確證然惜氏所引証實包含有取舍與解
釋之自由耳一秦能攻逐我即有其地之命辭本可兩解而
馬氏解為虛擬辭作為秦如能攻逐我即有其地於序實義
未遑領二史記既明言襄公以兵送周平王如我未退襄公
究取何道由汧而洛復由洛而西歸三襄公八年至十二年
相隔四載至文公十六年又相隔廿載我據宗周如有廿年
之久此是何等重大事何以史籍均無明文四史既無明徵
則襄公十二年伐戎與文公十六年伐戎馬氏何以知其必
非同類事之反复而為同一事之延長且我之退却周本紀

國已有明文矣。

此王以龍石父為卿用事。又廢申后去太子也。申侯怒，與繒西戎攻幽王。幽王與幸嬖大徵兵，兵莫至，遂殺幽王驪山下，虜褒姒，盡取周賂而去。

此國事理之所必然，蓋我乃游牧人種，其受申侯之誘而侵陵周京，志在牛馬貨財，而非人民土地，故盡得周賂即可以去。我既去矣，不必更待諸侯圍之，不使復來。諸侯勤王必出於申侯之召，申侯志既得逞，兼得有肅清君側之名，諸侯之師前則生觀成敗，後則將毋未遑，亦在貪天之功，圖博國家之命賞而已。然而宗周之破殘已不可問，原我之來去每如潮汐，來則捲地而來，去亦捲地而去，我既盡得周賂而去矣，其破壞性自不必僅此。此詩人所以有故宮禾黍之悲者也。

庚申喪敵後之圖。平王既無恢復舊京之力，復不能保障我
之不復來，故委棄其殘破之宗社于秦人如敝屣，竟倉黃而
東。秦人既得岐壺之地，收拾非一朝一夕之力，不可遽居，且
時有我患，故襄公十二年有伐我之役，文公十六年又有伐
我之役耳。綜攷史文，參酌情理，當時事實有如此者，馬氏之
說不必然也。

三、西時地望及西垂之解釋

馬氏跋文云：

襄公所立西時，不在岐壺之境……極秦本紀但言乃用
駟駒、黃牛、羝、羊各三，祠上帝西時，不言西時之地。封禪書
曰：秦襄公攻戎救周，始列為諸侯。秦襄公既侯，居西垂，自

以為至少皞之神作西時。祠白帝其牲用騂駒黃牛羝羊各一云。其後十六年秦文公東獵所謂之閒卜居之而吉。文公夢黃虵自天下屬地其口止於廊下。文公問史敦敦曰此上帝之徵君其祠之。於是作廊時用三牲郊祭白帝焉。自未廊時也而雍旁故有吳陽武時雍東有好時據此可知襄公之西時不在雍而在西垂。封禪書正義曰西垂漢隴西郡西縣也今在秦州上邽縣西南九十里也其距雍遠矣。

案此西時之地望如果在西縣確亦為余說之致命傷然而此亦出于解釋之誤也。西垂乃言西陲並非地名。故秦本紀言中潁在西戎保西垂又昔我先酈山之女為我胥軒妻

生中涌，以親故歸周保西垂。西垂以其依和睦。又秦仲立二十
 三年死於我，有子五人，其長者曰莊公。周宣王乃召莊公昆
 弟五人，與兵七千人，使伐西戎，破之。於是復予秦仲後及其
 先大駱地，大丘并有之，為西垂大夫。所謂西垂均西方邊陲
 之意，其地包含有大駱地之趙城。此城疑當在泚水流域，或
 即臨泚，舊于河東晉城求
之，不取大丘，大丘即槐里。馬氏攷文云：「水經注：渭水自雍來，
 東逕槐里故城南。」漢書地理志：雍及槐里並屬右扶風。左僖
 十三年傳正義：雍臨渭，則槐里亦臨渭而在雍東是也。據此
 足知西垂並非西縣。漢志隴西郡西縣下亦未注言即秦西
 垂也。以西垂為地名，並以為西縣者，始於括地志。秦本紀正
 義於為西垂大夫下引括地志云：「秦州上邽縣西南九十里，
 漢隴西郡西縣是也。」西縣西字
 原奪，今補。張守節未深加攷核，乃於封

禪書注中復襲其說，不知不足據也。

西垂既非西縣，則西時自不得在西縣。秦本紀索隱云：「襄公始列爲諸侯，自以居西垂，西垂縣名，故作西時祠白帝。」時字均誤爲正亦襲括地志而誤。攷西時取名之意，封禪書文已自明白，自以爲主少皞之神，作西時祠白帝，西与少皞白帝相應，乃西方之西，非西縣之西也。且封禪書西垂与西縣兩出，其言秦并天下以後，令祠官所常奉天地名山大川鬼神之序，有云：「西亦有數十祠者，卽是西縣，而西時雖時則序于秦雍諸時後，是已明示西時在雍而不在西矣。是則括地志謂西時在三時原上，在渭北雍南，馬氏以爲誤者，其寔並不誤也。同一括地志，說亦有誤有不誤，孟子有盡信書不如無書之嘆者，蓋以此。」

四、而師石之再檢討

而師石殘字，今據各種古本所能確知者僅後十行，余初謂就文勢觀之，其前當尚有一二行，其勢方備。故余權恢復之為十一行。近閱吳廣需石鼓文攷証已有此說，吳云：

以大張全拓細索之，而字前一行似尚有偏旁殘畫，但不辨何字耳。然則此鼓當是十一行無疑。而字已列在二行，余親驗石本如此。

唯吳氏行作七字，與余異。然行作六字亦非余之創見，羅振玉石鼓文攷釋已著先鞭。今將韻讀畧加改正，重錄如次：

□ □ □ □ □ □ □

□ □ □ □ □ 而師

而字今石尚存一部分。

弓矢孔庶。△(魚部)□□

□□□□△(目部)左

驂□□△活是戴。

□□□□△不具舊。

復□具肝來。△

□□其寫小大具

□□來樂天子

□來嗣王始□

吉我來□。△(支部)

活字存一部分是戴二字全。

具字全下半字亦如故。

來字全。

天子二字全。

嗣字尚存同下之口。

吉字尚存一部分。

馬氏以余此讀為非，謂此石當每行七字，今皆六字，則每行上奪一字。且以七字一行讀之，則自首行至第四行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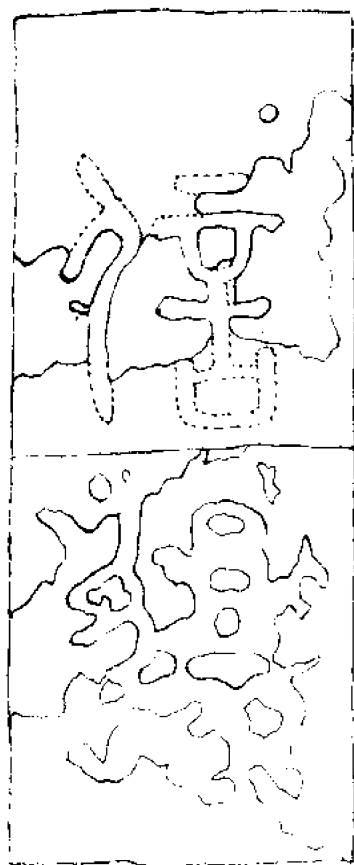
讀馬若近出，石鼓文疏說，所附此石復原圖仍主持行七字之見解，唯字之地位更有更易。最可注意者為末行古字頂格，蓋得於余再添一字必將上頂之說難而更易之。然此實未深考。考甲青重及顧硯古我來末字分明與其寫其字相異，今馬君所復原者乃使相關一格，未免不顧實證。今石古字殘更與「天子」等字之間亦僅能容三字，行七字之說終屬不能成立。

通止文為□□□□而師□弓矢孔庶□□□□乙乙
凡未可定其左驂□□右□滔正各四字為句亦可
 証知前無所奪而第七行□□□其寫尖具第八行來□□
 □樂天子第九行來來來嗣王□第十行□古我來倫意
 當以□□其寫為句塞車章四馬其寫可証也尖具來讀為
 小大具來其下或或以□□□重文不能定其為句樂
 天子來為句□□嗣王為句□□位者如此(原注)為句樂
 或以□□樂為句天子來□為句□□嗣王為句□□
 為句□古我來為句則句讀之可齊也如此。
 今案此說大有未諦，依今石所存文字地位測算之，每行
 只能容六字，末行古字之殘畫已在石緣直下，行首再添一
 字必將上頂通現十石無於頂上刻字之例也。更極十鼓高

中權本中即所謂乙左二字間無剪貼痕，顧視亦緊接，馬氏於二字間置一□，非也。呂左既連文，知呂必斷句，依馬氏讀法，庶呂活具具字斷句，氏雖未言，但依其讀法，知必如是。不能成韻，舊傳□復□具肝來□九字，尤百思不能得其謨，馬氏文中未言，蓋亦難乎其言也。

唯驂驂二字間細案中權本有剪貼痕，確當空一格，以左驂□活，是戴為文，驂字右旁尚有殘畫，可釋，並非右字。但既言左驂，依石文慣例，必言右驂，用知弓矢孔庶下七格當是右驂□□□□□呂，與下七格相對為文。因而庶字必為韻脚，乃重部字，而而師行前，無論如何，必尚缺一行，文勢方備。之魚二部本可通韻，則師庶均韻脚，亦有可能，特無從斷言耳。又復二字間亦有剪貼痕，而復具之間亦有如二者

之間均當空一格，則本行即成七字，似可為馬說之一助。然余於復字上之剪痕有說。復上一殘文，薛尚功本作復，此因不信，細察當是信字之殘，因字在行端，剪貼者囿于薛本，誤疑字上石花為殘畫，遂存上而剪下，致使二字緊接也。



行端既無容缺字地位，則為氏所提出之疑難，完全不成問題。末二句，嗣王始口，古我末口之讀無可易也。始字良缺左旁，然此必為台聲之字，凡台聲之字均可讀為始也。且案

情度勢，非始莫屬。曲礼云：踐阼臨祭祀……外事曰嗣王某，此既曰嗣王，自必為始。古我來句，馬氏謂末字當要何字，於義方協，以事言之，當是送字，然徵之古代詩歌，似少如此辭例。然余訂此石之韻為之部，則凡之部字如翼、備、飭、力，茲思式止等字均可用，或与之部相近之出部、魚部字亦可用，唯如射、覆而無底，故無法決定，特非送字，則可斷言耳。

五、汧水之深淺與廊之地望

以上由馬氏所提出之三難，即襄公時未有岐雍，西時本在西縣，而師石每行當有七字之說，在余視之，均屬不能成立，故余襄公時說並未動搖。襄公時說既未動搖，文公時說自愈失其可能性。文公時說之所以發生，即因石文屢見汧

名，又盛言狩獵，與史記文公東獵於所謂之會之記衆相彷彿，故諸家卽以此爲其出蔭點而多方以求其比附。然此出蔭點已不堅確，因狩獵之事代々可有，不必限于文公，而所謂之會與石文所詠沂之地望並不相合。沂，石言滿，硤有小魚，雨而石言涉馬口流，沂，國洎々，水可涉馬，並可履石而渡，所言均係沂源風物。所謂之會，其水已深，斷無此事。且石文口口自廟徒馭湯々，自舟以行，繫在涉馬之次，可知乃沿沂而下，並非遡沂而上。余曩以此爲文公時說之最大障礙。馬氏跋文對此亦有反駁，其說云：

檢羅曰璧沂陽縣志曰：大石門在縣南里許，雙峽對峙，沂水奔流至此，鎖束水勢，頓殺，此沂水下流和緩之証。且甲水入會於乙水處，亦往々勢殺。

案此水勢緩急之說與水量之深淺恰成反比，蓋同一水流，水淺則勢急，水深則勢緩，此乃物理之常然。泝水下流，勢緩正其水深之証，故石文亦有佳舟以衍及，極深以□之語。此固斷乎不能涉馬也。漢字馬氏誤為漸，故此特為除去。

廂字，馬氏攷文中從王國維說，認為雍，跋文中已改從余。从邑虜聲之說，謂似較當，然又以余蒲谷鄉之說為非，謂以音証之，以地證之，蓋即鄙之古字。其音說云：

廂字，郭君謂从邑虜聲，說文：廂，廂也，从广虜聲，讀若齒。廂，廂為轉注字，廂从無得聲，故音在微紐。案以羅馬字表之為四。為鼻音帶音次濁唇齒音，而从無得聲之字入曉紐。羅馬字如恆字是也。廂从廂得聲。案此句說文有異，馬別有說。廂廂一字，从田虎聲，虎音亦曉紐也。廂音轉入來紐也。為鼻音加摩擦

次濁舌尖前音，古讀來紐歸娘ⁿ，娘亦鼻音帶音，次濁音又舌尖前音也。古凡發音方法同者可以轉注，故廔廔得轉注。郢者，說文曰：「右扶風縣，以邑眉聲，眉音亦在微紐^w，則廔之為郢猶廔之為廔也。廔蓋是郢之轉注異文。」

案此幾經轉折，而最後之結論仍不能不出以蓋然之辭。馬氏蓋不願強人以必信也。驗諸事理，微曉相轉^{ㄅ↗ㄆ}，易來娘相轉^{ㄌ↗ㄋ}亦易，而微曉與來娘之相轉^{ㄌ↗ㄋ}則至難。今曰微卽是來^{ㄌ↗ㄋ}，如何其能徵信耶？攷古字之得音，有以疊韻為樞，有以雙聲為紐者，此二原則不能混為一如。廔从虎聲，乃取疊韻，不能強以紐說之。許以廔訓廔亦取其疊韻，廔不必卽是廔，廔維是廔，此乃事物之一致，安能據証廔之必為郢耶？

音說既如此難信，地理更不言可知，蓋石文以舟行擊於
涉為之下，明是由淺而深，則「□□自廩」乃出荻点，自非於所
源求之不可，余至今猶深信其為蒲谷之蒲，無法以易也。

六、餘論

此外臨兩石，舫舟「田」字舊多釋西，余以與吳人石
觀面觀北之「田」者迥異，改釋為肉，謂當讀為息，處之息。馬
氏謂不然，以甲骨文有作「田」者為証，云「田」之與「田」一畫之異，
象形之文不爭此也。且今言息處者古言倉卒，字本有趣，古
書多言倉卒造次，無言息者，以「田」為肉而讀為息，殆未可也。
至於同器異文本不為異，如勇字从力而本章「流」通「作」
通，下文「□□自廩」廩字所以之力仍作「力」，正其例証。

案此甲骨文田字，其原片見殷虛書契後編，上二今轉揭之於次：



已未卜 丁巳卜其
其剛 貞于河
羊十 牢沈
于田 倭
南

羅振玉因田字与南字相連，遂釋為西，並舉為祀五方帝天例。實則此即說文訓為鬼頭之田字，以下辭素于河，河例之，知是地名。辭与貞于田，東漢前一二五同例，並非西字也。羅書尚收有作田者二例，原片前編四·三辭殘，義不明，所據乃周子鼎國名田方舊釋西方也。實則當是田字，說文訓為頭會咍蓋者，舊釋無據，不足據。陳伯九函有田字，羅氏集古通文已釋為田，甚是。恩遠即倉卒造次，良如馬氏所言。然造次可省言造，玉藻

二字實作𠂔。
 為滂字。
 馬若石數文疏記以
 為分明。以𠂔從甫，
 不可證。實則即沿
 舊誤。右旁亦當
 為單件象形之文，
 不能言其旁从也。



造受命於君前則書于勞。廣雅釋詁：造，粹也。粹亦即倉卒之
 促音。而倉卒又可為趨字。說文：趨，倉卒也。惠處亦可促為遽
 字。說文：遽，稱勿勿。凡此均因語勢有緩急使然。何獨於息而
 未可耶？息粹遽趨均一聲之轉。疊言之則為息，為草，音
 變而為倉卒，為造次，為惠處，為征，然詩乃四言，用疊言則
 為字數所限，用粹造趨遽諸字則音不和諧。特選一𠂔字而
 成，方得句速，句音調瓊鏘而辭意暢達，正見詩人用字之巧。
 馬氏以為未可，余誠不知其何以來可也。









𠂔字亦非湧字。此字右旁与𠂔𠂔石，又𠂔又𠂔字相同。𠂔
 即說文𠂔之重文。𠂔字，𠂔乃滂字也。此𠂔母殷有旁字作用，
 与此形近。說文𠂔之重文有古文𠂔，又有籀文𠂔，旁之
 異作頗多。其𠂔諸文蓋即𠂔之譌變耳。



案詩無是熾是昌句馬氏引文或是俾爾熾而昌之誤。

吳人石首四句，吳人慈惠，翰夕敬口，觀西觀北，勿窳勿伴。
伴字舊多釋伐，余以字形及與亞北等之部字為韻証之，改
釋為代。今案張燕昌據天一閣本亦釋為代。又讀勿為忽，讀窳為特。案其詩意
乃秦公將祠於時，虞人敬戒。敬下所缺一字疑即是戒，戒亦之部字。不忍慎於
選牲，故時而跑東，時而跑西，忽焉特此，忽焉代彼，即駟驂詩
奉時辰牡，辰牡孔碩之意。

馬氏亦以余釋為不然，仍從舊釋伴為伐，而勿作如字，謂
勿窳勿伐，謂勿告于祖禰，不伐人也。窳為褻之借字，禮經褻
或作告，或作造，而周禮太祝注，故書造為窳，有明證也。戈字
作𠄎，左而師章亦有是証，如是𠄎口口是戴，與詩之是熾是
昌者辭例相同，則所从之𠄎亦即戈。趙尊錫趨，𠄎衣，吳大澂
釋為織衣，而𠄎字與甲文之或或相同，而甲文亦或作𠄎也。

戈字甲文作，亦或作，皆其例証。

今案馬氏此辨，其據亦正單薄。而師石新字，是否熾字未敢斷言，依余讀乃之部字，說熾亦近是。然其字蓋从弋聲之字也。趨尊戠字本作，因一筆稍泐，吳氏摹奪，即非奪泐，亦与弋字有異。其它戠衣字之見於彝銘者，如豆閼戠作，免簠作，又格伯，有人名戠武者，其字作，若，均不从作。又馬氏所引諸甲文，乃據商承祚殷虛文字類編所集錄，雖其字均不足為馬說之証，且適得其反。欲辨字，事當从戈字說起。

古戈橫置，內縛於柶，內上每有孔，乃備加鏤以固縛，柶下則蒙以鐔。故金文戈字作，此師金文，其甲骨文作。三、一、堅畫為柶，柶上之橫畫為戈，柶与戈之間有短枝斜出。

者，內上固秘之鑿也。契文多無此旁枝，乃因戈之尤古者不加鑿也。秘下之一短畫斜或橫者則鑄也。凡契文金文从戈之字無數，均如此。知此則知契文戠之作，或之作，或之作，其所以形，僅無內端之鑿而已，非一字也。一乃省去主要之戈，而僅存其秘及秘上之鑿，與秘下之鑄，此戈字也。金文必字正以此作，如常見之戈，琿或𠄎必形沙一語，無重鼎作心，𠄎盤作心，休盤作心，師毀𠄎作心，均是。此諸必字均即用為秘。說文謂必从弋聲，則弋字必之最古字也。弋字省去戈象，則所存之一字自當為秘矣。其用為木杙或畢椎字者乃後來之變遷，義變音亦隨之而變矣。

弋字既明，則弋字自是代字，而𠄎字亦不是。得熾契文金文伐字戈字及从戈之字至多，均不如是作，即在鼓文，从戈之

字有或、有械、有猷、有戎，均不如是作。馬氏乃舉字誤未明之，
郭字以証伴之為伐，是不獨孤証單行，且直以疑証信矣。

勿、竈、勿、代、与、觀、西、觀、北、辭例相同，故勿必讀為忽，方符文
理。載西、載北，猶言時西時東，文因顧韻，故用北字。此載西、載
北，忽惜忽代之主格為吳人，並非某公將有事于西北也。又
与此二句語法相同者，靈雨石尚有一例，即「勿□□止，其奔
其敵□□其事之勿□□止，此必為「勿□□勿止」無疑。特与止
對文之字，未敢意必。余前文以此三句為叙秦襄公攻戎救
周之事，在由金柝之關係以論之，自不能不如此。馬氏亦甚
以為不然，謂「使鼓辭為紀功之作，必明次其事，而以車徒之
盛、殺伐之勤彰之」。今極鼓辭雖有殘缺，而稱弓矢車旂徒
馬之盛，則多有其証，而無一字及戎夷之暴、王室之危，豈皆

在所殘缺中邪？此難誠至當，余初亦願以此為不足。唯「車徒之盛」既備，則所差僅「殺伐之勤」，然所謂「攻我救周」之事，實是戎去以後，而襄公及諸侯之師出而湊々熱鬧為平王送行，並無所謂「殺伐之勤」可言。詩人亦尚存良心，僅能以二三語敷衍了事，此不當嫌其少，正當慶其少，因詩與事實正相印証也。然亦不能斷言必更無一二語在所殘缺中，即如此「勿」，「勿」止其奔其敵，「口口」其事，數語止有擒獲拘捕之義，設「勿」下所缺一字而為「擒」，如國語魯語「擒止晏萊」之例，則與奔敵字相呼應，万事可不成問題，而獨遇此重要一字適缺，又不能如楊慎輩任意妄補，韓愈石鼓詩有云「嗟余好古生苦晚，蓋先得我心之所同然矣」。

田車石、宮車其寫、及麥秋石、四馬其寫之寫字，余均讀為

鴻，謂車馬之奔馳如流水。馬氏謂皆當讀本字，說文曰：寫，置物也。……決非流鴻之義。余以為仍以改从余說為是。蓋古人以車獵，不以騎射。一國之君侯，更不便徒搏。故宮有桑獵方壺，其獵圖繪貴者，輕車四馬奔馳逐獸，乃余說之鉄証也。此事雖微，亦與時代有關，蓋寫如果為置為却，則石鼓或將被認為漢以後物，遑論秦之裏文矣。

此外馬說與余異者尚多有，因無關宏旨，不復贅述。

本文增圖

- 一、明錫山安氏舊藏後勁本即寫真本而師石三枚
- 二、同中權本即坊間之本同石三枚以此石而書中權本優于後勁本

附圖一甲

(約當原大 $\frac{9}{10}$ 下同)



附圖

增圖一乙



州圖一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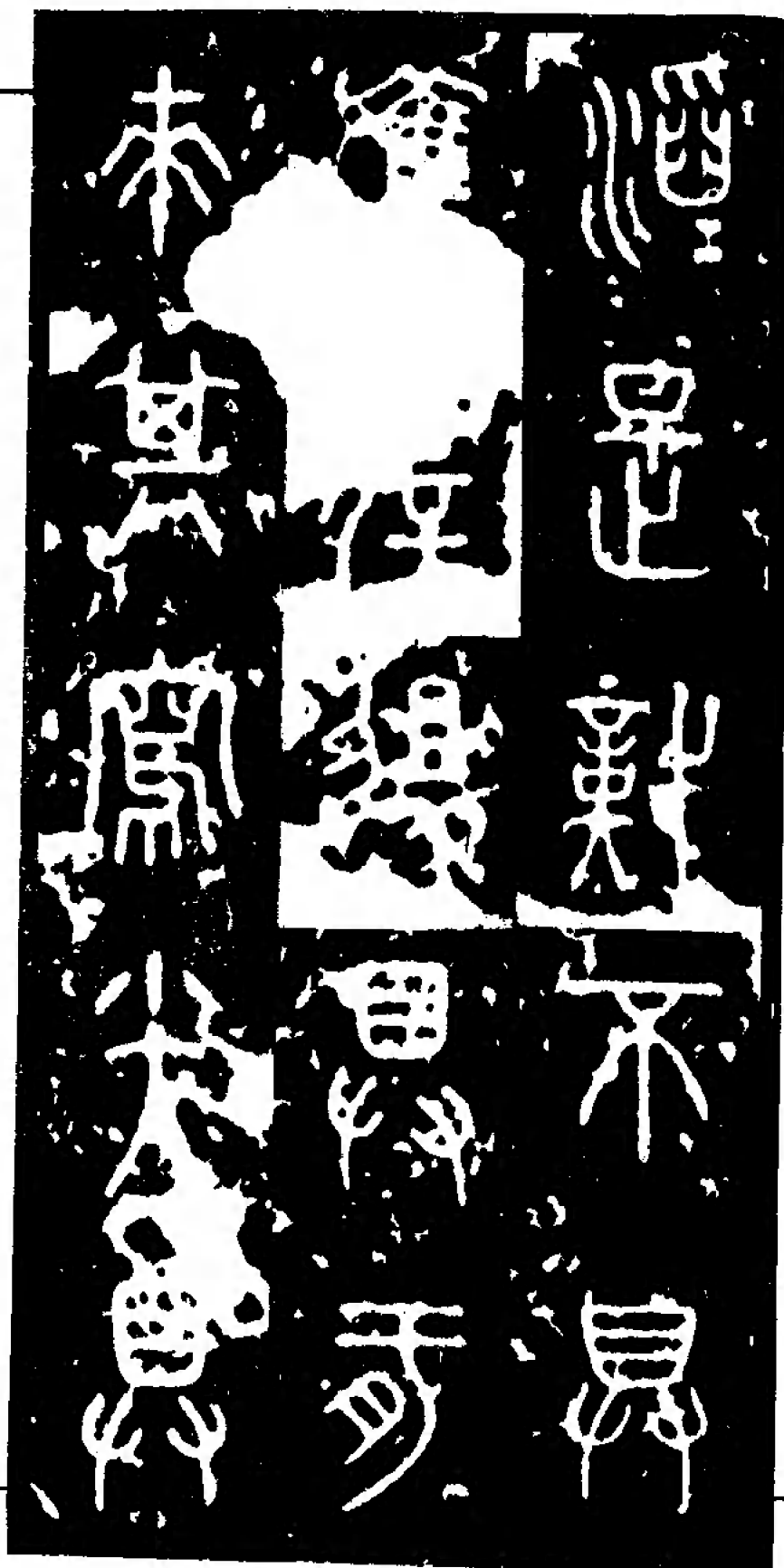


增圖二、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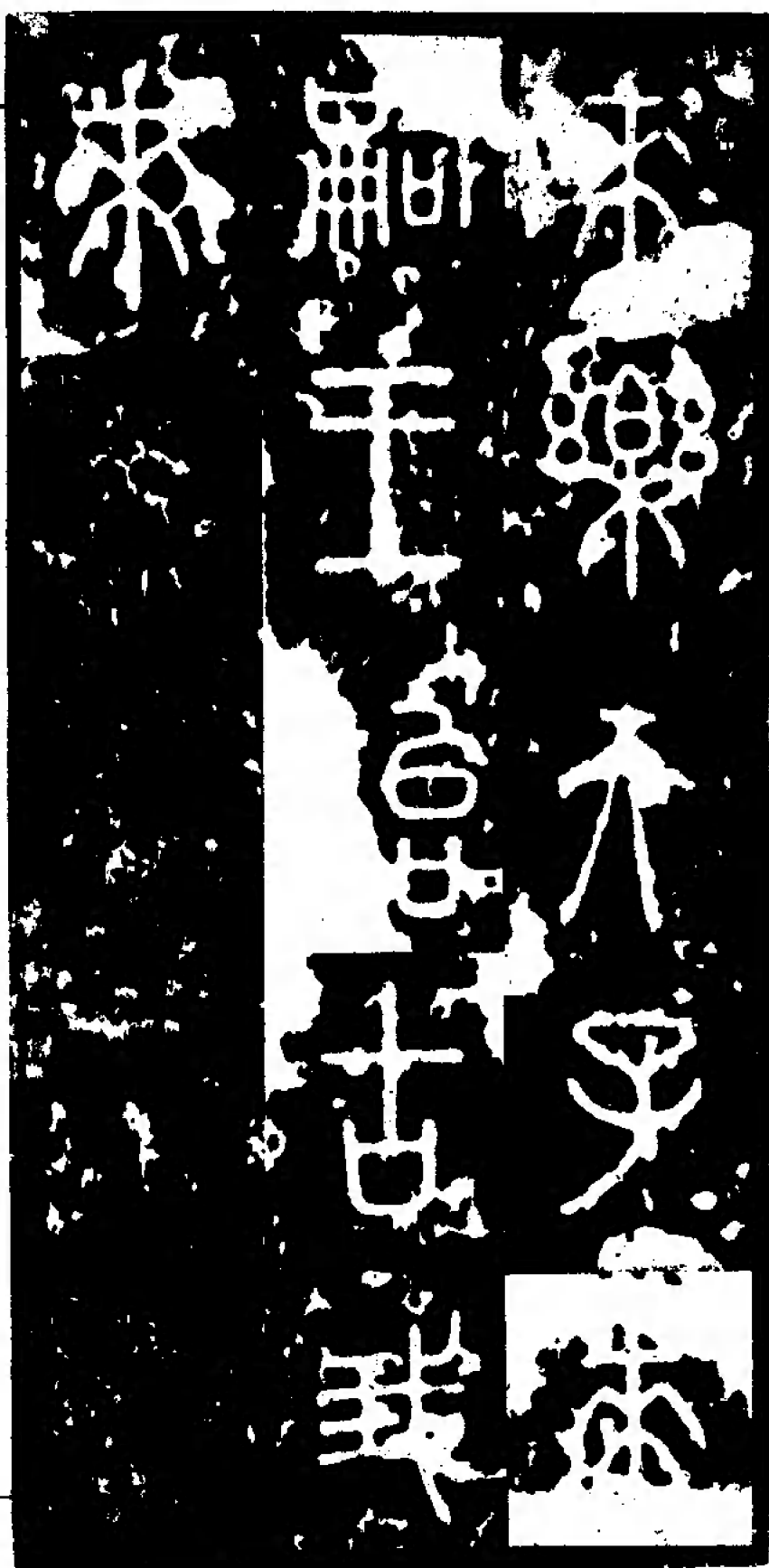
(約當原大 $\frac{3}{4}$ ，下同)



增圖二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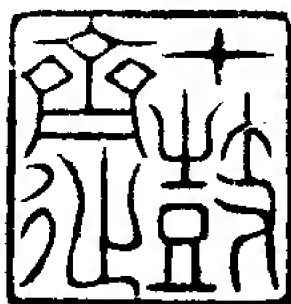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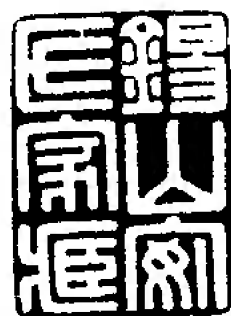
增圖二、丙



先鋒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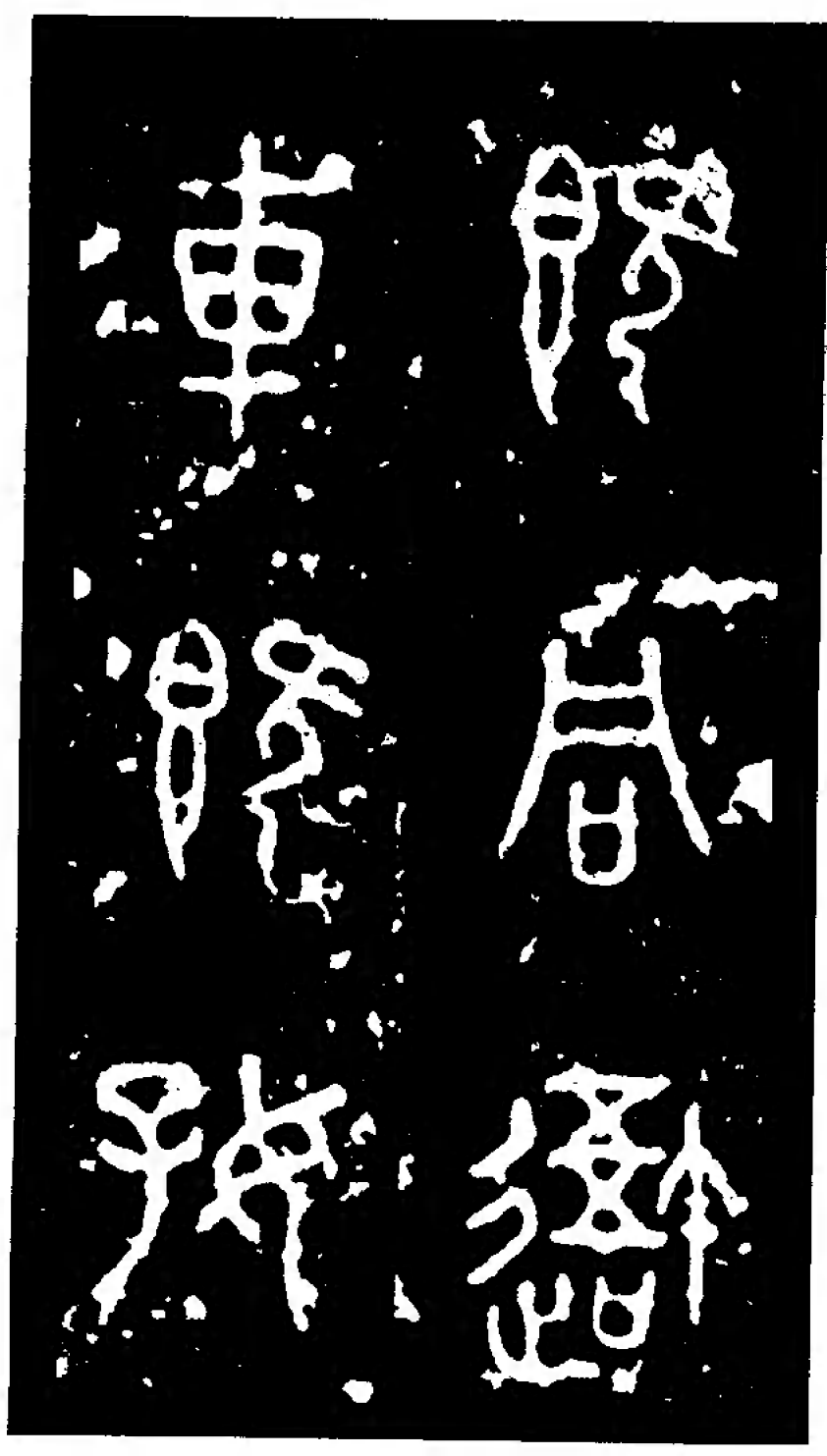
周石鼓文上冊

十鼓齋
夷一本



中鼓 原清同





寧重不閑勿死朱墨桂坡詩



先鋒本

二



先鋒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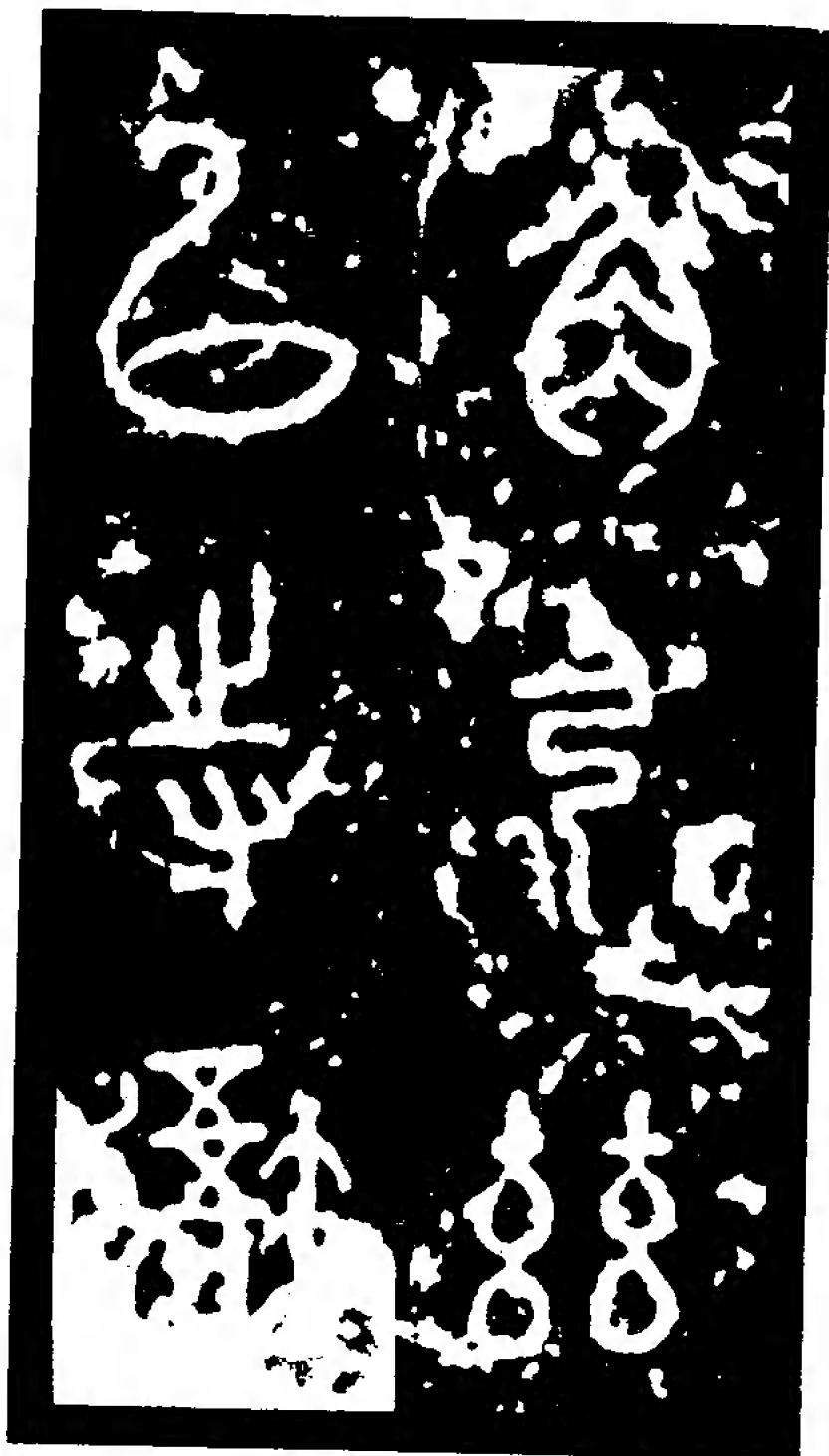
三

果下昭輝堂方刀朱見
 國
 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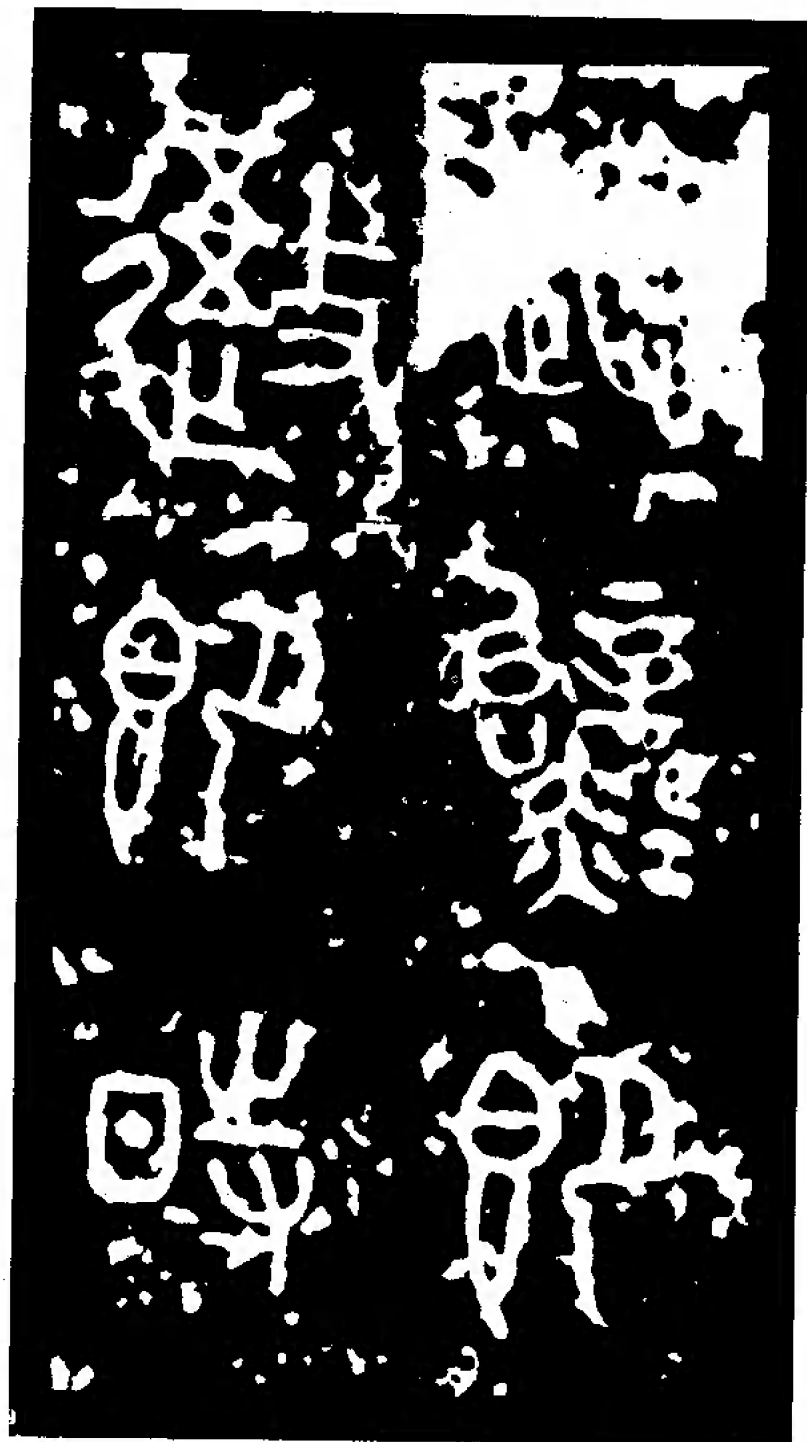
先鋒本

四





先鋒本



五



先鋒本

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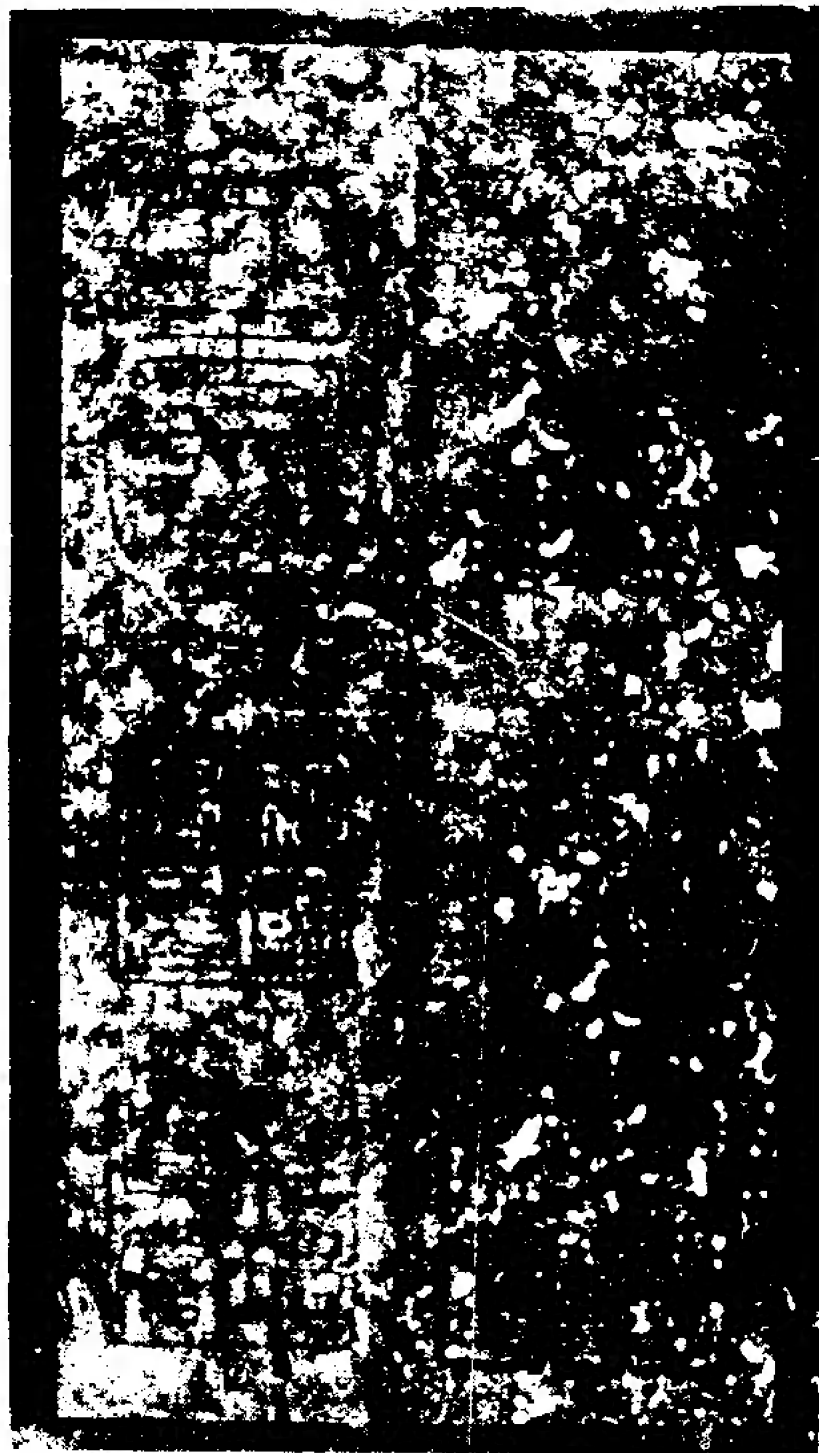


先鋒本

七

此鼓全重文不計其卯十卯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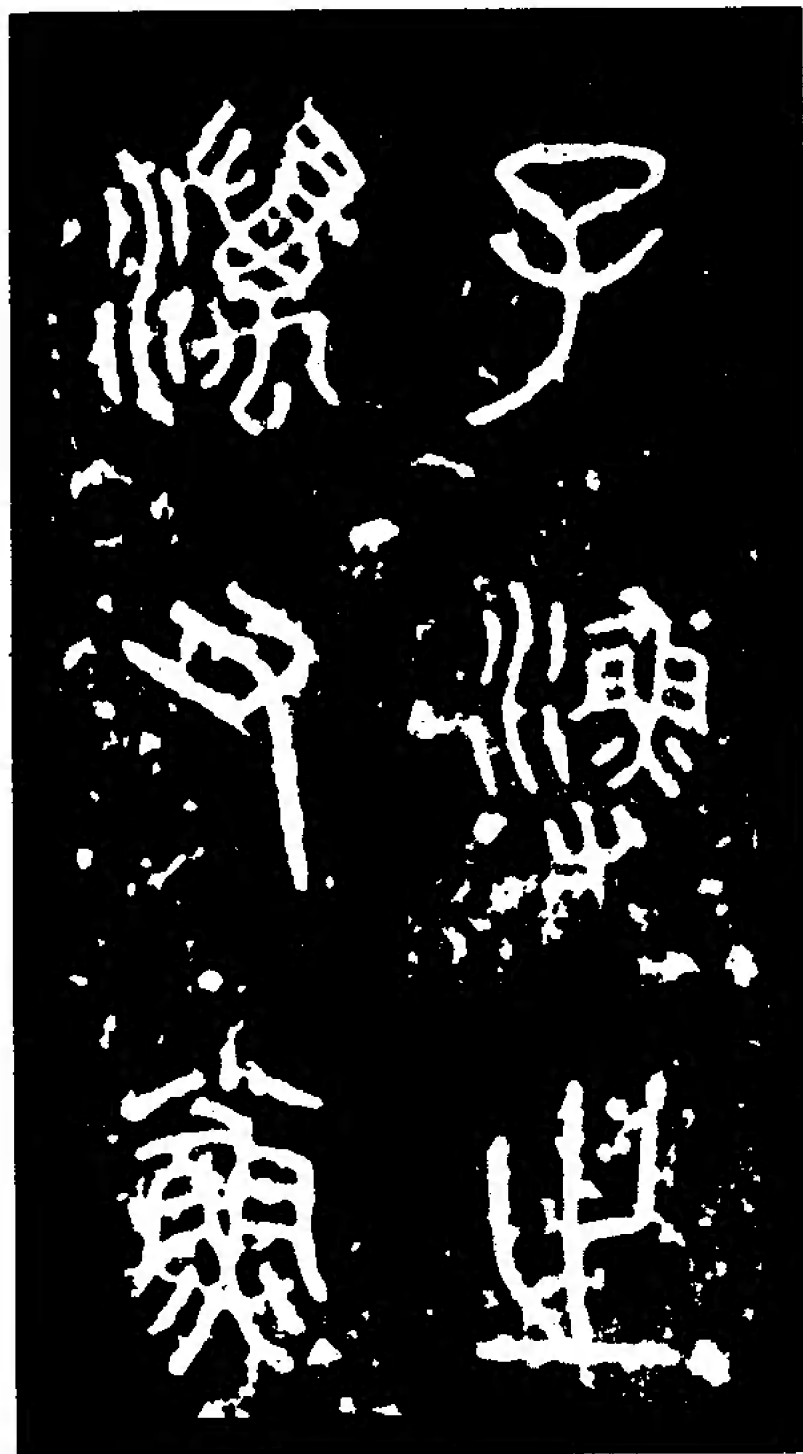
乙 鼓 原 漢 己



先鋒本



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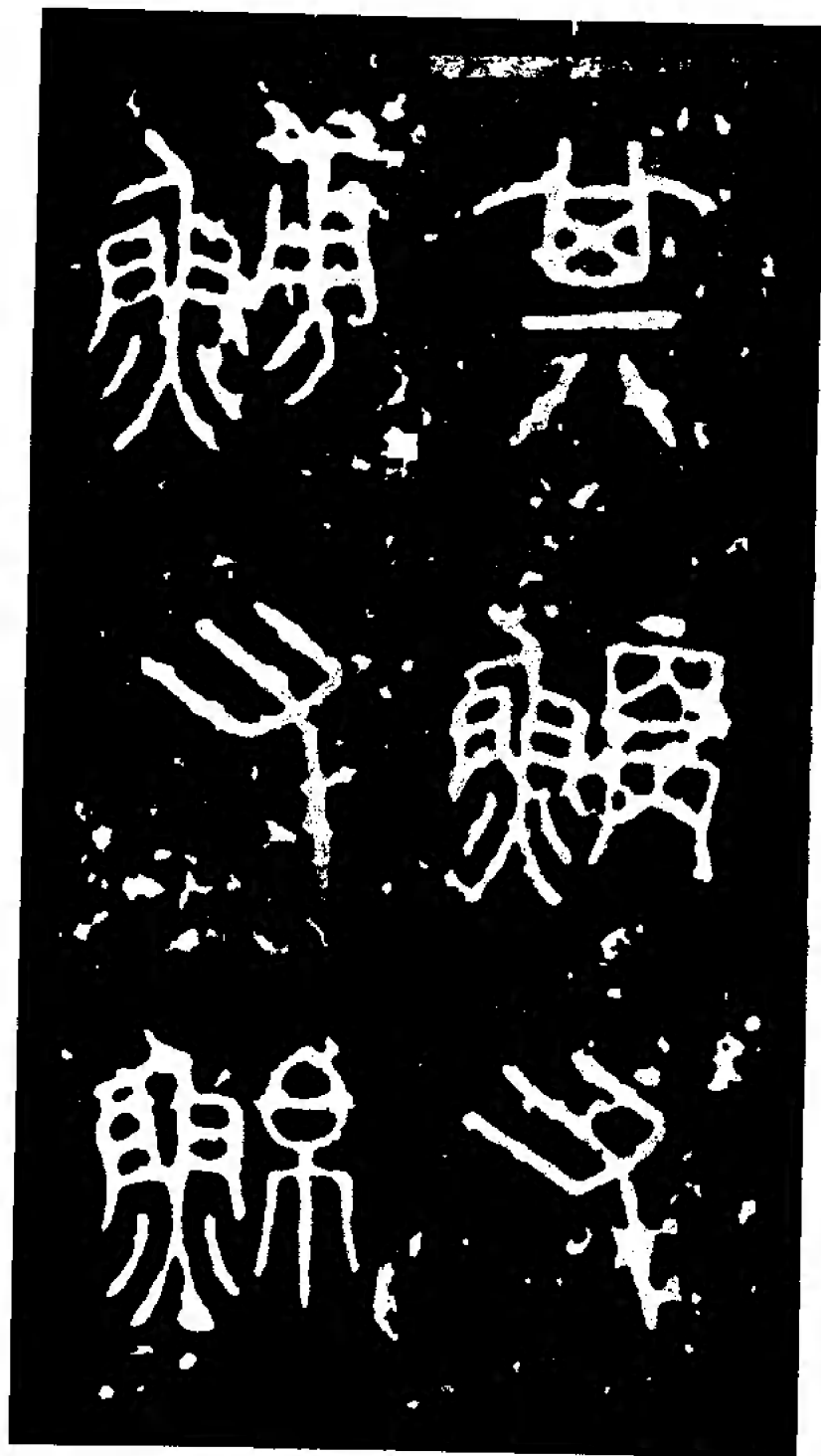


先鋒本

九



先鋒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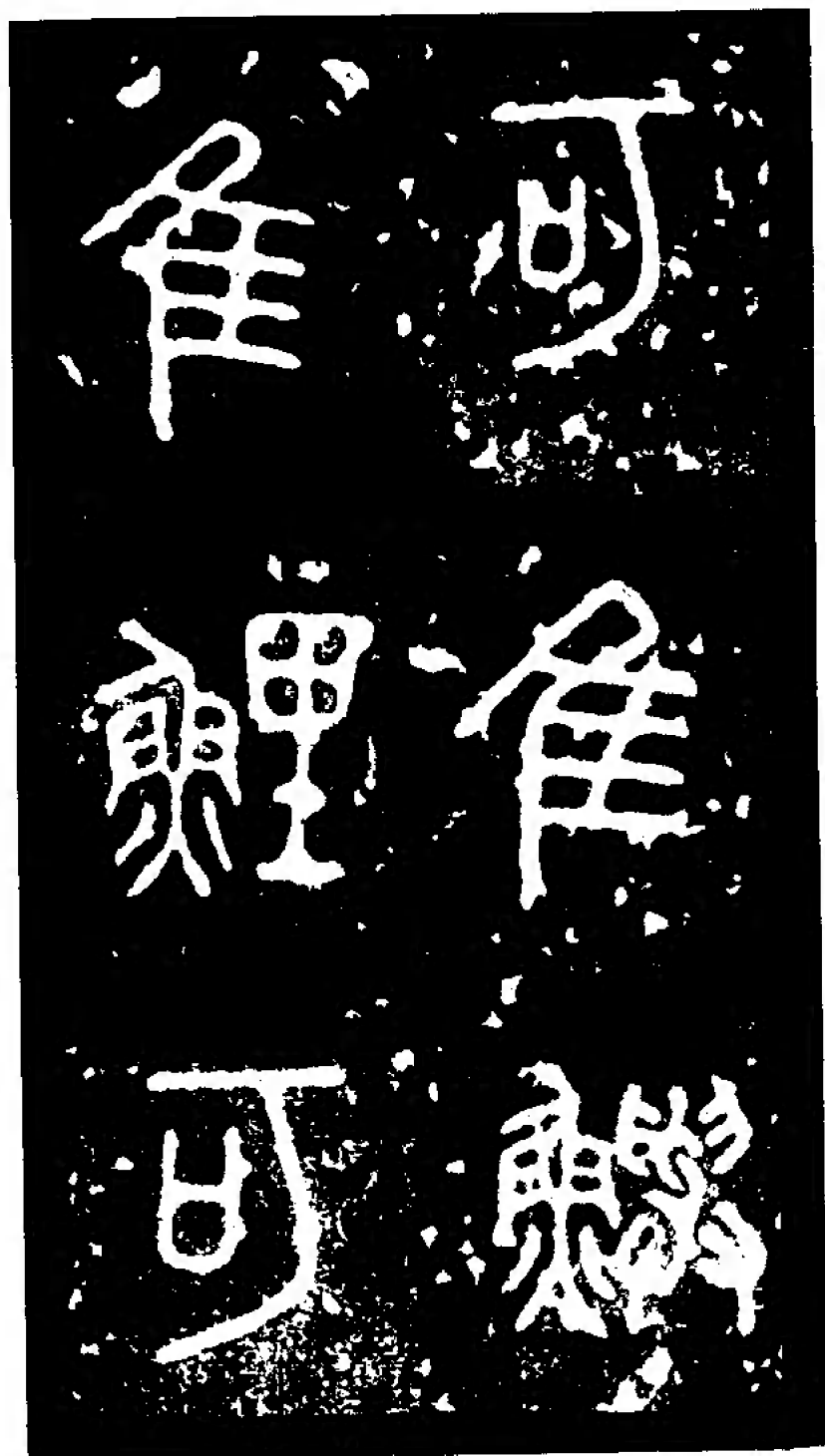
一。



先鋒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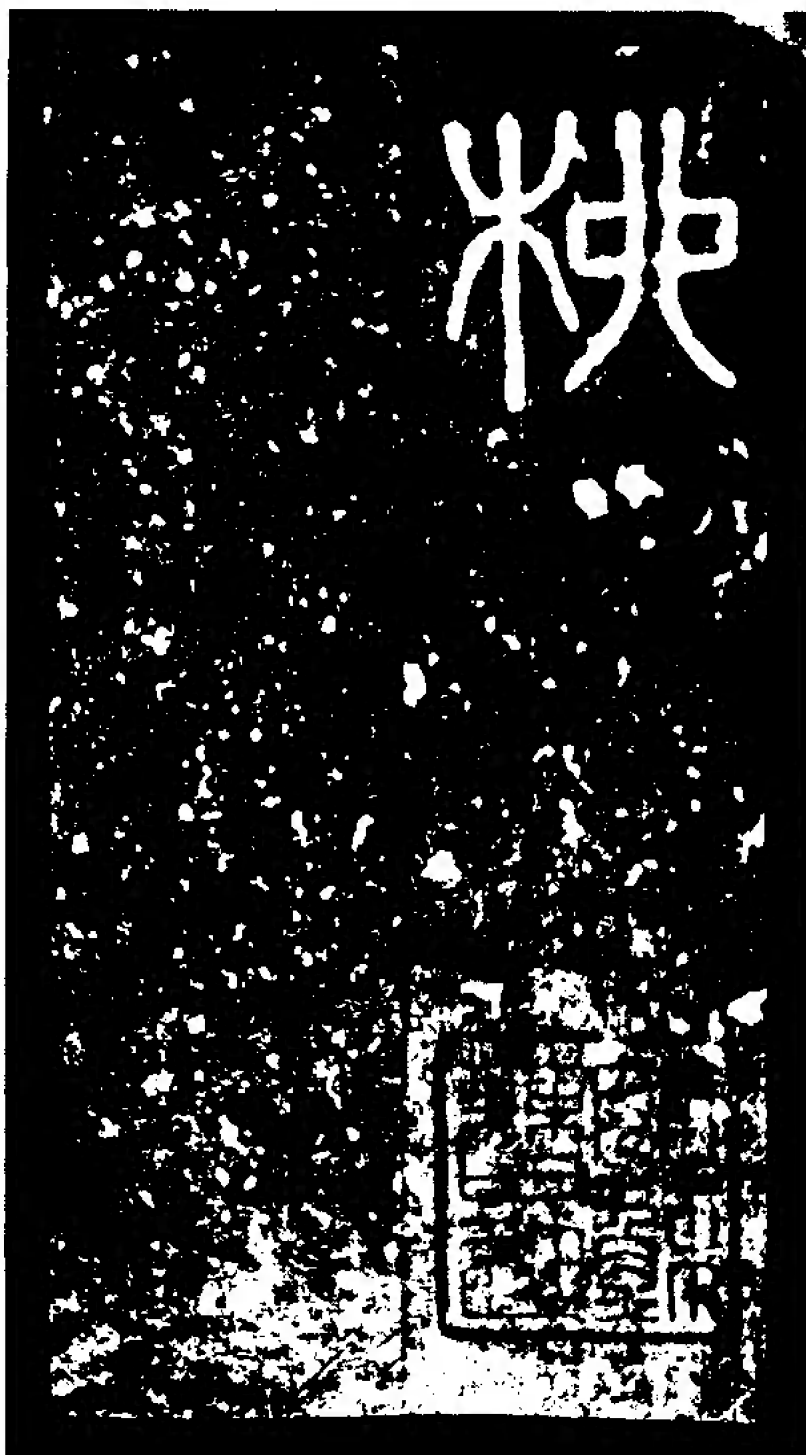
其
與
角
其
與
角

二



先鋒本







此書全用古文不計其字一印



先鋒本

一三

丙 鼓 原 个





先鋒本



先鋒本



一五



先鋒本

一六





先鋒本



一七





先鋒本

一八





此書重刊不計其年十七年



先鋒本

一九

个
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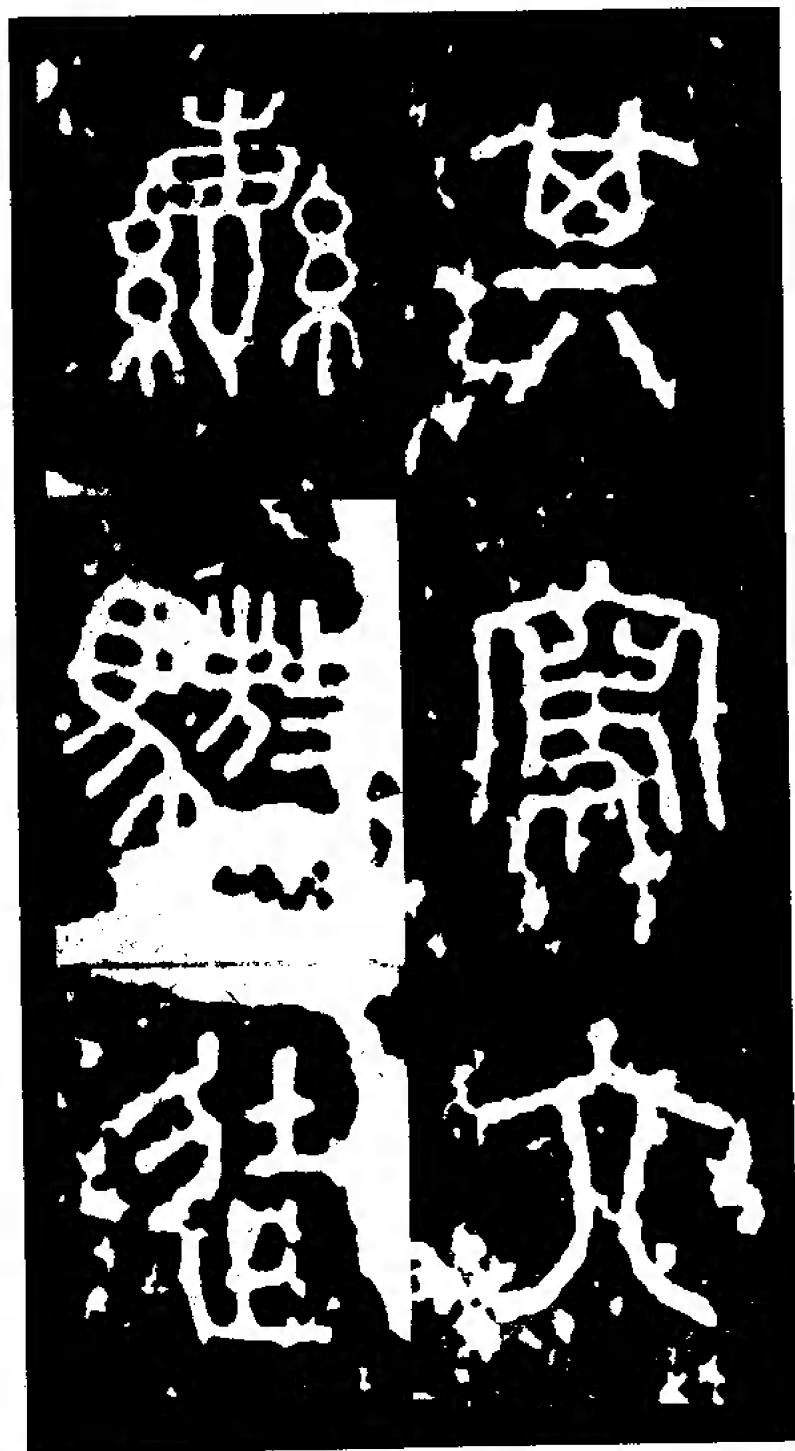
原
三
戊



先鋒本

二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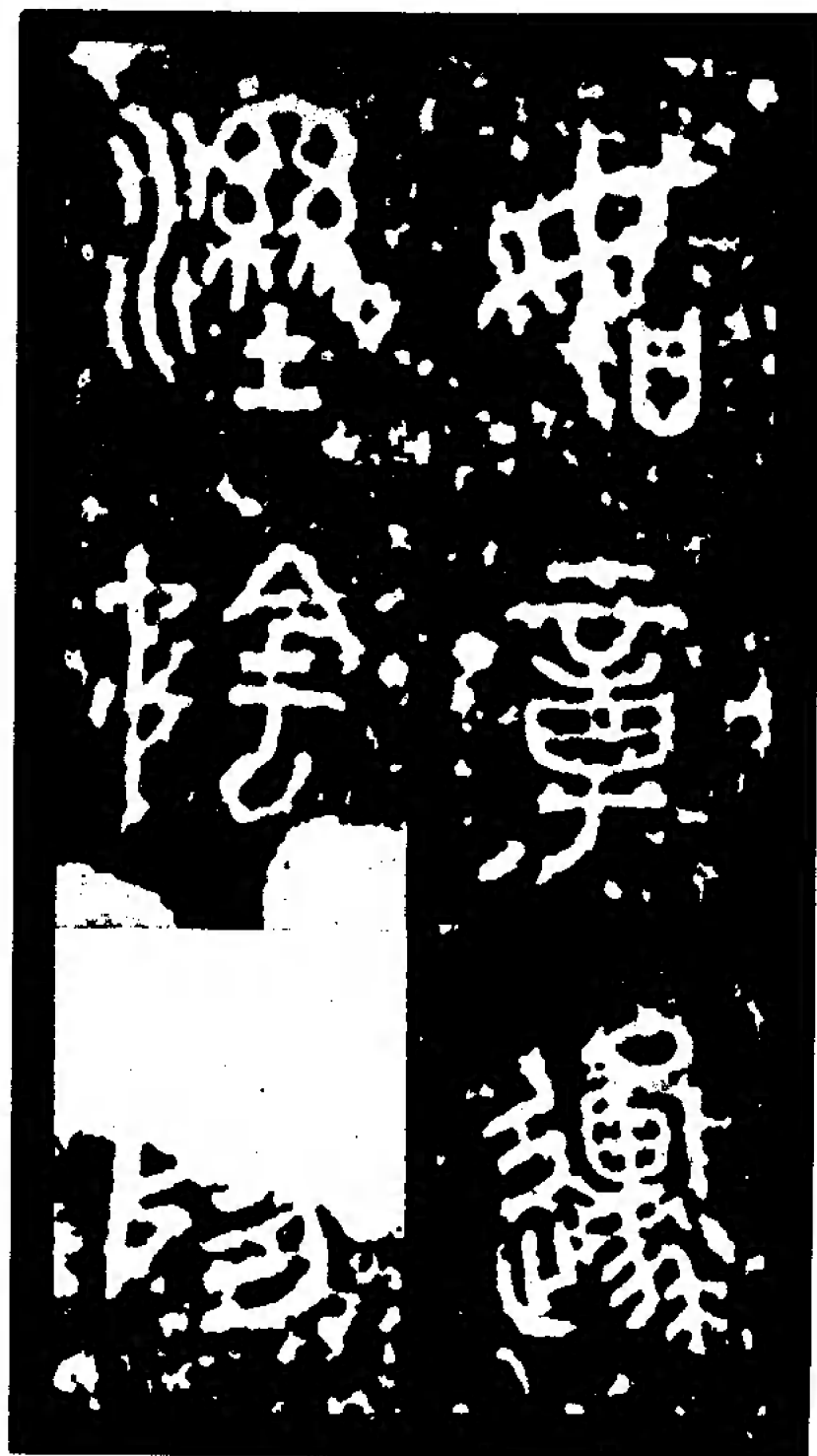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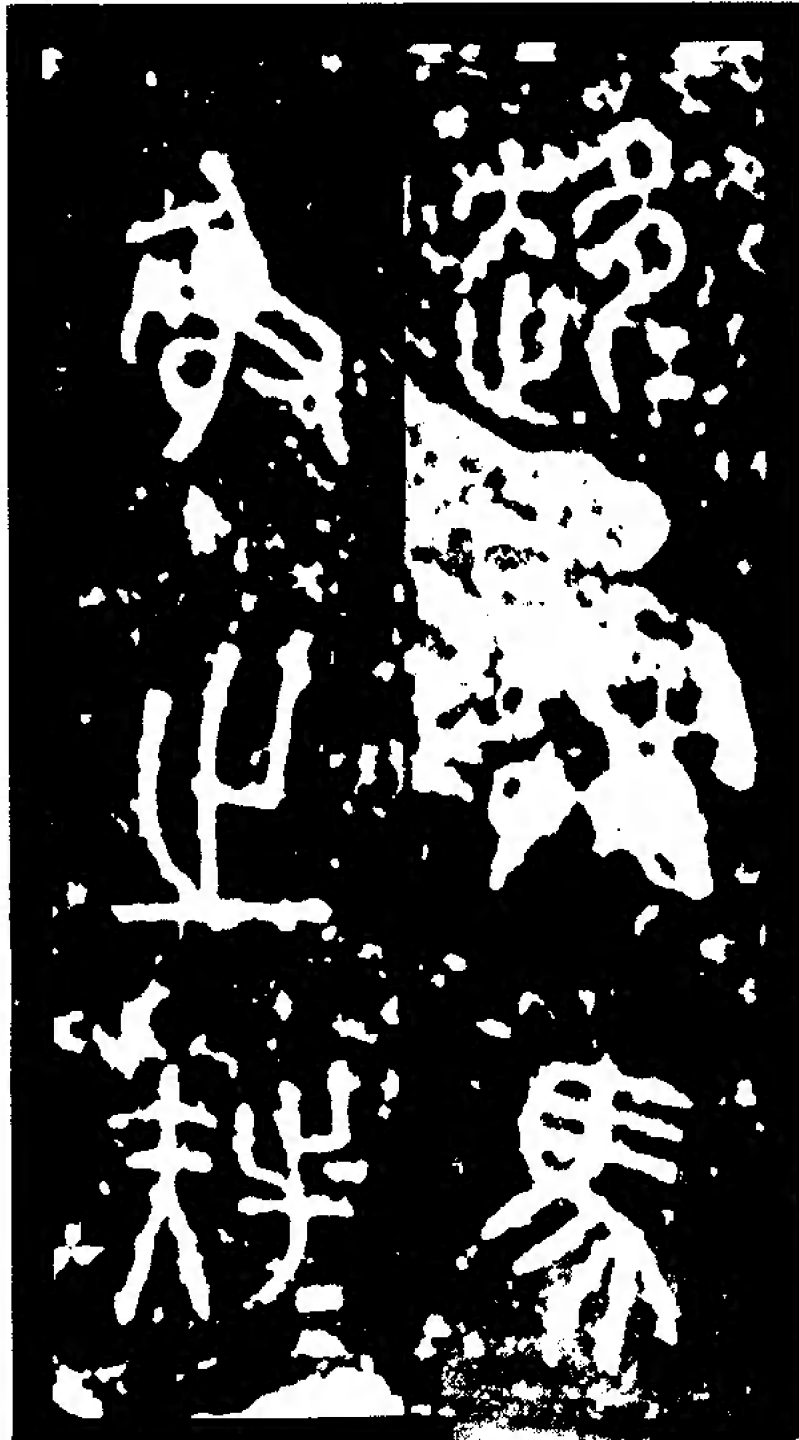




先鋒本



二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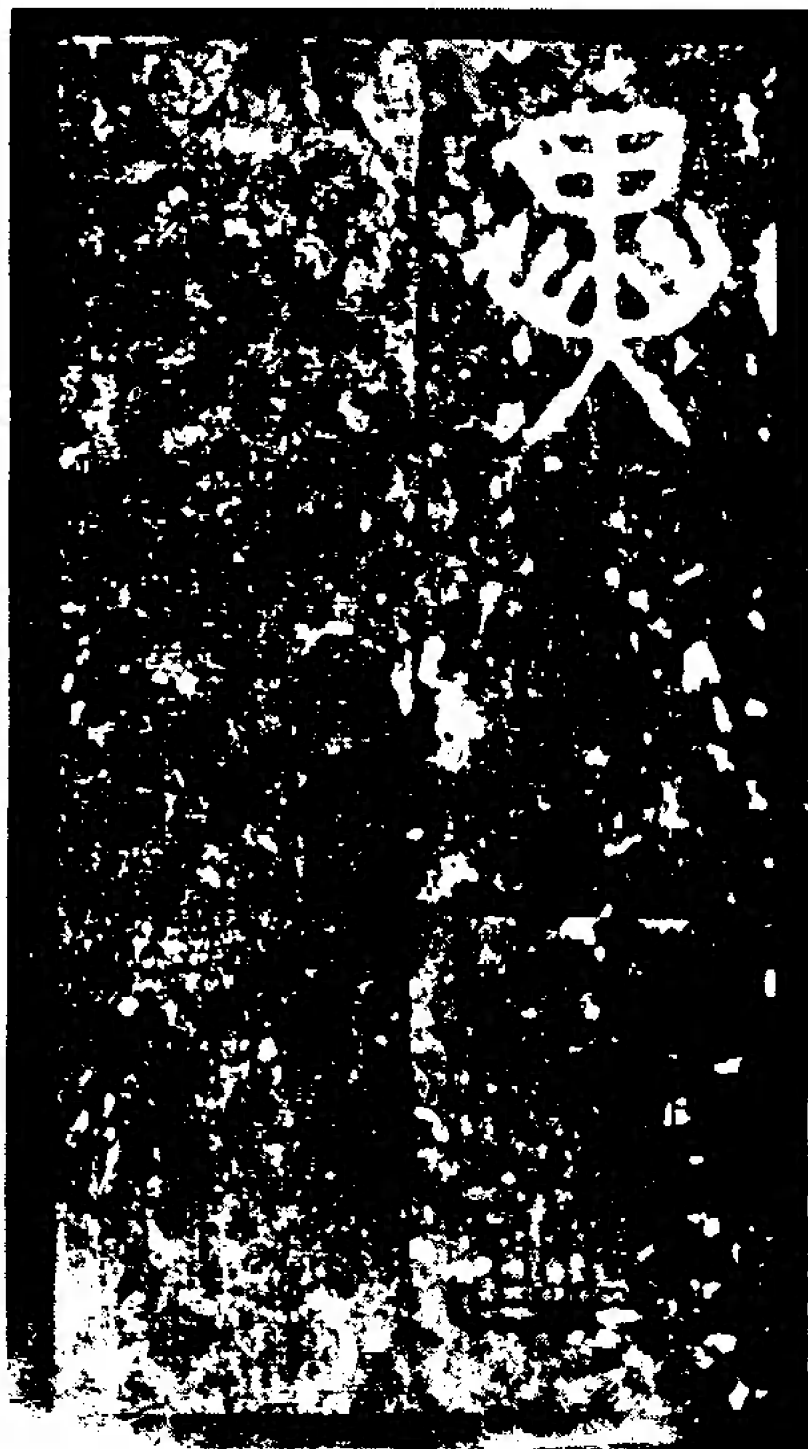


先鋒本



二三





此詩篇文不計其押五十五字



戊
 鼓
 原
 王





周上濟序



先鋒本

二五



先鋒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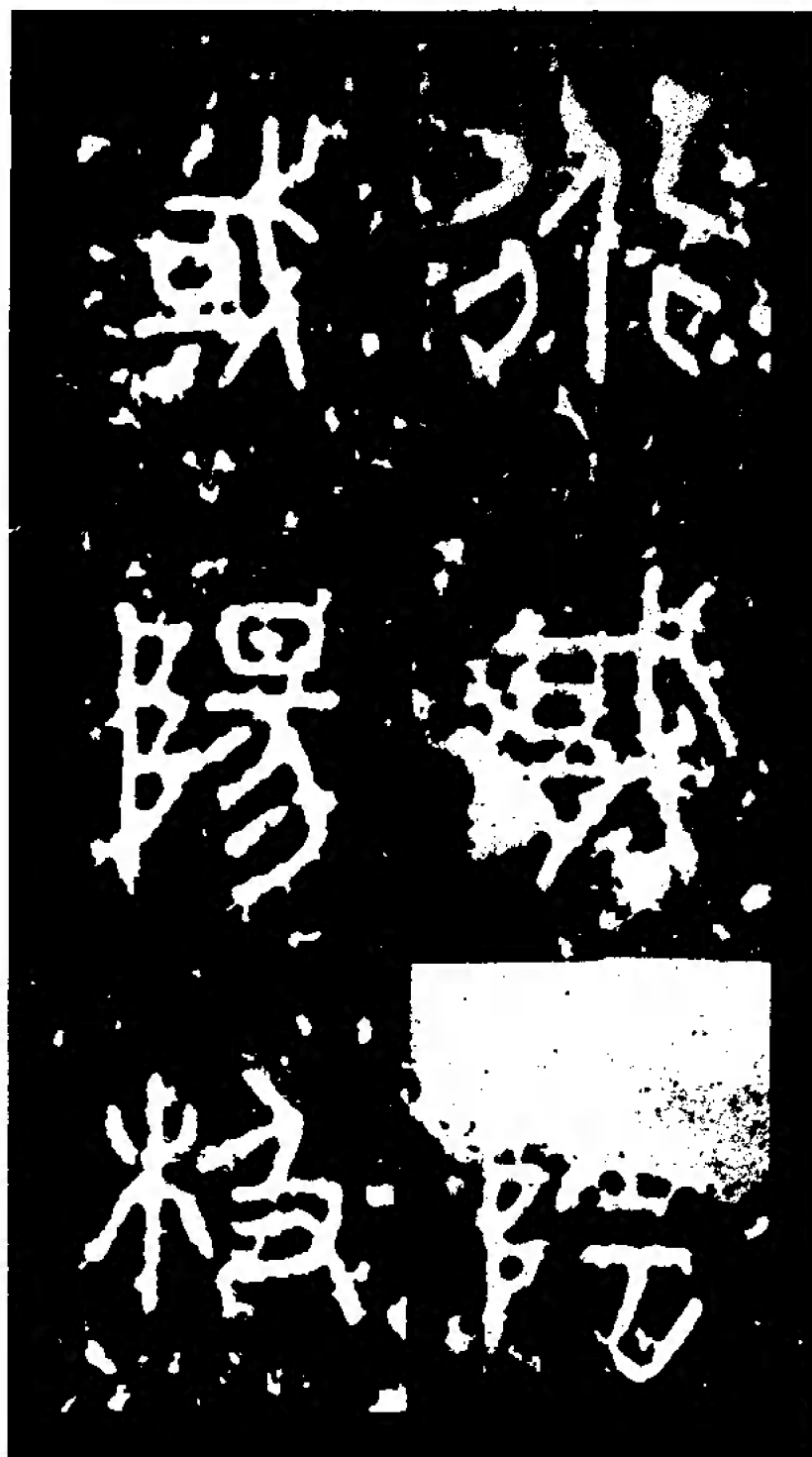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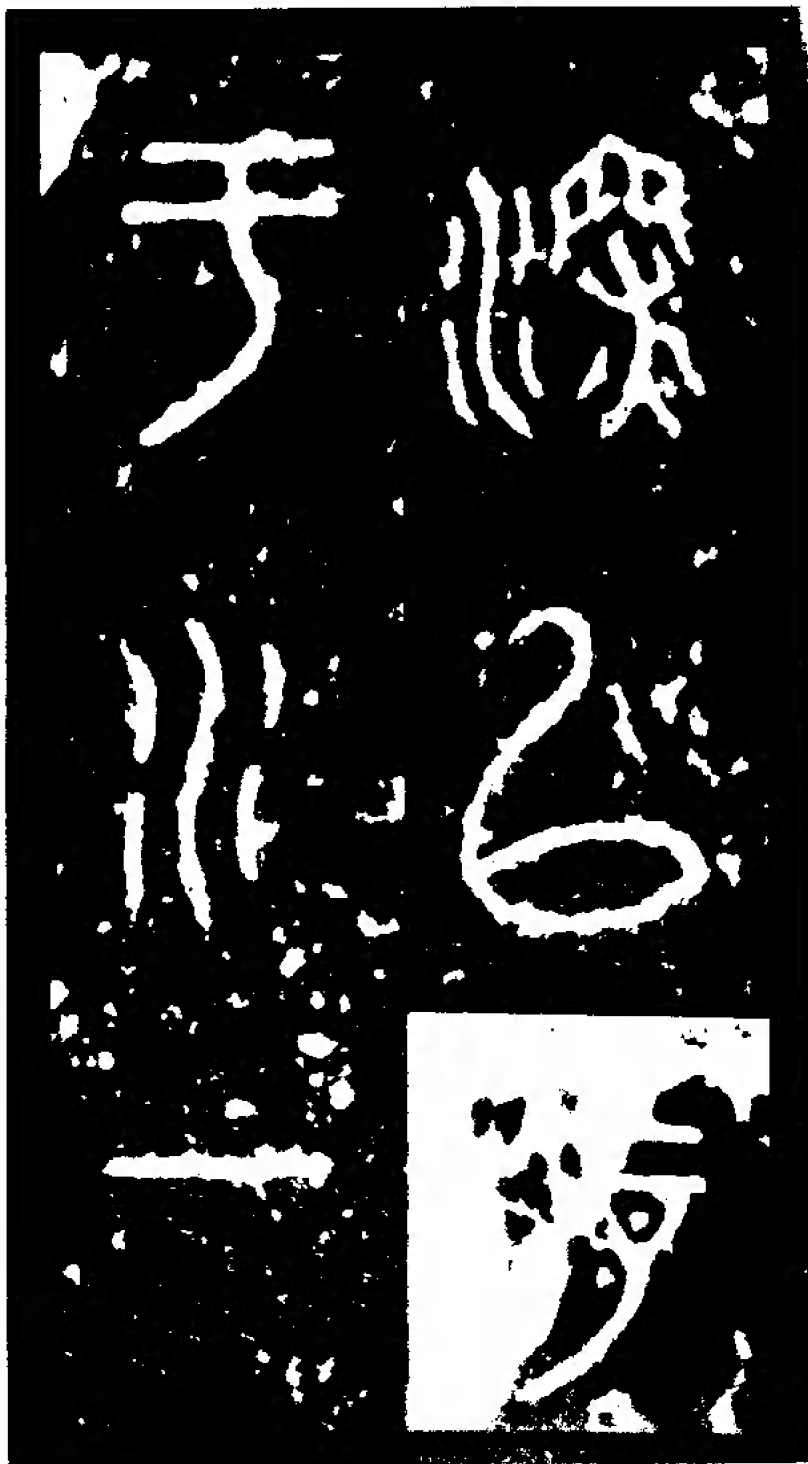
二六



先鋒本

二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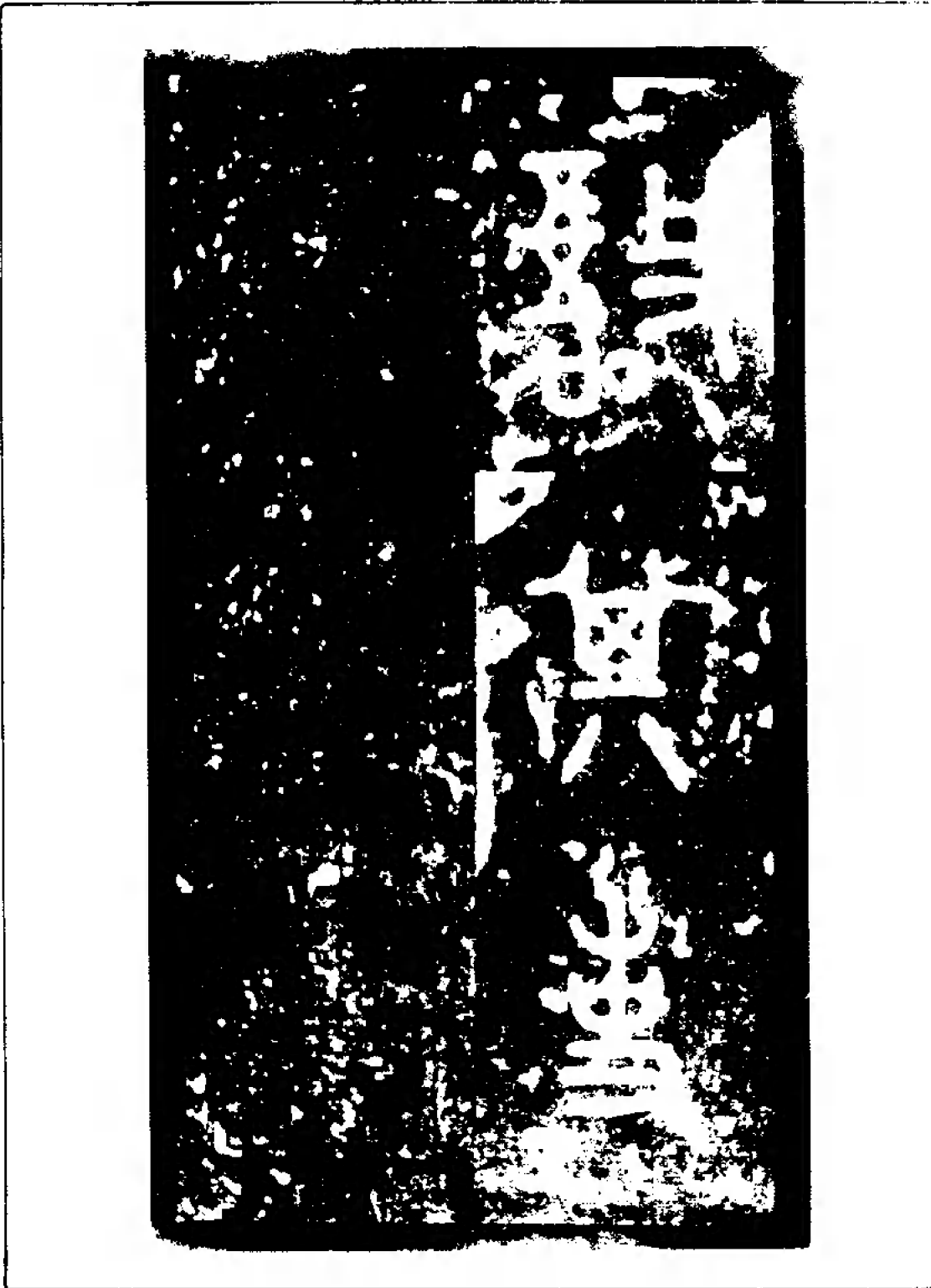




先鋒本



二八





此鼓雷文不計其押五十一字



先鋒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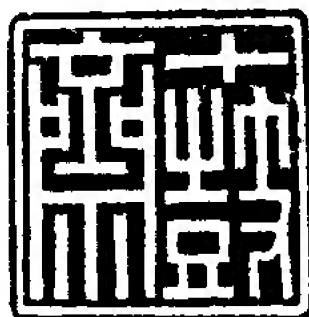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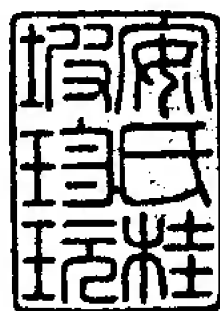
二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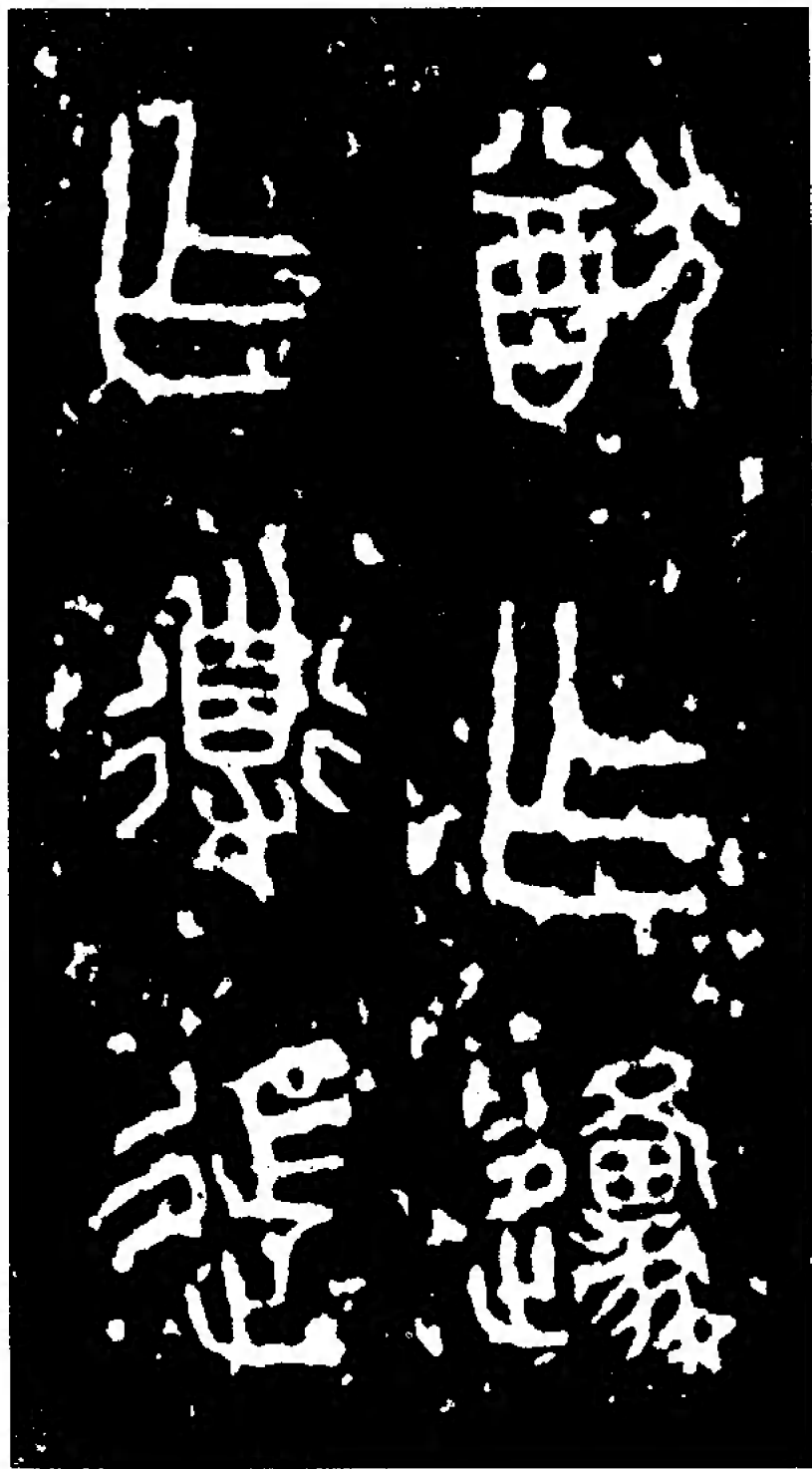
先鋒本

周
石
鼓
文
下
冊

十鼓齋
夷一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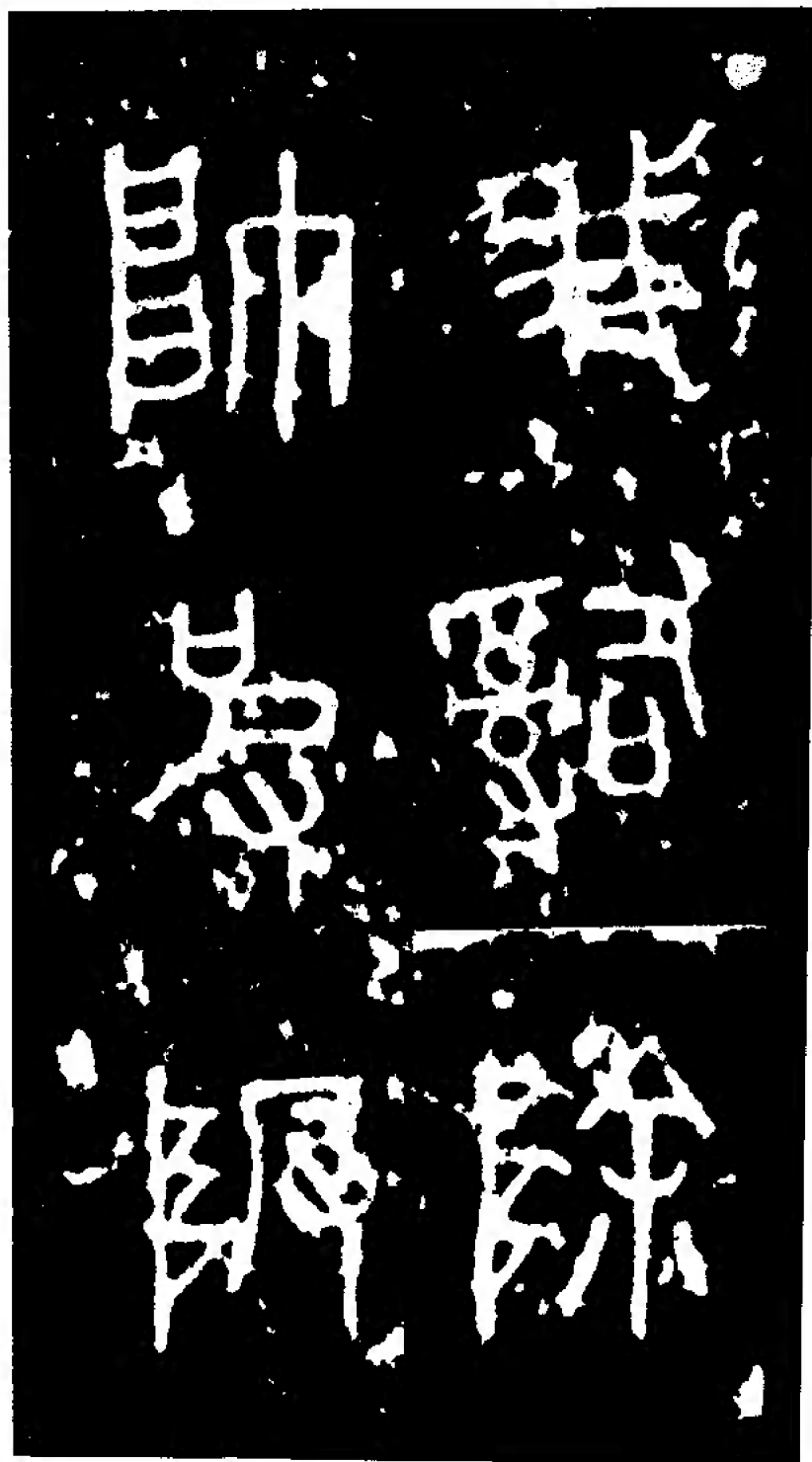


己詩
原諒甫



先鋒本

三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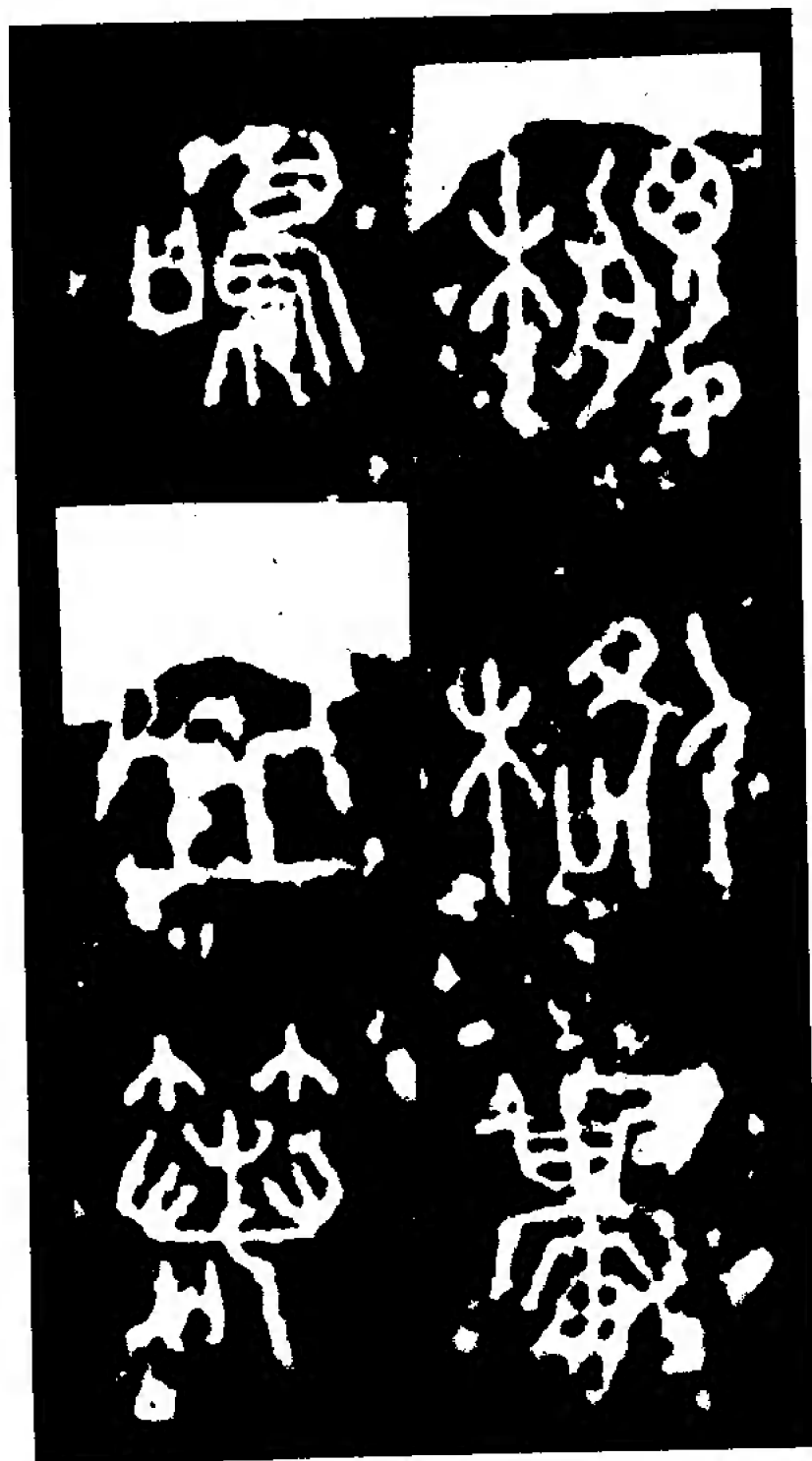




先鋒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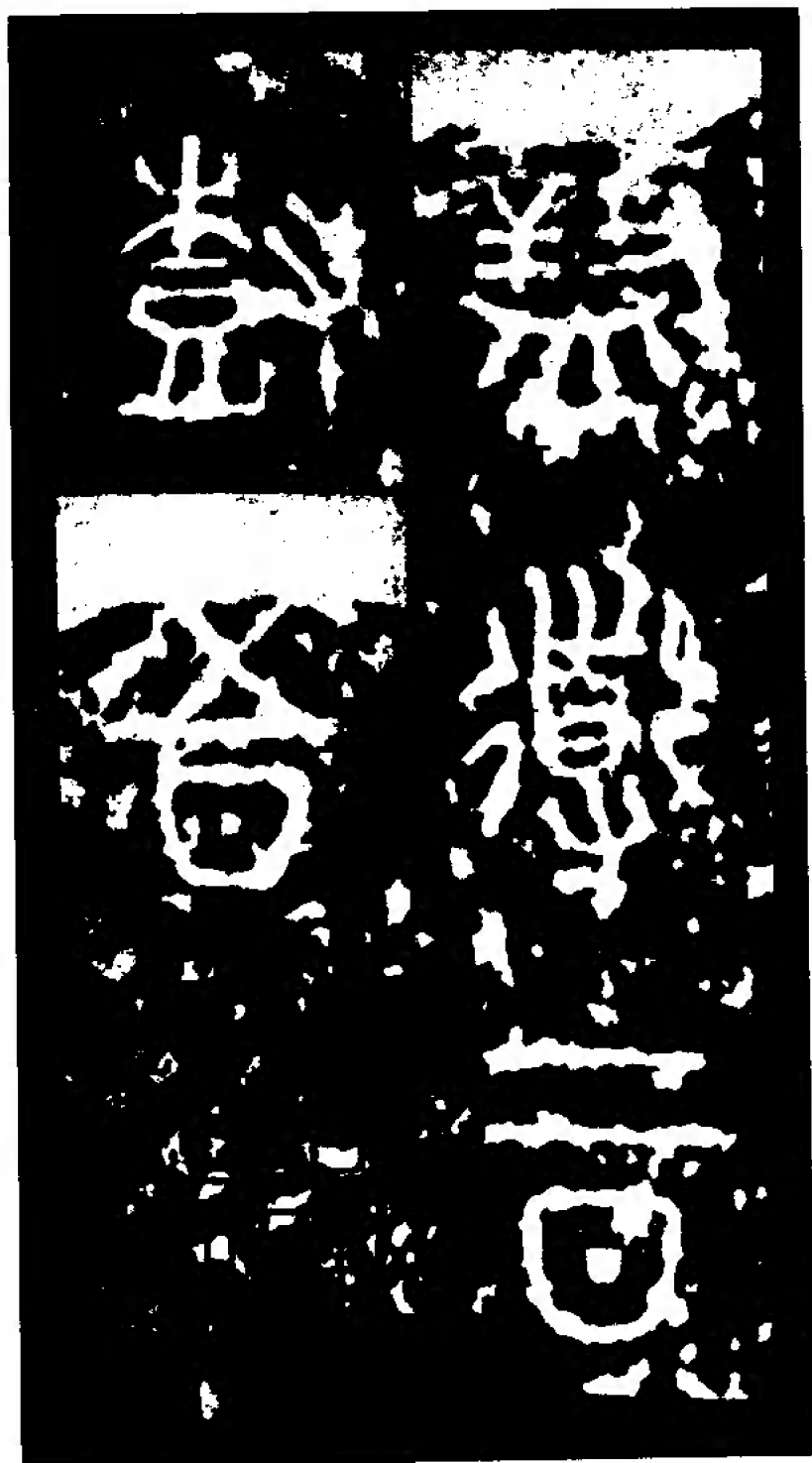
三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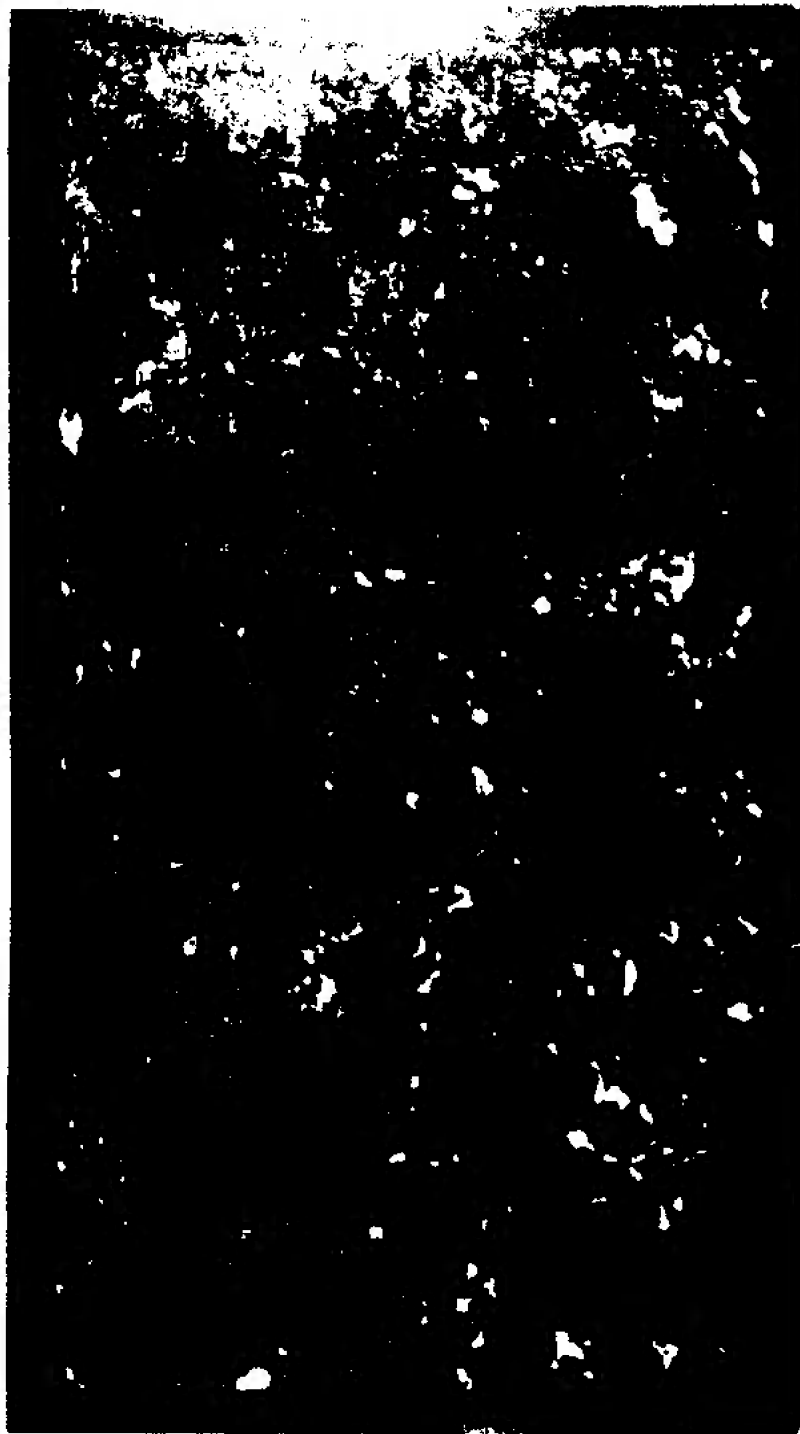


先鋒本

三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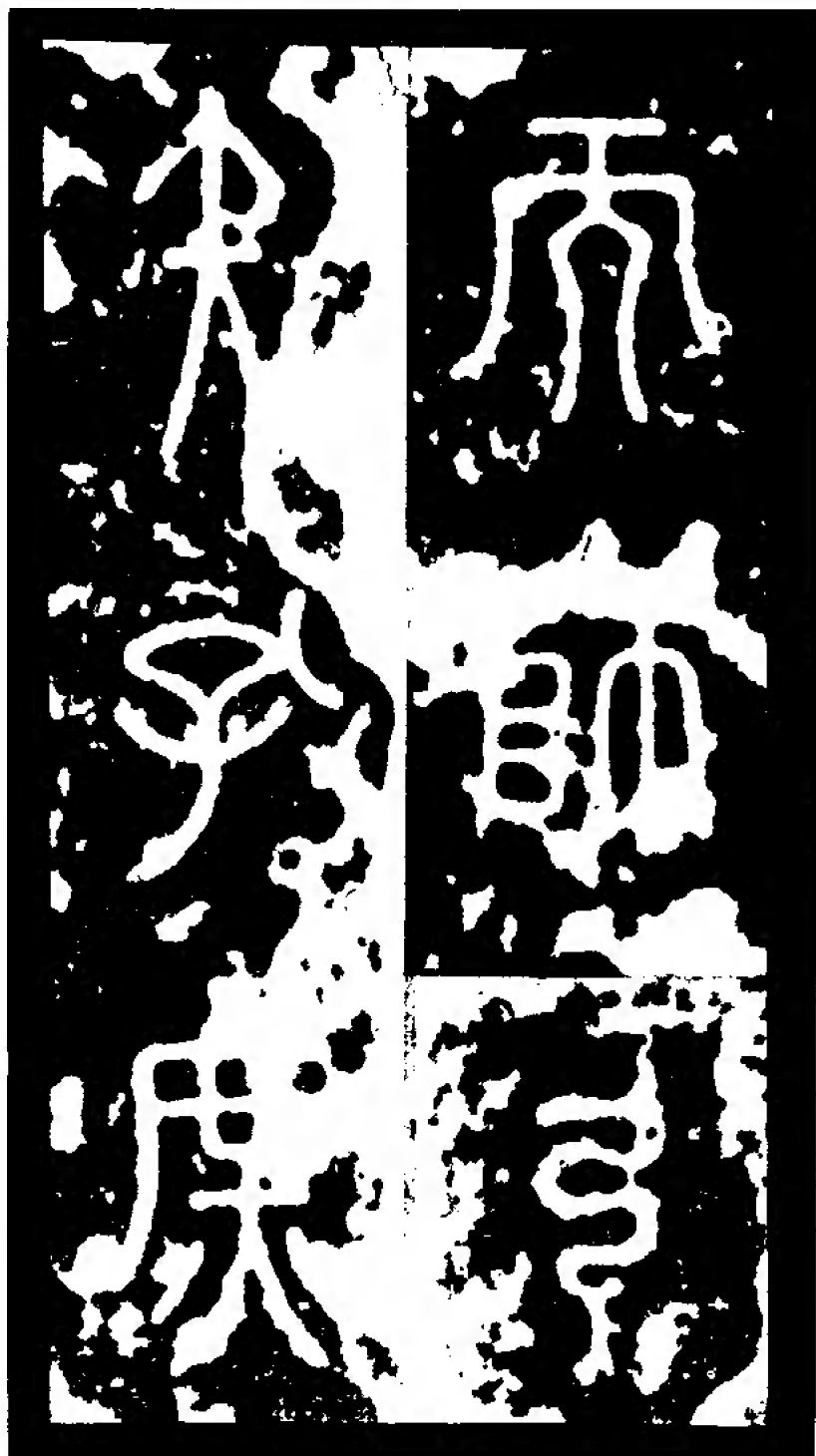
此鼓圖文不計其揮四十一字



先鋒本

三四

甫齡 原清



先鋒本



三五



先鋒本



三六





此書重文而計其押三十字



先鋒本

二七

平聲 原 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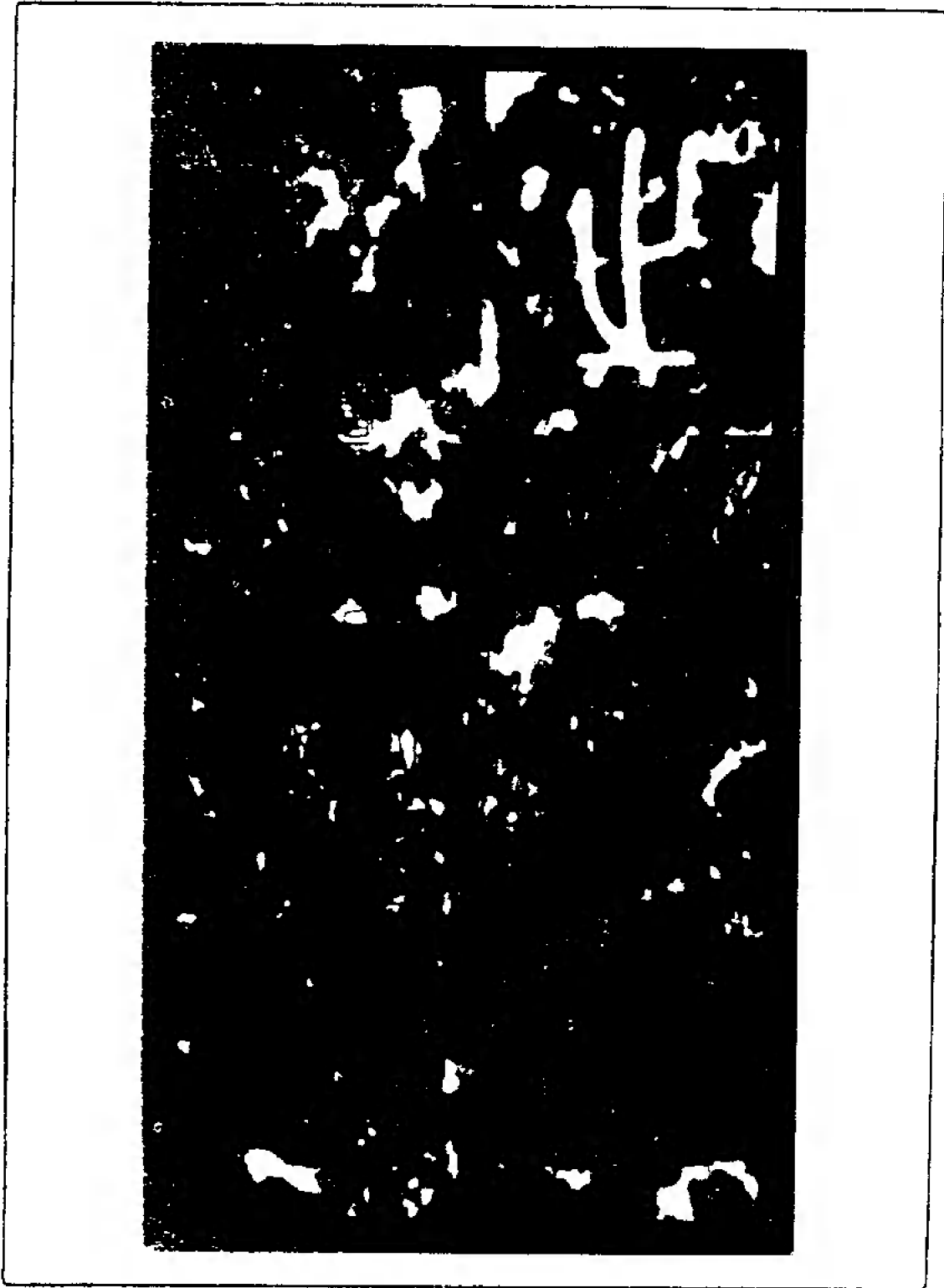


天宮山人朱見



先鋒本

三八



先鋒本

三九

此書入而計共採十三家





先鋒本

四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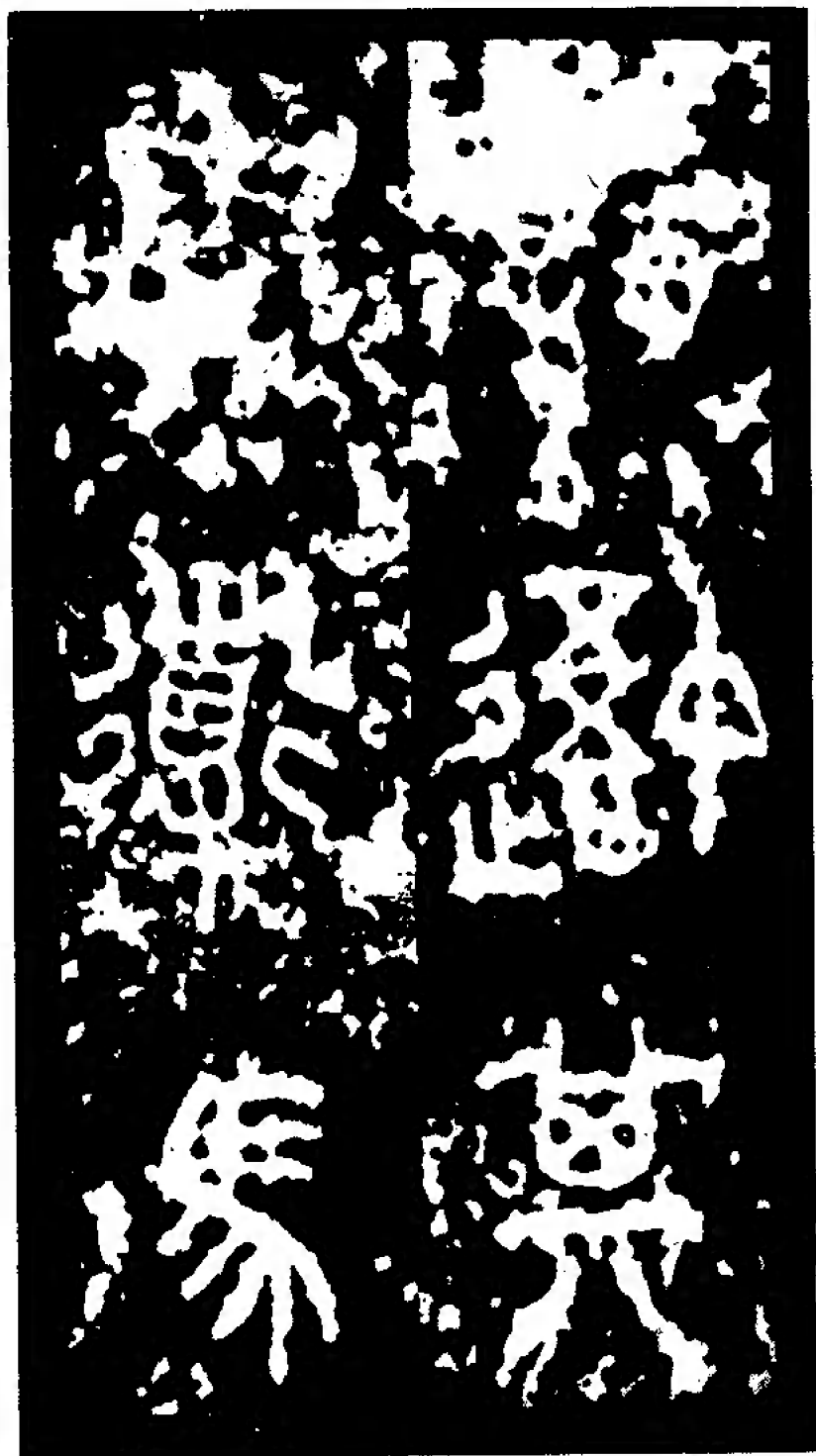




先鋒本

四一





先鋒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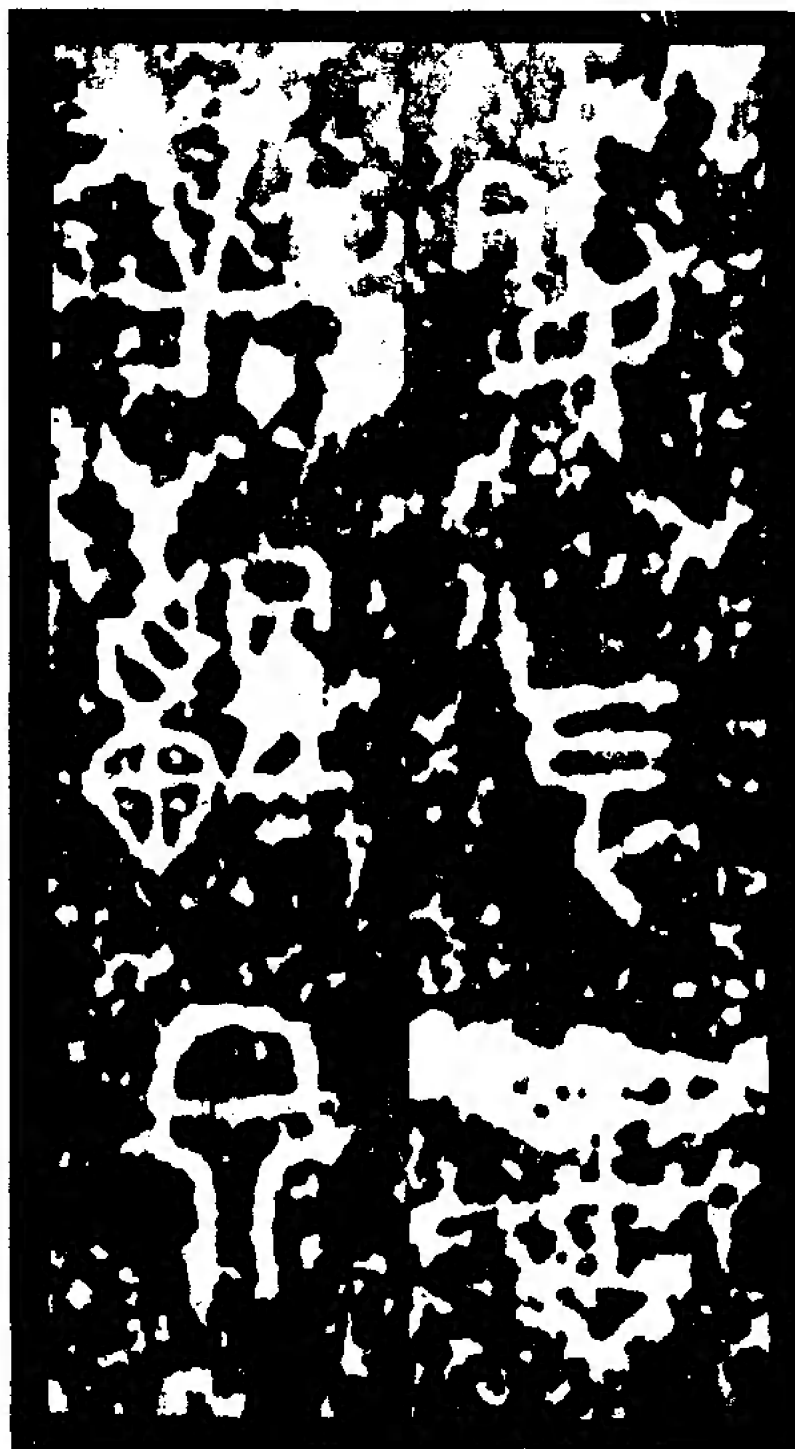
四二



先鋒本

四三







此鼓重文吊計鼓桿五十七字



先鋒本

四四

紫鈴

原派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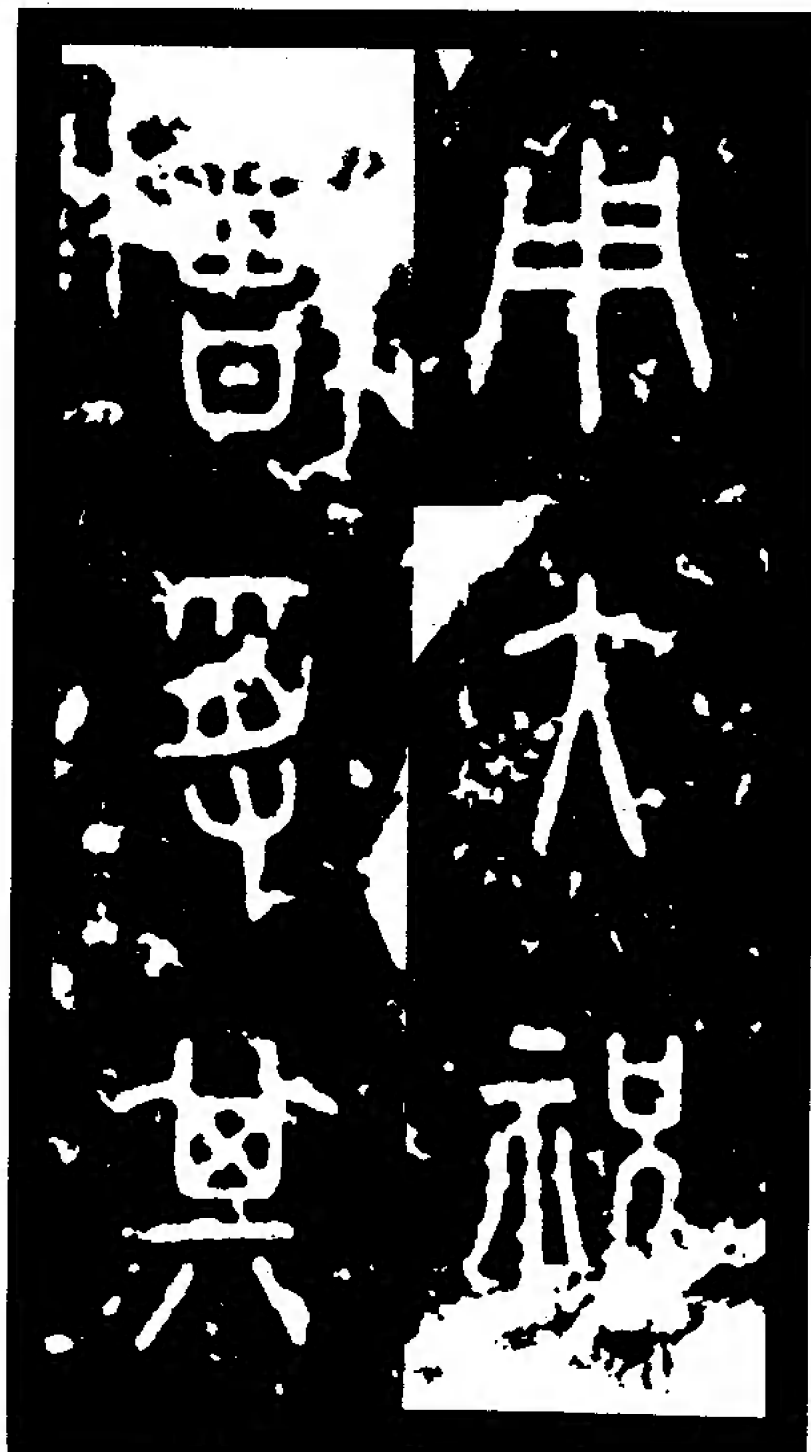


先鋒本

四五







先鋒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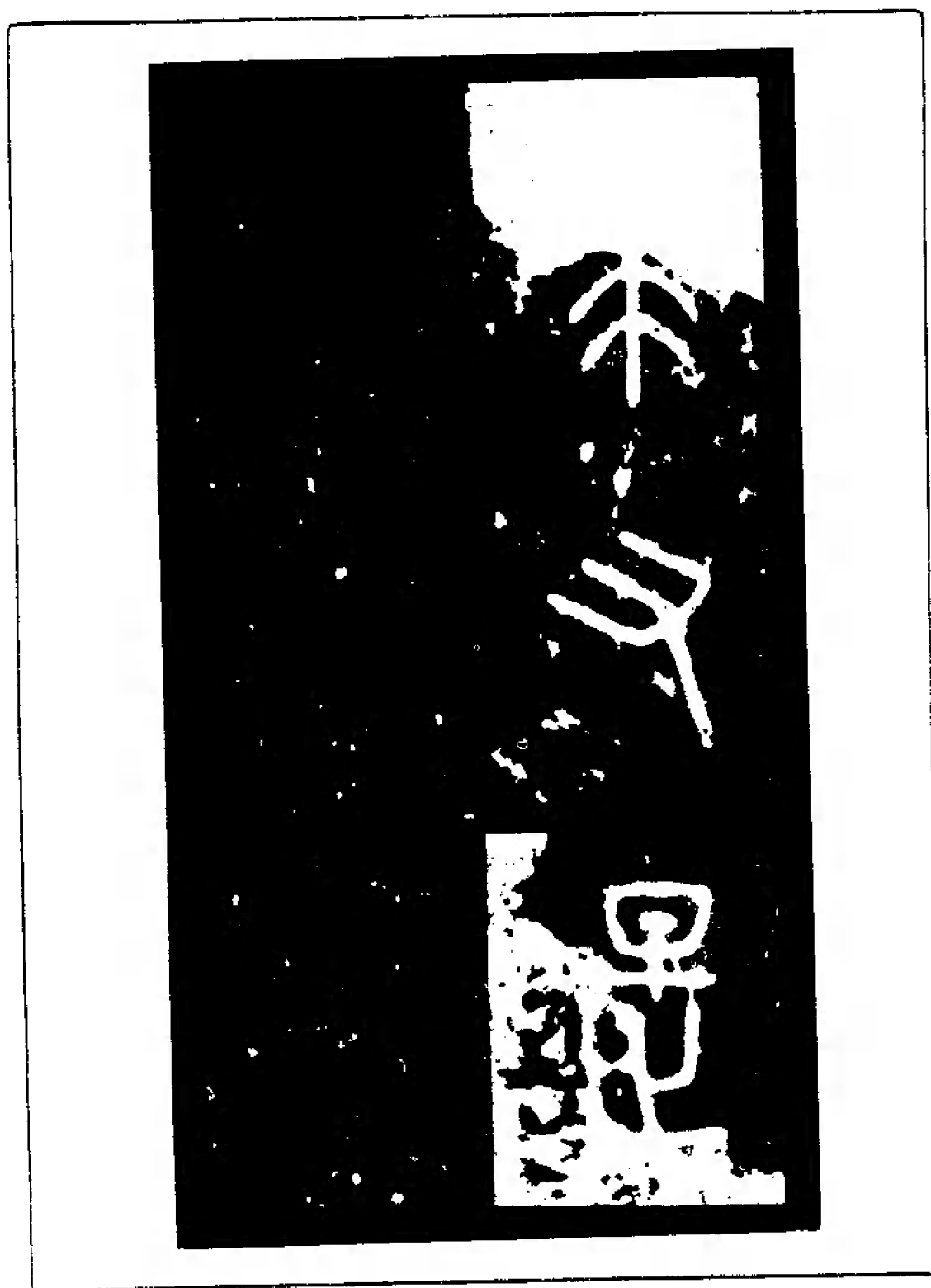
四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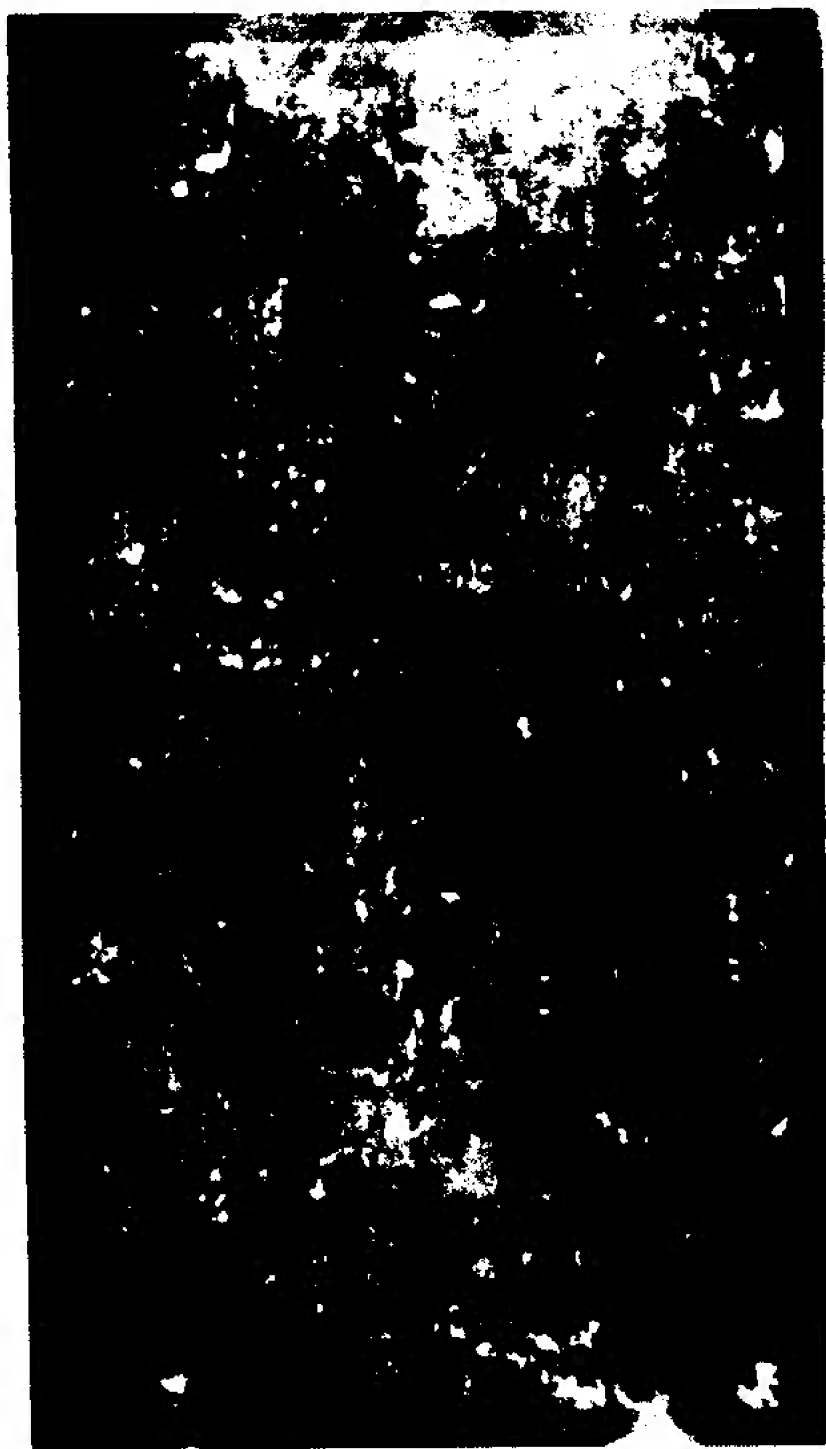


先鋒本

四七







此書重文不計其押二十九字



先鋒本

四八



周宣王石鼓文相傳史籀所書
歷千古篆體之祖楷隸遠承渾
殘缺日甚余先得江陰徐氏本
嗣得燕人朱氏中墨司本及吾
鄉顧氏浦氏本按序較多已稱
罕觀今又得此本於姑蘇韓氏
完全無闕紙墨尤古增序數十

內多答凡所未見晉蓋屬五甲
百奉歲物傳祿爵古止市也
在曹氏邵十鼓矜奇故分裝十冊
余則秘藏自賞竊事表暴爰刪
煩就簡易其空葉合成上下兩
冊並改從潘氏排次重刊良工
張竊思余嗜古止癖錄與生俱

未隣在擗羅不惜物所十年止
內於此鼓鼓送獲壽本雪司奇緣
今既得此焚然十鼓止本合譜
舊抄司本除辛鼓漸盡墜抄乃
鼓漸不計外謫得十數因叩十
鼓召余齋而叩此本屬皆降我
後乃顯召恩義鄭重寶藏福物

麟精平諧百兩順我園質假贈
 蹈步刀不孝止聯也

嘉靖十二年季冬上旬雪後初
 性朝曦時硯展園展覽樂極
 廟燭歌數言開於冊末桂垣老
 刀索國書於而蕭堂上東軒軒
 即今上十鼓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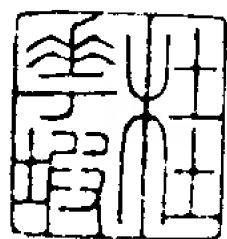




余素不習篆自得宋郭忠恕篆體千文
墨蹟卷後愛其筆法古雅畧起口臨數十
字通每用以題簽從未書跋今因以奉為吾
齋第一至寶故不嫌煩苦乘興勉書雖手
僵目花亦哀年樂事也 次日又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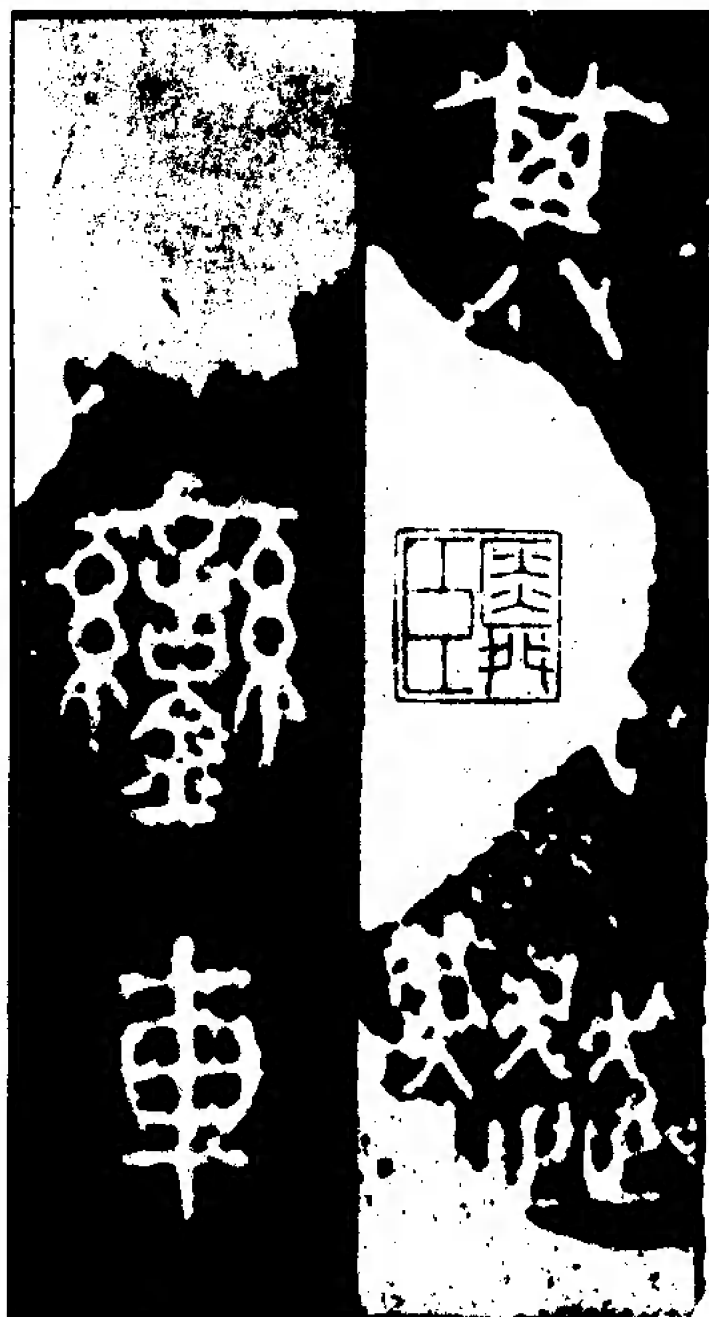
此本十鼓重文不計其揮四
百八十字祀廟日閱後補配





先鋒本奪字補

郭沫若輯



奪字補













右先鋒奉奪字補據中權後勁二本所有字補輯計共二十一字、合上四百八十字、共得五百零一字。奪字所在石名及行位等、見次表。

| 攷 備 | 次 字 | | | 行 次 | 石 名 |
|---------------------|------------------|---|---|-------|-----|
| | 三 | 二 | 一 | | |
| XVIII 3 僅見後勁本 | II ₂ | X | | I | 甲 |
| | V ₂ | | X | II | 奉 |
| | VI ₂ | | | III | 較 |
| | VII ₂ | | | IV | 密 |
| | IX ₂ | X | | V | 而 |
| | 諸字僅見中權本 | X | X | VI | |
| | | X | | VII | |
| | | | X | VIII | |
| | | | | IX | |
| | | X | | X | 師 |
| | | X | | XI | 馬 |
| | | X | | XII | |
| | | | X | XIII | 鹿 |
| | | X | | XIV | |
| | | X | | XV | 水 |
| | | | X | XVI | |
| | | X | | XVII | 吳 |
| | | X | | XVIII | |
| | | | X | XIX | 人 |
| | | | | XX | 汧 |

一九三六年八月廿六日製

明錫山安氏十鼓齋先鋒本石鼓文書後

增中權後勁二本諸題跋縮影

明錫山安氏十鼓齋所藏石鼓文善本，曰先鋒，曰中權，曰後勁，凡三種。近年已悉數售歸日本。余以偶爾機緣，探知其事，然於原物未得窺其全豹。今夏叩訪東京河井荃盧氏，蒙以所藏三善本之照片見假，始得洞察一切，快不可言。蓋中權本者，即坊間所印行之「中甲本」，以指摩去「權」字，易以「甲」字，使書名標題下小注六字，成為「十鼓齋中甲本」，以蒙混。第一本之稱號，原本後有安國自書篆文長跋，互六百字以上，論三本之源流優劣，及所以命名之意甚詳。冊中而師連工二石各有題識，道及與它二本之比較，凡此均為坊間本所刪除。後勁本者，即余曩所

見之寫真本，因所見者無題無跋，誤據口傳以為「先鋒本」，其實非也。此本面各三行，行各四字，冊首標題為「周宣王石鼓文」，下小注二行，曰「十鼓齋後勁本」。冊內間有題識，與先鋒本作比較。
車工、汧河、萃款、雷雨各一行，而師馬薦吳人各二行。有舊藏家浦長源跋文及安國篆書注跋四事。先鋒本者，即本書所收，分為上下兩冊，標題為「周石鼓文上冊」及「下冊」，各注「十鼓齋第一本」六字。各鼓文首以甲乙標次，末注所存字數，中間時有跋識。下冊末尾有篆文長跋一行，書跋語五行，注全體所存字數篆文跋語二行。此本乃姑蘇曹迪舊藏，故又稱「曹本」。其先鋒本之名，則見中權後勁二本跋語中，今為觀覽之便，將三本所附跋語擇其重要者彙錄於後。

一、先鋒本跋

甲鼓 原次同

(車工)

字裏行間，勿加朱墨。桂坡特誌。

求下似梓字，前人未見。

此鼓全，重文不計，共六十六字。

乙鼓 原次己

(沂沭)

此鼓全，重文不計，共六十一字。

丙鼓 原次丁

(田車)

此鼓重文不計，共存六十七字。

丁鼓 原次戊

(秦松)

此鼓重文不計，共存五十五字。

戊鼓 原次壬

(需雨)

君上濟字，前人未見。

此鼓重文不計，共存五十一字。

己鼓 原次庚

(作原)

此鼓重文不計共存四十一字。

庚鼓 原次辛

(而師)

此鼓重文不計共存三十字。

辛鼓 原次乙

(馬薦)

天字前人未見。

此鼓重文不計共存十三字。

壬鼓 原次丙

(吾水)

此鼓重文不計共存五十七字。

癸鼓 原次同

(吳人)

此鼓重文不計共存三十九字。

除標次外，各行末均有婁氏印章，今均從畧。下述
二本同。標次下括弧中二字乃余所注。

周宣王石鼓文相傳史籀所書，為千古篆法之祖，惜代遠年

湮，錢缺日甚。余先得江陰徐氏本，嗣得燕人朱氏手墨各本，及吾鄉顧氏、浦氏本，存字較多，已稱罕覯。今又得此本於姑蘇曹氏，完全無闕，紙墨尤古，增字數十，內多昔人所未見者，蓋為五六百年前物，傳世最古之本也。在曹氏以十鼓為奇，故分裝十冊，余則祕藏自賞，無事表暴，爰刪煩就簡，剔其空葉，合成上下兩冊，並改從潘氏排次，重付良工焉。竊思余嗜古之癖，數與生俱來，隨在搜羅，不惜物力，十年之內，於此鼓迭獲善本，更有奇緣。今既得此赫然十鼓之本，合諸舊存各本，除辛鼓馬薦石，泐盡，僅存九鼓者不計外，適得十數，因以十鼓名余齋，而以此本為首，俾我後人顧名思義，鄭重寶藏，神物護持，垂諸百世。慎毋驚寶，假贗，蹈前人不孝之譏也。嘉靖十二年季冬上旬，雪後初晴，朝曦射硯，晨窗展覽，樂趣無窮，漫記數言，附於冊末。桂坡老人安國書於天香堂之東軒，軒即今之十鼓齋也。

余素不習篆，自得宋郭忠恕篆體千文墨蹟卷後，愛其筆法古雅，晨起日臨數十字。通每用以題簽，從未書跋。今因此本為吾齋第一至寶，故不嫌煩苦，乘興勉書，雖手僵目花，亦衰年樂事也。次日又記。

此本十鼓重文不計，共存四百八十字。祀竈日閱後補記。

二、中權本

「求下辨字」曹本最完，浦本次之。此猶可辨，他本泐盡矣。

此鼓

而師石

較浦本多殘字四。以來二字明顯可辨，駢下一

字以文義度之，似「右」字。餘一字俟考。桂翁。

「癸丑中秋，觀於耕渙軒。」倪瓚「有印曰：『云林子』」

此題字坊間本無恙

「石鼓顯於唐而盛稱於宋，世傳墨本之精善者，大觀前有司

監拓，以備方物之獻，則有貢本，如余藏之浦本

後勁本

是也。大觀

初，徙置禁中，後時時拓賜近臣，則又有賜本，如此本是也。此本

為張涇橋顧翁頤周所藏。欽羨已久，未敢遽請。冰壑感翁與顧氏有通家之誼，知余十鼓之集已得八九，且因其冊後有倪雲林先生題字，與余所得浦長源先生題本有師弟淵源，若得聯台，亦藝林佳話，故不惜千金之諾，為余和會焉。成人之美，可感也。冊中有徐氏良夫印，知為吳門徐良夫舊物，其耕漁軒雅器，紀載此鼓及大觀帖同得之某相國後裔，為政和二，年賜本，舊有青箋泥金題籤，粗可辨認，今早遺棄矣。世傳大觀帖用澄心堂紙，李廷珪墨，精拓為世間最可寶貴之帖。惜當日顧翁未能併得，刻不知流傳何所。此鼓紙用白麻，其墨色之精，不但在余所藏諸鼓之上，即以他種佳拓相較，亦覺闕然無色，其為李廷珪墨所拓，無疑。攷雲林先生流寓吳門時，與徐良夫最相契合，詩詞唱和，樂共晨夕。此有其題款，且加用印章，其當日重視此鼓，可知也。余齋十鼓，徐本得之最早，朱氏各本次之，浦本又次

之。此本則稍後於浦本。最後得者，曹本也。甲鼓字完全，紙墨奇古，因適符十鼓之數，遂以十鼓名齋焉。余平心排比，覺最愜余懷者，實祇此與曹浦二本耳。初欲表異于他本，以天地人分列，名曰三才本。嗣因朱才甫手墨各本，存字既相去懸殊，且屬同時一手所拓，難于序次。意及古人有墨兵筆陣之言，爰仿兵家三陣之例，以曹本為先鋒，浦本為後勁，所謂中權者，以此本當之，允無愧色。餘則為輔佐而已。余於此鼓，搜羅廿載，耗費萬金。十鼓之願，獲償墨緣，亦殊不淺。惟欲求一古拓整本，裝軸張玩，竟不可得。此本當日裁裝為冊，幸付託得人，於半字殘畫，均未剪棄，可謂毫髮盡備。故今日在余十鼓齋中，猶得稱為存字最多之本也。天道惡盈，人宜知足，余亦可以自慰也已。嘉靖甲午二月中旬，桂坡老人安國題於十鼓齋。

「南賈假借與授贈，古人戒之以不孝，天家墨本希世珍，願哉

子孫永為寶。桂公特誌。

此改詩坊
間本無恙

三、後勁本

車工石

「求下殘字，曹本清朗，乃特字非夥字也。」

研河石

「此鼓下空石處半殘字，現拓尚存，曹本剪脫。」

秦轅石

「此鼓末行九上半殘字，曹本剪脫，前人釋免，恐非。」

靈雨石

「此鼓佳上殘字似湯字，並有重文，曹本剪脫。」

而師石

「此鼓左下殘驂字，曹本剪脫，此字約在石本四行之首。」

「此鼓石本第八行樂上殘來字，曹本剪脫。」

馬薦石

「此鼓裝本天下雉，下一下之下四殘字，曹本均剪脫。」
「天下似江字，之下似心字，均前人所未見者。」

吳人石

「此鼓石本第三行而上殘字，曹本剪脫。」

「末行是字上殘筆，曹本亦剪脫。」

「周石鼓文累代沈埋，至唐始出於岐陽，經韋應物韓退之論說歌詠，乃大顯於世。後遭喪亂，棄置遷移，殘缺過半，其甚者且同沒字碑矣。內監王壽康得此十鼓於故內廢帖堆中，歷年雖久，紙墨如新，若手未觸。觀其裝制，乃舊貢本也。因余篤好，慨然見贈，感受持歸，條分為冊，裝成瀏覽，覺其布墨之精，存字之多，絕無僅有。不審校之韋韓二公當日所見者為何如也。丙寅新秋，東海生源記。」

有印章二，一為「浦源之印」，一為「長源」。

〔安氏原注〕丙寅為洪武十九年，正先生授舍人時也。國註。

右周宣王石鼓文十，為往哲浦長源先生遺物。後裔寶藏，視同大訓，天球非可貨取。搨墨之精，存字之多，均出余舊藏各本之上。能否媲美韋韓所見本，雖不可知，其為五百年前物，則確然可信。若非貢本，焉得如此盡美盡善乎？余因愛之深，不覺求之切，客秋挽華舜臣會合，以寒字號良田五十畝易歸。素願獲償，割產奚惜。督工潢治，三復摩挲，竊謂世間傳搨莫之或先矣。詎意今正觀鑑姑蘇，於故家曹氏復獲一分，裝十冊之本，墨色雅淡。甲鼓第五行，求下一字完全，辨出辨字，藉可糾正前人之誤。更向所未見者，豈非翰墨奇緣乎？今十鼓齋成，審度搨本之後，先排定各冊，因曹本紙墨之古實，出此本上，以之為首，固已。今不以是冊列於曹本之後，而反以為殿者，非敢後也，示並重也。若將兵然，既有先鋒，不可無後勁。蓋先鋒容有挫折之虞，而

後勁可免烽煙之苦也。余老矣，恐後人不知余命意所在，因其排次在末而忽視之也。特表而出之，並題曰「後勁本為嘉靖十二年歲次癸巳季冬六日題曹本成後三日，廣續題此。桂坡老人安國書於十鼓齋中」。

「石鼓文以甲鼓第五行求下梓字殘損最早，所見舊搨鮮有存者。今余齋各本亦僅此及曹本有之。曹本尤完，洵罕物矣。且曹本以淡墨輕刷而見渾淪，此本以濃墨重刷而見精采。雖墨法不同，而各具妙趣。二難相并，夫豈偶然。十三日又誌。」

「此十鼓重文不計，合殘字及僅存一二筆者數之，共得四百九十一字，較曹本多十一字。然此十一字者，曹本當日必盡有之，不幸初裝時為手民剪棄，致遺今日之憾耳。廿三日祀竈後，薄酌微醺，補記。」

「齋質假贈均為不孝，願我後人至寶永保。桂翁特誌。」

通覽諸跋，足見前人搜羅之勤苦與鑒別之精審，而其謠告誠後人珍惜之意尤足令人感嘆。三本之年代以先鋒本為最古，後勁本次之，中權本又次之，固毫無疑問。中權本為政和二年（一一二二）賜本，由徐良夫耕渙軒雜綴已得其確切之紀載。後勁本據浦長源跋亦得確知其為舊貢本，在大觀以前。安氏謂為五百年前物，而先鋒本則云當在五六百年前。由嘉靖十二年^{三一五}逆數五六百年而更前之，則當在宋初或早入於晚唐。案此估計卻不免失之過古。蓋作原一石成白在皇祐年間始為白傳師所復獲。今觀後勁先鋒二本，此石均成白後之拓，則二拓至早不得出皇祐^{四九}以前。大約先鋒本蓋皇祐年間之物，與白傳師歐陽脩等所見者相同。後勁在大觀前，或元豐元祐年間之物也。

先鋒本之優點，其一即連江梓：角弓之梓字，安氏已屢言

之。其字輪廓視後勁本更明。確係駢字之異。從牛辛聲。余叢據後勁本以為必羊辛聲者。今知其誤矣。然除此字外。如同石。鹿。虞。速。之鹿字。後勁本比中權本多存一筆。而此本所存者更多。鹿之後脚亦隱約可辨。研所其遊邀。文邀字與後勁本相伯仲。而石花較小。而尤有足述者。則為露。兩板深以。字。土。字。此字於中權後勁二本。其左上隅均成一片空白。不知是否沾有筆畫。今此本於空白之中。尚留有石痕。諦察似已更無餘畫。其字作。余初疑幾之象形文。由。與字。按之蓋近是也。惟此本之最大缺陷。則為初受裝潢時。剪脫殘文殘畫太多。後勁本於兩師一石剪脫四殘文。致輸於中權本。而此較之二本更短二十一字。詳上奪字補。安氏於殘畫每多缺舉。故所言數目不盡相同。

此二十一字者。當日必盡有之。不幸初裝時。為手民剪棄。安氏

以為可憾，良可憾也已。然此遺憾，竊意以為亦可弥縫。蓋字既經剪，其在原拓必已為殘文，剩畫無疑。今三本具存，參合之，可得五百有一字。我輩所見，雖必遜於韋應物、韓退之，然於歐陽脩、向傳師，則可毋建多讓。中權後勁二本坊間已見印行，唯款識有缺，今就余所得者，縮影出之，以備參攷。又就二本存字，輯為先鋒本，奪字補以為殿單，庶幾此先鋒本者可永無挫折之虞矣。



周圖王石鼓文

十餘年



二



此石鼓文之真蹟也，其字之大小不一，其筆之肥瘦不一，其勢之雄壯不一，其神韻之不同，不可殫述。此石鼓文之真蹟也，其字之大小不一，其筆之肥瘦不一，其勢之雄壯不一，其神韻之不同，不可殫述。

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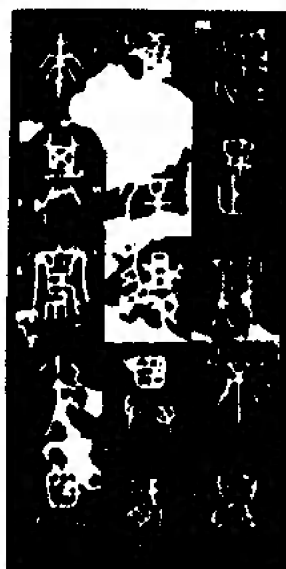
此帖神韻多奇，因已不三，因明可辨，下一，則明矣。



五

此帖神韻多奇，因已不三，因明可辨，下一，則明矣。此帖神韻多奇，因已不三，因明可辨，下一，則明矣。

四



此帖神韻多奇，因已不三，因明可辨，下一，則明矣。

六

此帖神韻多奇，因已不三，因明可辨，下一，則明矣。此帖神韻多奇，因已不三，因明可辨，下一，則明矣。

[illegible]

在東十餘箇中細辨其最得東者乎是爲中平
最良者德和及言者可謂最良者也
最中平者二平中平並炳者言南區謂於十箇言

[illegible]

+





周宣王石鼓文

十對齋



三

宋王公卿大夫士庶民皆用此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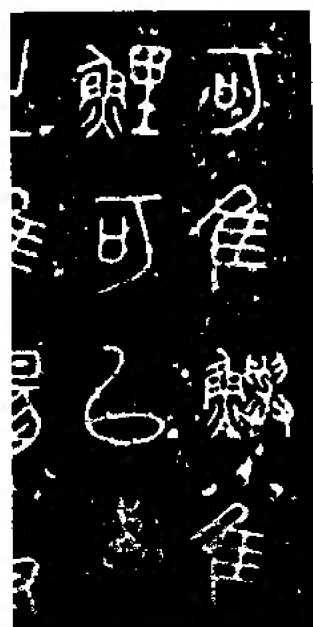


二



四

此鼓下座石鼓半殘同現物尚得書本新貌



九

此碑在天下雖下一下，其下四碑，原皆本均無損，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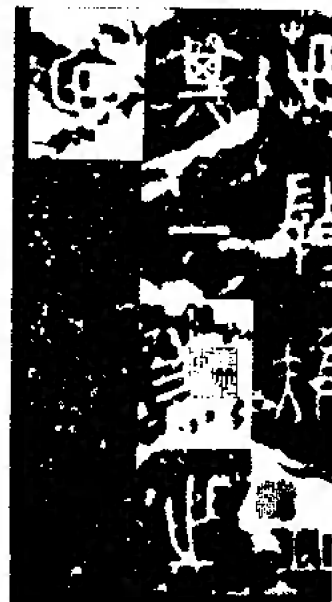


十一

此碑在天下雖下一下，其下四碑，原皆本均無損，但



十



天下昭昭，此下昭昭，原均方，所未見，皆

十二



天下昭昭，此下昭昭，原均方，所未見，皆

十三

周石鼓大篆代沈霞玉鼎始出於岐陽故書處
 韓退之論說歌詠乃六國於世後遺與家素呈是
 形殘缺過半其者且同漢字碑矣內監上壽康
 得此十鼓於故內廣帖堆中歷年雖久紙墨如新
 若手未觸觀其製刻乃舊實本也固余為好慨
 然見貽感受持此餘以為再裝成劉覽覺其

十五

司唐虞王石鼓於十屬雅登顯
 岳源先生謂物殘而固蘇視同
 大翻天球非可讀而蘇墨止精
 抑亦止多均出余舊蘇司市止
 上駟高麗美華韓限見市雅不
 可知耳屬五百兩步轉助臨微
 可瞻豈非育市系得此此盡美
 盡善乎余因亦止不願示止

十四

市墨之精存字之多絕無僅有下宮校之書韓
 六公當日所見者為何如也而實新秋東海生深記



西園集題卷十九卷之五王賴書其時也 國經

十六

初周鼎城字異臣會合即周
 彌良田五十畝易歸紫願購
 斷產累轉督工積昭三後序
 臨轉亦開曉珍其止或光易註
 意今正觀鑑貼蘇貼故家轉
 復機一分裝十冊止市墨色雅
 然中鼓夷五而示下一周廣全
 轉出轉周福可親正步止止

✧

雪向所未見蓋兼翰墨奇絕
今今十鼓齋成廣度楊本上獲
茂樵因司樵因替本紙墨上古
常出此本上印上應皆固已今
不印是洲所註替本上殘而月
印屬腐腐非註殘也示並屬也
詩釋最然就司茂籍不可盡殘
勁蓋茂籍同司煙振上蘭而殘

十九

石鼓文即中鼓美且而最下轉
印磬石鼓最晚見舊揚薛司得
署今余齋司本亦隱此及替本
刻也替本及同拘罕新異且替
本印磬墨輕而見轉輪此本
印磬墨重而見結末雖墨磬
不同而司最妙細二種相若夫
豈賜銀十三日耳

七八

勁可獲續續也苦我余哉子孫
 殘月不知余命盡厥在因算綿
 後在末而忽視也平精志而出
 止並頭曰殘勁本系
 嘉靖十二帝廣漢等已奉宸中
 日頭替本所殘三日廟頭頭奴
 柱垣武刀廟國意於十對肅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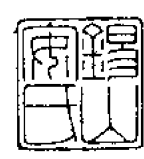
此十鼓盡矣不計合礮庫有
陸探一二等礮數並其彈四
百九十一座轉營本多十一
座然此十一座礮皆本庫日
前盡取出來奉新裝時屬步
民藏棄此謂今日止縣自廿
三日祀庫後諸騎漸曉轉取

二一

二二

蘭賢贈均屬不索
願我後乃望爾保

桂公初精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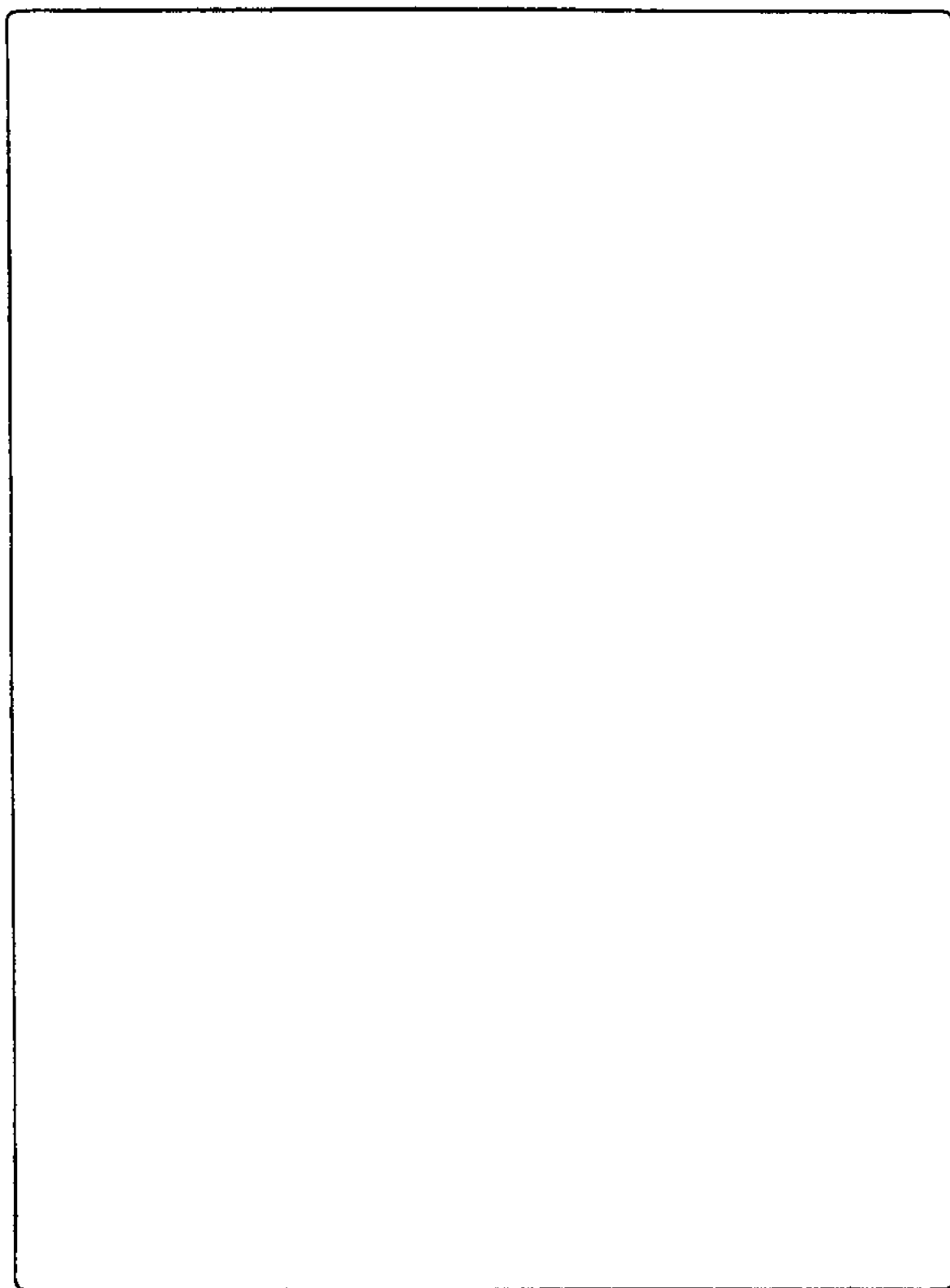


右附中權本款識縮影十面，後勁本二十二面，与坊間刊本
合觀之可成完璧。中權第三面銹痕，第五面跋語前三行底一
字「大藏」之漫漶，均攝影時失慎所致，原本並無恙。中權本長
跋在坊間本末葉跋詩之前也。

一九三六年八月廿六日 沫若識

書後

一二



前歲沫若自東京寄書來云：「別包原稿各項奉上，此項資料之可貴，想早在洞悉中。弟實費却莫大之苦心，始得入手。此邦人士中得窺其全豹者僅一二人，在中國除舊藏者及弟而外，恐當以足下為第三人矣。」信中所謂「可貴之資料」，乃明安國民所藏石鼓文、先鋒本之攝影也。往者藝苑真賞社用安氏所藏中權本磨改「權」字為「甲」。

字印行，以光十鼓齋中第一本。其後余友馬林平、唐立、兩氏得後勁影片，以未得見安氏題簽及中權本長跋中所叙三本命名之由，故復認為十鼓齋中第一本，而名以「前茅」。其實藝苑真賞社所印者為中權本，唐、馬、兩氏所得者為後勁本，而沫若今所寄示者乃真十鼓齋中第一本，所謂光鋒本者是也。其第一鼓車工石，求「下」梓

字家為完晰，一見即可辨其非中權。後勁
所可及，真人間劇蹟也。有清一代唯嘉道
間孫尔準氏有一印記，蓋孫氏與安氏同
里閭，當安氏後人拆售天香堂之際，或適
在邑中，故得獲一見之機緣。後此諸拓遂
入邑人沈梧手，因而輾轉流出。是可見此
本自歸安氏後，世守緘祕，扁諸東軒，歷年
浸久。匪特外人無由得窺，即其家人亦或

竟未得知乃有此寶物。宜沫若之重視此本，亟謀問世也。沫若獲見此本，景片後即將舊作「石鼓文」研究重加改訂，並取中權、後勁兩本存字輯為「先鋒本」，奪字補以彌其殘字被剪去之缺憾，又附以中權、後勁二本諸跋縮影。得此一書，則石鼓文之精義悉備於斯矣。其所以嘉惠士林者，為何如耶？近來研究石鼓文者，實非一家，比諸

往昔發明已多。唯於建石之意推闡無遺。而持論精闢者。固當推此著為第一。要非阿私之言也。其中或間有一二小小舛誤。雖無關於宏旨。然以精益求精之故。輒就所知者為之改正。篆文亦有修正之處。惟方書教事。如避水石。黏下一字之筆畫。與吳人石之小釋乃大。皆於心覺有未安。而山川間阻。不得與沫若泛容商榷。為不快。

身。耐平亦屬於席中訂正其「前茅」之誤，故
上記云尔。是為席。公元一九三九年二月
七日，沈尹默。

詛楚文考釋

詛楚文考釋目次

詛楚文考釋

- 一 前言
- 二 版本的推究
- 三 關於原文的年代
- 四 全文的考釋

中英本詛楚文

湫淵 亞駝 巫咸

秦祀巫咸神文（歐陽修） 詛楚文詩（蘇軾）

詛楚文辭（王昶） 詛楚文音釋（周伯琦）

詛楚文考釋

郭沫若撰述

一、前言

四歲的一個小兒被開水燙了。左側的面部、胸部全面和兩手都受了傷，甚至影響到左側的中耳。這真是一場無妄之災。我陪着他住在虹口一家小病院裡醫治，白天除給他講些故事之外，正苦於寂寞。六月十九日鄭西諦先生託人送了五本中國歷史參考圖譜來，我真感謝他，使我在他的書裡面得到了一個意外的收穫。

那是第五冊所揭載的三種詛楚文，文字的完整且沒有十分脫掉原樣，是我向來所未見過的。我得到這項資料使我寂寞的心情又有所寄託，我差不多日夕都把來諷誦，手中無書，沒有什麼可以參考，我就全凭唸那白文去領悟那文辭的時代和其中所包含的史事，有些不明白的字句更時時在我的腦筋裡面盤旋。在病院裡再住了幾天，等小兒的傷痕快好，一同出院的時候，那是六月二十六日，我對於全文的了解也差不多達到了一個豁然貫通的程度。

出院後我又得到西諦先生的來信，因為我曾經寫信去請教，問他資料的來源，蒙他告訴我是採自一九四四年吳公望氏所影印的秦詛楚文（元正至中 吳刊本）。這書據說只印了兩百部，我近年和考古工作疎遠了，竟至不知有此事。

西諦先生既以此事見告，並將吳氏印本贈給我一冊，這厚情高誼，實在使我感激。

西諦先生藏書甚多，他並允許我把北宋以來所有關於考釋和論究的文字都收集起來彙寄給我，要我好好作一篇考釋。但我現在確實等不及了，我在昨天（七月一日）到暨南大學的宿舍去，向丁山先生借了一冊容庚的古石刻零拾，因為那裡面包含了一篇詛楚文考釋，恐怕要算考釋中最詳細的文字了。剛好把這書借了回來，西諦先生也把這同樣的書給我寄來了，使我感受著莫大的興奮。因此，我提起筆來想寫出我的見解。

二、版本的推究

我想先來推究一下版本的性質。

這所謂元至正中吳刊本，自來的收藏家從未著錄，但確是一部好書，書末除附有歐陽修的秦祀巫咸神文（錄自集古錄）蘇子瞻的詛楚文詩，王魯齋和的詛楚文辭之外，還有元時舊藏家周伯琦的詛楚文音釋一文，文尾署着至正己亥九月望日左丞周伯琦伯溫分省中吳識。但現在所印的底本已經是刊本了，所以藏家便推定為元至正中吳刊本。但周文裡面却說，此本乃先君鄱陽郡公所珍愛，家藏已五十年，較諸本差勝，暇日裝璜，因書音釋於後，以備書學之一。可見他只是把原拓本裱裝，而題識在後邊的，題識時並未刊行。那麼使這書成為刊本的，論理當在題識之後，而且可

能不必在至正年間，不必在中吳，且不必出於周氏了。可惜關於刊行方面毫無記載，我們是無法推考的。

書經刊行當曾摹刻上石（或許是木），足見原拓本已經又被摹寫過一次。原拓本藏在周氏家中，已五十年，且在五十年前既為鄱陽郡公所珍愛，可見在當時已經要算是難得的舊拓了。至正己亥是元順帝十九年，公元一三五九年，上距一二七九年宋亡之年僅八十年，則原拓本可知當是宋拓，但也不是原石原拓，而是摹刻的拓本，由原石的情況和現影印本的內容是可以證明的。

關於原石出土的經過及其情況，容庚的考釋有很扼要的撮述，我現在把它轉錄在下邊，括弧中的文字均容氏原注：

秦詛楚文世有三石(董道)。一為平咸文，宋嘉祐間發見之，年未詳。蘇軾作鳳翔八觀詩，在嘉祐六年，相距當不甚遠。得於鳳翔開元寺土下，移置太守使廳。蘇軾、蘇軾為賦詩，並謂秦穆公葬於雍橐泉，祈年觀下。今墓在開元寺之東南數十步，則寺宜祈年之故基耶？徽宗時取歸御府(施宿)。文總三百二十六字，滅及漫不可辨者三十四字。以大沈厥湫文相參，其滅完字適相補，而以古文考之，可盡讀(葉石林)。

二為大沈厥湫文，治平中，謂之耕者得之於朝那湫旁。熙寧元年(畢造)蔡挺帥平涼，(施宿)乃徙置郡廨(葉石林)。後携以歸南京，(施宿)藏故樞副敏肅蔡公之屋壁。後七十一歲，故第燔毀，武略大夫汝陽李伯祥來宰宋城。

雅好古文，徙置郡廨。蓋紹興八年也。畢造、董道謂初得大沈厥文於邙，又得巫咸文於渭，蓋誤。文三百一十八字。王順伯。




三為亞駝文，在洛陽劉忱家。施宿文三百二十五字。王順伯。

先就巫咸文來說，現印本僅三百二十三字，與文總三百二十六字不合。這是因為第二十三行柳數之間奪一長字，第二十四行奮士盛師句奪一盛字，又第二十九行幾靈之上少一之字。這三字是不是原石本來奪落，雖不敢斷言，但除此之外三百二十三字，字字完好，與滅及漫不可辨者三十四字亦不合。據此我們可以斷言，周伯琦所藏原本的巫咸文已經不是原石原拓，而是經過後人的整理，從新摹寫。

的了。

同樣，大沈厥湫文現印本三百一十八字也是字字完整，這也和原石的情形不相符。巫咸文與大沈厥湫文相參，其滅完字適相補，可見巫咸文滅者厥湫文適完，巫咸文完者厥湫文亦有滅處。今三百一十八字既字字完好，亦可見原拓本也決不是原石原拓了。

關於亞駝文，我斷定它是宋人仿刻，以前有人懷疑三石都是膺物，其理由都很淺屑，無須辨駁，但告亞駝一文其為偽刻可無疑。據周伯琦音釋云：告亞駝文出於洛，亦蔡氏（挺）得之，後藏洛陽劉忱家。董道廣川書跋引王存又說：亞駝當即潯沱。亞駝釋為潯沱固甚恰當，但潯沱在晉境北部，不當出於洛。又文中五駝字所從馬字旁與它字旁不相協調，與

全文字跡亦不相協調。它字旁及全文均很有古意，而馬字旁除第四駝字從馬作外，余均作，差不多成了隸書了。事實上古文馬字是側面圖，以兩撇代四脚。犬豕虎象等字均同此例，並不是以四撇代四脚。例如石鼓文馬字作，即存古意，後三筆是尾。小篆作，古意亦未盡失。故由駝字馬旁的詭變，即可斷言告亞駝文確是出於偽造。其文除亞駝二字外，都同於其它二文，別無何種特徵。宋人所刻絳帖、汝帖也均僅收告厥湫及亞咸二文，而不及亞駝，大概是早已見及其為贗品的吧。

三、關於原文的年代

關於原文的年代為說頗不一。歐陽修於其所著集古錄初疑為楚頃襄王時器，其說云：

右秦祀巫咸神文，今流俗謂之詛楚文。其言首述秦穆公與楚成王事，遂及楚王熊相之罪。按司馬遷史記世家，自成王以後，王名有熊良夫、熊適、熊槐、熊元，而無熊相。據文言穆公與成王盟好，而後云「倍十八世之詛盟」，今以世家考之，自成王十八世為頃襄王，而頃襄王名橫，不名熊相。又以秦本紀與世家參較，自楚平王娶婦於秦，昭王時吳伐楚，而秦救之，其後歷楚惠、簡、聲、悼、肅五王，皆寂不與秦相接，而宣王熊良夫時秦始侵楚。至懷王熊槐、頃襄王熊橫，當秦惠文王及昭襄王時，秦楚屢相攻伐，則此文所載非懷王，則頃襄王也。而名皆

不同。又以十八世數之，則當是頃襄。然則相之名，理不宜誤，但史記或失之耳。疑相傳寫為橫也。

但其後於真蹟跋尾已改正此說。

惠文王時與楚懷王熊槐屢相攻伐，則秦所詛者是懷王也。但史記以為熊槐者失之爾。槐相二字相近，蓋傳寫之誤，當從詛文石刻以相為正。此據容庚所引商務所影印津逮秘書本六一題跋與集古錄全同，蓋係所見本有異。

董道廣川書跋以為所詛者乃頃襄。王厚之（順伯）則以為懷王。秦自穆公十八世至惠文王，與楚懷王同時，從橫爭霸，此詛為懷王也。或以為楚自威王十八世至頃襄王，秦人之文不應數楚世。況頃襄之立，此時楚已微弱，非秦所畏，不宜

有詛也。見古文苑所引

中吳刊本末所附王柏魯齋詛楚文考釋有序力攻歐陽修楚懷王時說云秦指楚忘十八世之詛盟率諸侯之師臨加我其為頃襄無疑秦自惠文始稱王不應自稱嗣王……惠文不與楚頃襄相值也又謂頃襄之時國尤不競今年失八城明年十六城飲恨祈和逆婦於咸陽何敢率諸侯侵犯此氣澱方張之秦哉乃引蘇東坡之說而別下一推定予嘗讀蘇氏之論曰昭王欺楚王而囚之要之割地諸侯孰視無敢以一言問秦者曰文免於秦相幾不得脫歸而怨之惜楚為名兵至函谷秦人震恐割地講解自山東雖秦未有若是之壯者此報王十七年也司馬公通鑑失載後人幾不得而知詛楚者必此時乎王柏自注見坡公手筆是否坡公手筆

無法證明，要不失為一新說。周赧王十七年乃秦昭王十一年（年表卻作九年），楚頃襄王元年。是年齊與韓、魏、趙、宋、中山五國共攻秦，至鹽氏而還，秦與韓、魏、河北及封陵以和。但此役楚未參加，而實被秦侵略。楚世家云：「頃襄王橫元年，秦要懷王不可得地，懷王於前一年被囚於秦，楚立王以應秦。秦昭王怒，發兵出武關攻楚，大敗楚軍，斬首五萬，取析十五城而去。」集解引徐廣曰：「年表云：取十六城，既取析，又並取左右十五城也。」與文中所言情勢全不相類，此說實無可取。

今案當以楚懷王之說為是，文之作當在楚懷王十七年，秦惠文王后元十三年。

文為秦人所作，十八世的世代自當以秦室為本位。由秦穆公至惠文王恰當為十八世。

惠文王后元七年，楚懷王十一年，楚懷王曾為縱長，牽山東六國兵共攻秦，此即文中所謂「牽諸侯之兵以臨加我」當時秦出兵擊六國，六國兵皆引而歸，據史書所載，六國似毫無所獲，但文中言「遂取吾邊城」云々，正足補史之缺文。

且詛文之作，可徵當時情勢甚為嚴重，在楚乃悉興其衆，即傾全國之師從事侵伐，而在秦亦等於下總動員令，所謂「唯是秦邦之羸衆敝賦，韜輸稜輿，禮使介老，將之以自救」也是傾全國之師從事抵抗，為此故須四處告神，連神鬼的力量都加以動員了。告神之文當不僅限於巫咸厥湫等，將來可能還有出土的希望。和這樣嚴重的情勢相當的，在史書上也正有跡象可尋。

楚懷王十六年秦遣張儀至楚，離間齊楚的縱約，許楚以

商於之地六百里。懷王受了騙，一方面和齊絕了交，派人到秦去要求割地時，卻只肯給六里。於是懷王大怒，發兵西攻秦。十七年春，與秦戰丹陽，打了一次敗仗，丟掉八萬人，連大將屈匄都被俘虜了。於是楚懷王又大怒，乃悉國兵復襲秦，戰於藍田，結果又打了一次大敗仗。據此可知在懷王十七年，秦楚曾連戰兩次，第一次的規模還比較小，第二次則是傾全力的搏鬥了。悉國兵復襲秦，在秦國說來，不就是今又悉興其衆……以偏我邊境嗎？

故我敢斷定詛文之作實在懷王十七年——惠文王后元十三年下半年。清人王樹曾為此說，惟手中無書，其竹雲題跋及虛舟題跋均未見容庚非之云。王樹謂詛楚正在懷王與秦戰藍田時，非。蓋斬甲士八萬之後，楚不復足畏，而

文中亦未嘗言及也。此說實大謬。戰國時爭戰動輒斬殺數十萬，僅斬甲士八萬，楚何遽不復足畏？讀書不細心，不能有所發明，竟連別人的發明也不能了解，實在是件可悲的事。還有些小問題也可以順便解決。第一是楚懷王之名。史記作熊槐，而詛文作熊相的矛盾。案此乃是一名一字。周官朝士面三槐三公位焉。三公是論道經邦的相位，故名相可字槐，秦人出於敵愾，常呼名，楚人由於避諱，故傳其字。得到這樣的了解，熊相正只能說為懷王，和熊橫是不相適合的。

第二，王柏謂秦自惠文始稱王，不應自稱嗣王，這是由於對於嗣王的解釋有誤。曲禮踐阼臨祭祀，內事曰孝王某，外事曰嗣王某，內事是祭宗廟，外事是祭天地社稷。外事稱嗣王，可知乃是承繼先人祭祀之王。孔穎達正義解釋為言此

王繼嗣前王而立也。實是誤解。今惠文王已稱王，有事告上帝鬼神而稱嗣王，正合乎古例。

第三、文中所述史事多為舊書所無，尤其詛咒楚王之語，因而前人多以為秦人詭詐，竟至謾神。例如蘇東坡詩：「剗胎殺無罪，親族遭圍絆。計其所稱訴，何啻傑紂亂。吾聞古秦俗，面許背不汗，豈惟公子邛，社鬼亦遭謾。」

又如王柏所見坡公手筆亦云：「秦之不道，諸侯詛之，蓋有不勝其罪者。楚不詛秦而秦反詛之，凡數其罪，考其世家亦無其實。豈有聰明正直之神而甘受紿於尔之浮詞，而甘受諛於尔之牲幣乎？」

根據此說，王柏竟於其詛楚文辭中大發議論，謂「言誣不作……自播其惡……一時之妄，萬世之箴。」

周伯琦也說：「秦以強詐得國，於冥冥中尚飾辭徵信，則其它可知矣。其事無足取。」

其實這些都是拘虛之見。秦國固然多詐，但國與國之間何國不然？然秦人較原始，於信神之念實甚篤。觀史記封禪書所紀自明。故余信文中所述必非謾詞，正足以補史之缺文。照當時情勢而論，秦雖詐楚，楚懷王實是混蛋，貪得商於之地，便妄與盟邦絕交，則楚又何嘗不是詐齊？待不得地，便惱羞成怒，大動干戈，而自處於侵略者的地位。這在楚而言，是師出無名，在秦而言倒是理直氣壯的。單據這一點來說，楚國必敗，已經是毫無問題了。楚懷王在古書上頗像一個昏庸之主，根據詛文所揭發的隱事看來，他倒確實是具有暴君的資格的。儘管是敵愾之辭，在敵愾中正暴露着真實。

我們現在沒有得到楚人詛秦的文字罷了，如果有，那秦王的暴虐無道，一定也是可以得到意外的資料的。

第四詛文格調與左傳成公十三年所載呂相絕秦書極相類，前人類能言之，茲不贅。唯呂相書是直接對秦的哀的美頌書，措辭尚多少表示着外交上的客氣而已。

四、全文的考釋

我現在把大沈厥淑文作為基礎，依着刊本的行款把釋文寫出，並把巫咸文的歧異處注在行下。

又秦嗣王敢用吉玉宣璧，使其宗祝邵馨布懲告于

不顯大神厥湫以底楚王
 熊相之多臯昔我先君穆
 公及楚成王是僇力同心
 而邦若壹紼以婚姻矜以
 齋盟曰葉萬子孫毋相為
 不利親印大沈厥湫而質
 焉今楚王熊相康回無道
 淫步甚亂宣參競從變輸
 盟約內之則號虐不姑刑
 戮孕婦幽紮或拘圉其
 叔父寘者冥室積棺之中
 外之則冒改厥心不畏皇

經威文
作不辜

經威文
作親印不
顯大神巫威而質

天上帝及大沈厥湫之光

顯大威文作及不

列威神而兼倍十八世之

誼盟衛者侯之兵以臨加

我欲剋伐我社稷伐威我

百姓求蔑瀆皇天上帝及

大神厥湫之邱祠圭玉義

顯大威文作不

牲述取梧邊城新鄧及鄴

長敕梧不敢曰可今又悉

字又作有長

興其眾張矜意怒飾甲底

兵奮士威師以偪梧邊競

字偪作倍

將欲復其既速唯是秦邦

之羸眾敵賦韜翰棧與禮

使介老將之以自救也。亦

也。作殿文。

應受皇天上帝及大沈厥

顯大文。作不。

湫之樂靈德賜克劑楚師

奪之字。

且復略我邊城。敢數楚王

熊相之倍盟犯誼。著者石

章以盟大神之威神。

又秦嗣王。凡有虞有夏有殷有周之有文獻中均作有。此

作又即左右之右言無有出其右者而自尊大也。嗣王乃秦

惠文王。說詳上下文。

吉玉宣璧。董道云。爾雅釋器。璧大六寸謂之宣。肉倍好。孔

謂之璧。今曰吉玉宣璧。蓋取吉玉為宣璧也。容庚云。史記封

禪書言漢文帝十三年欲增諸神祠。有司議增雍五時路車

各一乘，駕被具。西時，畦時，禺車各一乘，禺馬四匹，駕被具。其河、湫、漢水加玉各二。武帝時，公卿言：皇帝始郊，見太一雲陽，有司奉瑄玉嘉牲薦饗，是古者祭告盟詛有用玉之典。吉玉宣璧，即瑄玉也。今案：吉玉宣璧，當是兩事，即吉玉與宣璧。齊桓子孟姜壺銘文有云：于南宮子用璧二備，玉二嗣。璧與玉正相對為文。玉之種類頗多，唯其中必含圭璋之類。爾雅以王者謂之珪，珪大尺二寸，謂之玼璋，大八寸，謂之琬。封禪書所載：秦并天下，令祠官所常奉天地名山大川鬼神之序，其用牲每伴有珪幣，如湫淵祠朝那，亦春秋泮涸禱賽，如東方名山川而牲牛犢，牢具珪幣各異，是秦人禱神例用珪。璧猶其餘事也。

宗祝，邵馨。宗祝，官名。邵馨，人名。宗祝當如周官的大祝小

祝。大祝。大師宜于社造于祖。小祝。大師掌釁祈號祝。有寇戎之事則保郊祀于社。今銘中所言正為師旅寇戎之事故由宗祝以告於神。

布慙。慙字舊刻多誤為慙或慙。今案確是從心敦聲之字。雖為字書所無。以意推之。當假為檄。故布慙即是佈檄。

不顯大神厥湫。不顯即丕顯。古人恒語。厥湫即湫淵。下又稱大沈厥湫。大沈猶言大浸。封禪書所序秦祠官所常奉天地名山大川鬼神中有湫淵祠朝那。集解引蘇林曰。湫淵在安定朝那縣。方四十里。停不流。冬夏不增減。不生草木。又正義引括地志云。朝那湫祠在原州平高縣東南二十里。案今在甘肅平涼縣境。告厥湫文出朝那湫旁。地望正合。告丕咸文出鳳翔開元寺土下。蘇東坡以秦穆公葬於雍橐泉祈年

觀下(案史記集解司馬駟引皇覽說如是。又正義引廟記云。秦泉宮秦孝公造。新年觀德公起。俱見秦本紀。公卒葬雍下注。其墓在開元寺之東南數十步。疑寺即新年之故基。今案其疑甚是。然此當更進一步獲得一斷定。即秦之新年觀所記者為巫咸神。殆即封禪書所謂雍有九臣十四臣之一疑。九臣實即九巫之誤。周禮筮人有九巫之名。其二為巫咸。巫咸之祀在古甚為普遍。如漢書地理志河東郡安邑縣。巫咸山在南。其地在晉。楚辭離騷巫咸將夕降兮。懷椒糈以要之。則楚亦奉祀巫咸。古文苑曾收告巫咸文。章樵注云。此編既云唐人所藏。於佛書龕中得之。則唐時此文已流傳於世。惜無名士如韋應物。韓退之輩題詠。故其名不顯。按巫咸在解州鹽池。與古雍相遠。告巫咸文不應遠在古雍。以是推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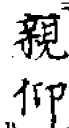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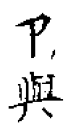
此石出於唐之前，後復湮沒於其祈年觀下，至近世而復出，理無可疑。容庚以為其說甚辯，實則何辯之有？古文苑託諸唐人，乃南宋人所為，余於石鼓文研究中曾揭其覆。蓋石鼓作原石在北宋成，每行被削去三字，而古文苑所錄亦每行缺三字，其為偽托顯而易見。今觀此注實可斷定作偽者即章樵其人，猶如作盜者自掩其盜跡然。用心良苦，然其實亦何苦乃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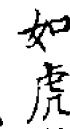

以底楚王熊相之多罪，周語下伶州鳩言武王布令于商，昭顯文德，底紂之多罪，韋注云：「底，致也。」蓋本爾雅釋言。又偽武成篇：「底商之罪，告于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偽孔亦訓底為致，古本亦有竟作致者。然於義殊不甚適。今考墨子兼愛篇中：「昔者武王將事太山，隧遂傳曰：『奉山有道，曾孫周王」

有事大事。既獲仁人，尚（當作以祇商夏，靈夷醜貉。雖有周親，
不若仁人。萬方有罪，維予一人。（余讀與前人有異。孫詒讓云
祇當讀為振，（內則祇見儒子。鄭注云：祇或作振。彼祇字與此
底字同例，疑此亦當讀為振，訓為正，如振旅振兵之振也。（楚
王熊相，即楚懷王。懷王名史記作熊槐，此槐與相之異，余以
為乃一字一名，說已見前。實則熊字亦有問題。楚人自稱其
氏每為龢而不為熊，如楚王龢章鐘，即楚惠王熊章之器。楚
王龢青鼎，即考烈王熊元之器。楚王龢志鼎，即楚幽王熊悍
之器。均有稱龢而不稱熊，此疑楚人入後開明，恥以獸類圖
騰為氏而文飾之。秦人則無須諱也。

絆以婚姻，紱以齋盟。絆作絆，从系丰聲，與小篆異。古音丰
讀重唇，以雙聲為聲也。絆與紱為對文，絆蓋假為絆，絆近身

衣也。袷乃盛服外衣也。此視呂相絕秦書申之以盟誓重之以婚姻較為藻飾意即內則以婚姻結其親誼外則復重之以盟約。

親仰仰字作與公鼎同鼎銘云邵皇天綢繆大命均从爪與小篆印字相似揆其字意蓋以手障目而仰望也。

康回無道淫兮甚亂康回猶言虛偽。兮字舊多釋失讀為洪刻本多竟改變其字形。今三本均作半與失字不類。石鼓文有一字从此作率率石率趨率奔馬射之率迂如虎獸鹿如字从矢𠂔聲與馬虎為韻聲當在魚部舊未能識今詁文此字與淫字連文其義必惡準此聲與義更參就其形以求之余以為乃從止𠂔省聲之字蓋夸之異文亦即跨之

古字。夸從大，象形，象兩脚作大，步，從止，象意止。在古為脚之象形文。𠂔既為夸之異，在此當讀為誇。淫誇甚亂，意正相適。𠂔則從矢，𠂔聲。蓋僕姑之姑，此用為矢聲，猶𠂔𠂔也。亂本古治字。金文司徒、司馬、司空之司均如是作。漢以后混為相反之𠂔字，以致古書多不可通，乃發生相反為訓之例，此仍當為治。

宣參競從，變輸盟約。參，許書以為奢之重文，論理當是侈字之異。從讀為縱。輸舊多讀為渝。案無須破字。小雅正月載輸爾載。鄭玄云：墮也。即此輸字義。約當是古約字。從東，勺聲。舊多不識而任意改變字形，不具論。又此字亦見毛公鼎。鼎銘中言車上飾物有𠂔𠂔二字。下字孫詒讓釋為考工記匠人白盛之盛，塗飾也。甚是。楚辭九歌湘夫人：搗芳椒兮成堂。

或一本作戩，即此字。成堂言塗墍之堂。上字舊未識。案亦約字。約，鬻者，即約革而加塗飾。車上飾物如約，軾（小雅采芣）約軾錯衡。軾者，轂上飾。轂上置輻，前後均以朱革約之。如五檠（秦風小戎）五檠梁輈。毛傳云：檠，歷錄也。梁輈，輈上句衡也。一輈五束，束有歷錄。又如車衡三束之輈（說文）曲輈輈縛均須約革而盛之。

虺，虐不姑。虺，即暴虎憑河之暴。字不從戒，實象兩手持戈以搏虎。周禮古文作虺，校武，殆係譌誤。宣王時器罍銘暴虐字作虺，則從戊。姑假為辜，告巫咸文正作辜。

幽，約敕或幽約猶幽縊。言暗中縊殺。敕當是地名。下文遂取吾邊城新鄧及鄉長，敕可證。或假為虺，字本作虺。虺季子白盤折首五百，執訊五十，是以先行。桓、子白獻或于王，作

祇與此形近。古人言誠每兼生誠與死誠如號盤即其證。折首死誠執訊生誠而統之以獻誠故獻誠猶言獻俘。此之幽約敝誠即暗中縊殺敝地之被俘者。敝或舊均釋為親。敝不

僅敝字不類敝字從女與上父親仰之親迹迥然有別。十八世之誼盟依秦本紀穆公之後為康共桓景哀惠悼厲共躁懷靈簡惠出子獻孝惠父恰為十八世。

銜率者侯諸侯之兵以臨加我此即懷王十一年惠文王后元七年時事。楚世家山東六國兵攻秦楚懷王為縱長。至函谷關秦兵出擊六國六國兵皆引而歸。秦本紀韓趙魏燕齊帥匈奴共攻秦秦使庶長疾與戰修魚虜其將申差敗趙公子渴韓太子奐斬首八萬二千。

蔑瀼蔑廢卹祠血食義牲犧牲。

述遂取梧。吾邊城新鄧及郟。長。敕。新鄧無可考。郟當即商於之於。史記楚世家。商於之地。集解云。在今順陽郡南鄉。丹水二縣。有商城在於中。故謂之商於。通典云。今內鄉縣有於村。亦曰於中。即古商於地。此文之郟當即於村。於中。其地必甚小。長亦丹水附近地名。夷王時。器有敕簋者。記淮夷內伐事。云南淮夷。內伐暎。昂。參。泉。裕。敏。陰。陽。洛。王令敕追御于上洛。析谷。至于伊。班。長。榜。二文可互證。均在今河南西部。敕當即是羊。春秋西虢地名有羊者。左傳莊公十二年有神降於羊。地在今河南靈氏縣境內。此等邊城當是小地。據此可知六國攻秦時。其它五國均損兵折將。而楚獨略有獲。此可補史之闕文。

梧。吾不敢曰可。可當讀為何。即不敢奈何也。石鼓文其魚

惟可何字正作可。

今又悉興其衆，客庚繫此事於懷王十六年，惠文王后元十二年，時楚受秦張儀之間與齊絕，秦許以商於之地六百里，結果只允以六里。懷王大怒，遂發兵西擊秦，秦亦發兵擊之。並引王厚之說，詛楚文之作即在此時。案此當在懷王十七年，是年春秦楚戰於丹陽，楚兵大敗。懷王大怒，乃悉國兵復襲秦，戰於藍田，又大敗。此言又悉興其衆與，悉國兵復襲秦一語可謂字字相合。蓋春季之戰規模尚小，此戰乃傾國之師相敵，故秦人亦下總動員令，四處告神求祐也。

張矜意怒，飾甲底兵，矜矛柄也。舊多誤釋為矜，張矜猶漢書徐樂傳陳涉起窮巷奮棘矜，彼矜字舊亦誤為矜，顏師古云棘戟也，矜戟之把也。時秦銷兵器，故但有戟之把耳。銷兵

器云云實是臆說。今言張矜於時固尚未銷兵器也。怒字上奴字從又作與篆文微異。字在此乃假為弩。因與矜為對文。與下句甲兵為同例語。故知亦必為兵器。意從心音聲。意旁原作否。以文中倍亦從否例之。知古文否音實一字。殆是怖字之異。在此當讀為部署之部。分布也。飾讀為飭。底讀為砥。以偏絡邊競。偏與通通。告平。咸文作倍。亦係通假。然讀為倍亦可。競讀為境。此所言邊境當指藍田一帶。

將欲復其說。說殆兇賊之兇之本字。從貝與賊字從貝同意。蓋兇賊之事多因財貨而起。故從貝。兇若凶均。胸若勾之初文。凶實胸部之象形。入後兇演為兇賊字。凶演為吉凶字。勾為勾奴之名所專用。胸字後起。成為心胸之專文。說字則廢矣。述字舊多釋述。並改變原字。今諦審確是述。即讀為

求。兗求者言欲求得商於之地。春季曾戰於丹陽。以求。今又悉興其衆以求。故言復。

羸衆敝賦。韜韜。機輿。禮使介老。此三讀為平列語。每二字為一項。機輿。即周禮春官。中車。士乘機車之機車。鄭玄云。不革輓而漆之。可知即是木板車。車之至賤者。韜韜與機輿為對文。可知必為一物。案此即所謂鞅沙或韜韜。說文。韜。革履也。胡人履連脰謂之。給韜。給原為絡。又云。鞅韜。鞅沙也。廣雅作韜韜。云。韜韜。韜韜。韜韜。履也。履或作韜。今作韜。玉篇作韜沙。韜字注云。韜沙。履也。急就篇作韜韜。與印角。褐韜巾等連文。是知給韜。鞅韜。鞅沙。韜韜。韜韜。實為一事。其語源未明。唯韜韜一名蓋即希臘語 *zanon* 之對譯為無疑。詛文之韜韜。韜字從革。畚聲。畚乃古答字。見集韻。是韜為給之異。與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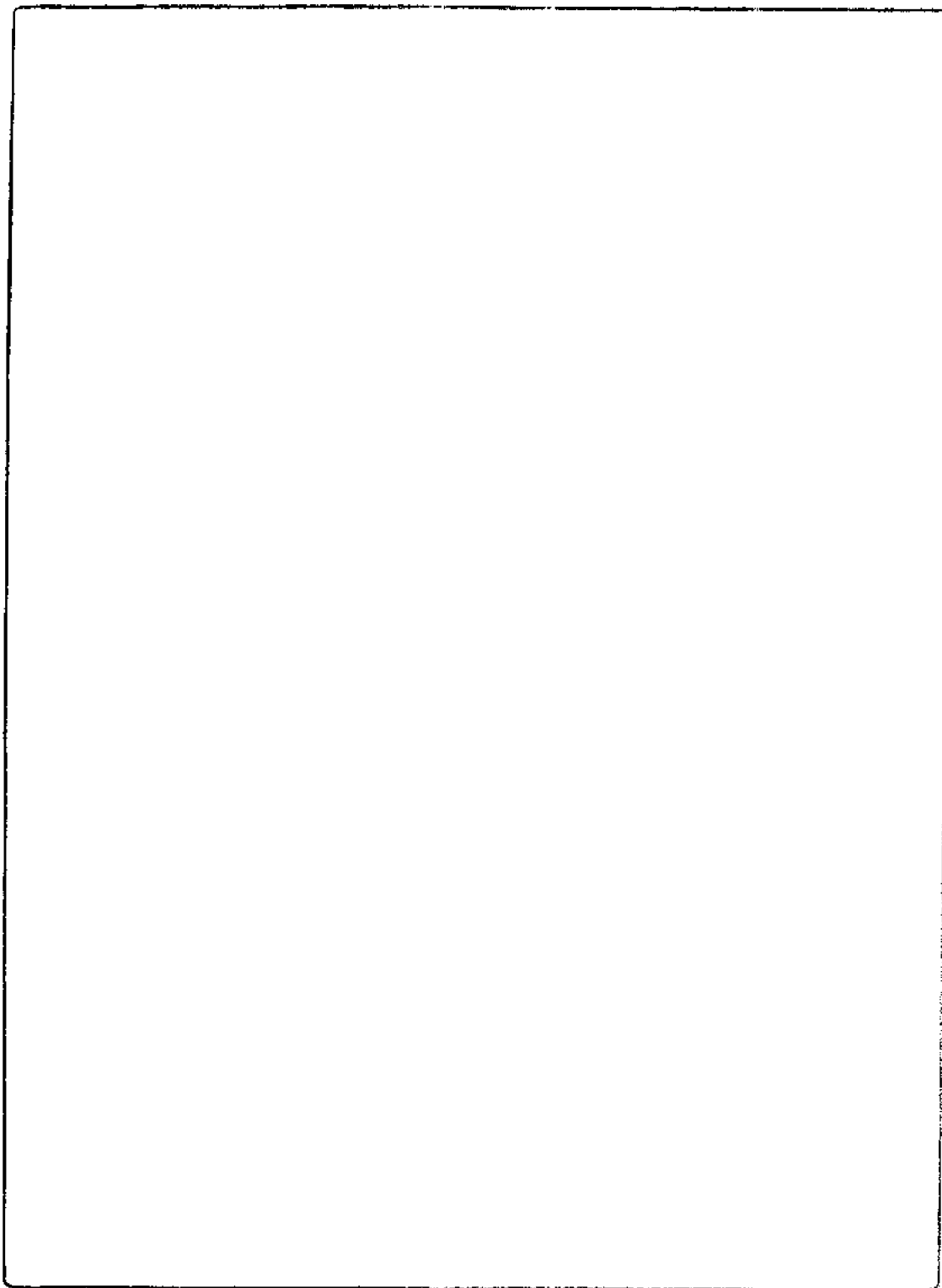
鞅、韃、鞞等音相近。翰從革，俞聲，當讀如翰。俞字古讀如朱，山海經離朱每作離俞，即其證。後失其發聲，乃讀如余。答翰之音與鞅、沙、韃、鞞等正自相合。惠文王與趙武靈王同時，即此可知。于時秦亦已採用胡服。禮使字原作俾，舊多釋傳或釋使，均非是。案即叟之異文。禮史與介老為對，猶言國老與庶老。禮記內則有虞氏養國老于上庠，養庶老于下庠。夏后氏養國老于東序，養庶老于西序。殷人養國老于右學，養庶老于左學。周人養國老于東膠，養庶老于虞庠。——虞庠在國之西郊。禮史當即國老，介老當即庶老，介讀為芥。孟子所謂在野曰草莽之臣也。

克剋楚師，且復略我邊城。剋與翦同義。爾雅釋言：剋，翦齊也。略乃巡視之意。左傳隱公五年：公將如棠觀魚者，曰吾將

略地焉，即此略字義。

箸者石章，以盟大神之威神者，讀為諸。漢時人臣上書於天子曰章，準此則人君上書於鬼神於秦前亦已謂之章矣。

一九四七年七月十一日



詛楚文

湫淵

又廟嗣王翳片吉王圖壁

後其宗祝啟翳帛翳吉于

不顯大福又湫乙厘懋王

與相止多皇昔我先君歸



| | | | | | |
|---|---|---|---|---|---|
| 怪 | 荒 | 不 | 崇 | 兩 | 台 |
| 半 | 个 | 初 | 盟 | 弔 | 及 |
| 甚 | 懋 | 親 | 甘 | 蒙 | 懋 |
| 亂 | 王 | 卯 | 某 | 壺 | 成 |
| 圖 | 參 | 大 | 冢 | 紕 | 王 |
| 亨 | 相 | 涉 | 子 | 乙 | 是 |
| 親 | 產 | 又 | 孫 | 申 | 纓 |
| 以 | 回 | 灋 | 東 | 申 | 多 |
| 齋 | 羅 | 而 | 相 | 初 | 同 |
| 輸 | 頤 | 斯 | 焉 | 乙 | 心 |

盟 乃 內 止 鼎 彝 彝 周 不 咎 形
 戮 寧 神 幽 荆 神 伐 指 圉 其
 和 寧 真 咎 冥 座 積 柏 止 中
 叶 止 鼎 周 攷 又 心 不 思 皇
 天 上 帝 及 大 沈 又 澌 止 兮
 乃 威 龍 所 赫 后 十 八 正

[illegible]

無天不荷陰德歸甲匠
元龜士盛師乙福啓
擇卻得某既述唯是森
生歸鼎枝賤韜翰棧輿禮
有亦步擇止己自教也亦
應可皇天上帝及大猷之

淞止幾靈德賜克節節師
自復時我揚城弱對極于
參相止否盟行距響響石
車乙盟大福止



亞 斿 王 吉 王 圖 寶
其 宗 祿 司 釁 而 嬰 吉 子
大 能 亞 駟 白 臣 登 王
以 相 止 多 辜 咎 我 夫 君 臣
古 今 禮 成 王 是 禮 多 子

爾其登絳乙許甲相
樂盟二果象子孫甲相
不形我公不羅大賜亞
而新焉金樞王侯相
森頤經半甚臥宣多
不助盟邦內也

軍形 戰 勝 國 新 國 新 國 新 國
 國 兵 利 心 直 審 果 座 續 始
 出 中 叶 出 鼎 周 於 久 心 不
 奇 皇 天 上 所 合 天 下 不 瑞
 聖 聖 出 奇 聖 威 福 所 隸 不
 卜 凡 世 上 聖 聖 聖 聖 聖 聖 聖

我公朝正典謨勳業
職茲盛邦正坤維
天子席及不闕
生祀祠主三
揚城新野
設可今

陰壽歸然甲臣兵奮士盛
師乙福洛陽競持卻嬰
財迹唯是肅邦止囂鼎新
賦福翰棧興禮傳外去
止乙自利既來應事至天
上麻今不顯大祀立馳止

我靈降觴方御醴師復時
其鴈城詩斲楚王參相止
倍盟行詛普普石章已益
大福止威福

巫咸

一。森。嗣。王。壽。用。吉。王。圖。曆。

傳。其。宗。祈。所。壽。用。吉。王。圖。曆。

不。顯。太。福。丘。壽。用。吉。王。圖。曆。

參。相。出。書。壽。用。吉。王。圖。曆。

公。子。壽。用。吉。王。圖。曆。

國
 邦
 壺
 紆
 乙
 新
 明
 訓
 乙
 榮
 盟
 甘
 某
 嘉
 早
 日
 申
 相
 嘉
 不
 親
 只
 不
 親
 大
 祀
 庄
 咸
 而
 新
 爲
 个
 龍
 王
 歟
 相
 商
 回
 齊
 境
 往
 于
 臣
 學
 圖
 夢
 難
 記
 國
 翰
 盟
 初
 丙
 上
 影
 是
 處
 不

[illegible]

齊己聖知神欲勅於我社
稷茂成茂百生禾稂豐皇
天上帝多不顯大福用咸
止祀祠圭王壽壯迹取諸
邊城新聖夕紀新語不語
日可今武壽興其眾強陰

| | | | | | |
|---|---|---|---|---|---|
| 予 | 台 | 輸 | 唯 | 信 | 意 |
| 不 | 和 | 棧 | 是 | 信 | 慰 |
| 親 | 臣 | 車 | 爾 | 邊 | 師 |
| 大 | 大 | 禮 | 報 | 親 | 中 |
| 福 | 慶 | 傳 | 止 | 將 | 厘 |
| 王 | 多 | 不 | 嘉 | 欲 | 長 |
| 咸 | 皇 | 去 | 眾 | 得 | 奮 |
| 幾 | 天 | 得 | 辭 | 其 | 士 |
| 靈 | 上 | 止 | 賤 | 財 | 師 |
| 德 | 帝 | 乙 | 幸 | 逢 | 乙 |

賜
克
齊
楚
師
且
翼
昭
其
賜
城
設
數
楚
王
參
相
止
宿
盟
弔
誼
普
普
石
事
己
盟
大
福
止
威
福

秦紀巫咸神文一作秦誓文

歐陽脩

右秦紀巫咸神文今流俗謂之詛楚文其言皆述秦穆公與楚成王事遂及楚王熊相之罪按司馬遷史記世家自成王以後王名有熊良夫熊適熊槐熊元而無熊相據文言穆公與成王盟好而後云倍十八世之詛盟今以世家考之自成王十八世爲頃襄王而頃襄王名橫不名熊相又以秦本紀與世家參較自楚平王娶婦於秦昭王時吳伐楚而秦救之其後歷楚惠簡聲悼肅五王皆寂不與秦相接而宣王熊良夫時秦始侵楚至懷王熊槐頃襄王熊橫當秦惠文王及昭襄王時秦楚屢相攻伐則此文所載非懷王則頃襄王也而名皆不同又以十八世數之則當是頃襄然則相之名理不宜繆但史記或失之爾疑相傳寫爲橫也

詛楚文詩

蘇子瞻

碑獲於開元寺土下今在太守便廳秦穆公葬於雍橐泉祈年觀下今墓在開元寺之東南數十步則寺豈祈年之故基耶淮南王遷於蜀至雍道病卒則雍非長安此乃古雍也

崢嶸開元寺髣髴祈年觀舊墓掃成空古碑埋不爛詛書雖可讀字法嗟久換詞云秦嗣王敢使祝用瓚先君穆公世與楚約相捍質之於巫咸萬葉斯不叛今其後嗣王乃敢構多難剝胎殺無罪親族遭圍絆計其所稱訴何啻桀紂亂吾聞古秦俗面詐背不汗豈惟公子邛社鬼亦遭謾遼哉千歲後發我一笑祭

詛楚文辭

并序

王魯齋

栢

先秦之碑凡三有紀亞駝之文有紀大沈九湫之文有紀巫咸之

文大抵皆詛楚也歐陽公以世家推之楚自成王十八世而至項
襄秦自穆公十八世而至惠文惠文末年嘗與楚數相侵伐疑此
時所作予按秦指楚忘十八世之詛盟率諸侯之師臨加我其爲
項襄無疑秦自惠文始稱王不應自稱嗣王惠文之末當周慎靚
王之三年楚固嘗率趙魏韓燕伐秦五國皆敗走乃楚懷王之初
耳惠文不與楚項襄相值也自是懷王數被秦兵紹以獻地而使
與齊絕紹以會盟而刼執其君然後項襄始立乃與秦昭襄同世
然則可稽豈集古錄考之亦有時而踈乎古者出師必聲敵國之
罪求祐于神如武王底商之罪于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是也
詛楚之祀其遺風歟項襄之時國尤不競今年失八城明年失十
二城歛恨祈知道逆婦于咸陽何敢率諸侯犯此氣馘方張之秦哉

予嘗讀蘇氏之論曰昭王欺楚王而囚之要之割地諸侯熟視無
敢以一言問秦者田文免相於秦幾不得脫歸而怨之借楚爲名
兵至函谷秦人震恐割地講解自山東難秦未有若此之壯者此
報王十七年也司馬公通鑑失載後人幾不得而知詎楚者必此
時乎秦之不道諸侯詛之蓋有不勝其罪者楚不詛秦而秦反詛
之凡數其罪考其世家亦無其實豈有聰明正直之神而甘受紮
於尔之浮詞而甘受諛於尔之牲幣乎決無是理也明矣其碑出
於鳳翔開元寺土下後置于太守之便廳蓋秦穆葬于雍橐泉祈
年觀今開基在開元寺東南數十步則寺豈祈年觀故基耶見坡公手筆
後文學古者謂三詛文惟祀巫咸者筆法最精王厚之亦謂筆蹟
高妙世人無復異論此杜工部所謂書貴瘦硬方通神者此爲得

之大觀間昇入御府人始不得而模拓渡江後間有臨模本失其真多矣寶祐甲寅之春金華王柏得於鬻書人見而嘆曰此事固無足取也亦先秦之古文也中原之舊物也通國棄之而流落於陋巷之書生豈不異哉爲之序而繫以辭曰

於皇上帝鑒此下民一善一惡有炳其分興亡之感請觀于秦繆
辭蹇叔悔誓孔明於赫元聖存之於經秦之於秦豈曰強兵昭襄
詛楚虐民慢神言誣不怍勒篆堅珉自播其惡至念猶存鬻熊拓
地城池雄深三閭既放舉國昏昏詐槐而繫強橫以婚稷兮稷兮
胡甚不仁犧牲圭幣猶冀神聽神之聽之怨終弗平強弩之末六
國自焚曾不百年呂已代嬴歐公誤考而曰惠文彼石弗泐彼篆
弗堙日月磨盪風殘雨淋揮呵守護奔走山靈事豈足法文豈足

裡一時之妄萬世之歲繆誓既錄書生誦吟稷詛遺醜假託籀鳴
彰善瘴惡是曰天心彬彬爾籀大篆勃興未經斯鑿骨氣厚淳三
代遺跡不一二聞大觀之後內府祕珍陋巷之士曷識鏤金臨摹
至再大觀其真有來墨本求售且輕摩挲慨嘆剝嚙嶙峋折旋圓
勁隱然渾成玉鉤鐵鎖虬翔鳳騰忘其不道政以字稱第八神品
庸長碑勝

詛楚文音釋

周伯琦

第一刻告父湫文

第二刻告亞駝文

第三刻告巫咸文

又秦嗣王敢用吉玉宣璧使其宗祝邵馨爺懇告于不顯大神父

湫目底楚王熊相之多臯昔我先君穆公及楚成王是繆力同心
兩邦若壹絆呂婚姻矜呂齋盟曰葉萬子孫毋相爲不利親印大
沈父湫而質焉今楚王熊相庸回無道淫佚甚亂宣麥競從嬖輸
盟刺內之則競虐不姑刑戮孕婦幽刺親戚拘圉其叔父寘者冥
室櫝棺之中外之則冒改父心不畏皇天上帝及大沈父湫之光
烈威神而兼倍十八世之詛盟率者侯之兵以臨加我欲剋伐我
社稷伐滅我百姓求蔑法皇天上帝及大神父湫之卹祠主玉義
牲遂取我邊城新鄣及郟長親我不敢曰可今又悉興其衆張矜
悉怒飾甲底兵奮士盛師呂偪我邊競將欲復其凶亦唯是秦邦
之羸衆敕賦韜輸棧輿禮使分老将之呂自救也亦應受皇天上
帝及大沈父湫之幾靈德賜克劑楚師且復略我邊城敢數楚王

熊相之倍盟犯詛箸者石章以盟大神之威神

又有不不久故皋畢麥考從縱輸諭者諸印仰義儀鄧陞郢

恧悖競境輸樂劑濟

右秦詛楚文石鼓之後字畫奇古者惟此而已其文三一日告文
湫文出於渭蔡挺帥平涼挈以歸汲一日告亞駝文出於洛亦蔡
氏得之後藏洛陽劉忱家一日告巫咸文出於鳳翔蘇公子瞻嘗
賦詩列於八觀舊在府解徽宗時歸內府其告神之詞則一惟神
異號其曰文湫者故湫也古字借用曰亞駝者亞即惡讀如烏駝
即沱字亦借用或以爲即今渚沱也曰熊相者按史記楚成王與
秦穆公盟至頃襄王熊橫十八世則橫乃相之謫當以石爲正三
石刻於秦惠文昭襄之間皆宋元豐時先後出汲既失守不知所

在今流傳者舊重刻本也文詞類絕秦書而字體兼大篆頗似彝
鼎款識觀此則小篆之法先秦已有之不特盡變於斯也秦以疆
詐得國於冥冥中尚尔飾辭徼信則其它可知矣其事固无足取
然焚蕩之餘而六書之遺意可考亦不得以偏廢也是以好古君
子多稱道之此本乃先君鄱陽郡公所珍愛家藏已五十年校諸
本差勝暇日裝潢因書音釋于后以備書學之一云至正己亥九
月望日左丞周伯琦伯溫分省中吳識

